

# 变戏法

〔西班牙〕戈伊蒂索洛著



# 变戏法

〔西班牙〕戈伊蒂索洛著

屠孟超 陈凯先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Juan Goytisolo  
Juegos de manos

---

Ediciones Destino, Barcelona, 1977

封面设计：秦 龙

变 戏 法  
BIAN XI FA

---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81,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1}{2}$  插页2

198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590

---

ISBN 7-5016-0014-7 / I·15 定价 2.00 元

## 前 言

历时三年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以佛朗哥为首的长枪党人的胜利告终。内战期间，部分优秀作家死于战乱或惨遭杀害，更多人流亡国外，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囿于客观环境，曾一度搁笔，致使四十年代的西班牙文苑陷于一片萧条和沉寂。到了五十年代，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文学创作逐渐复苏和繁荣起来，尤其是小说方面，涌现出一批年轻作家。他们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对社会现实持“介入”和批评的态度，反映了内战后的社会动向。人们称这一时期的小说为新浪潮小说，胡安·戈伊蒂索洛（1931—）是这批年轻小说作家中杰出的一员。他生于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于一九五六年移居巴黎，任法国加里玛出版社的编辑和翻译，同时进行创作活动。六十年代末，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客座教授。

胡安·戈伊蒂索洛是个多产作家，他已发表了十多部长篇小说，还出版了《关于小说》的文论集，阐明了他的文艺观。戈伊蒂索洛在内容方面注重反映现实，在形式上力求不断创新。他的主要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因而国

际声誉日著。

《变戏法》于一九五四年问世，是作者的早期代表作。小说写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多数属资产阶级子弟），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马德里求学。他们生活条件优裕，前程似锦，但他们“不想作自己家族的孝子贤孙”，也不想接受父辈们灌输给他们的陈旧的价值观念和理想情操。他们想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但又觉得“要想真正干点什么太困难了”，因为“所有的大事都让别人干完了”，于是哀叹“我们永远成不了男子汉了”。干不成“大事”，便热衷于化妆、玩面具、酗酒、斗殴、欺诈、淫乱，扰乱社会秩序，干尽了种种恶作剧，还组织了“万能兄弟会”之类的团伙，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但这一切总不能满足他们想干件“大事”的愿望。终于在一个名叫安娜的年轻女工的提议下，决定去刺杀一位名叫瓜尔纳尔的议员。在他们看来，这位老年议员“是个传统作风、风度和主张平平静静地过日子的人生观的体现者”。他们怀着“杀死了他就等于给他所代表的人生观以致命一击”的信念，派一个叫戴维的伙伴，化妆成新闻记者前去议员宅第执行任务。戴维胆小，临阵脱逃，行刺未成。伙伴们大失所望，惊呼“遭到全线崩溃”，将仇恨集中在戴维身上，说他是叛徒，被名叫阿古斯丁的同伴打死。同伴之死反使他们更加感到自己无能。于是，他们绝望地说：“杀死了戴维，好象是杀死了我们自己；否定了阿古斯丁，也就是否定了我们自己的生命。”

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较真实地反映了部分青年

(特别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子弟)思想上不安于现状,幻想有所作为却又不知该有何作为的迷惘心情。五十年代的西班牙在政治上已逐步摆脱二次大战期间投靠法西斯德国而造成的与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经济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扶持下也逐渐复苏,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当落后。因此,广大民众一致要求变革,渴望迎头赶上。受此思潮影响,小说中的这群年轻人也侈谈起变革来。他们既不知变革的途径,更不知自己原是一群资产阶级父母培养出来的毫无作为的庸碌之辈。因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改变不了现状,反倒成了人们的笑柄。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认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让民众了解国内的真实情况。他在《神圣西班牙的毁灭》一文中写道:“我们全体西班牙作家都觉得有必要满足公众了解现实的愿望,给他们提供在报刊上难以见到的真实情况。我以为,这几年来西班牙文学的见证人作用就在于此。”《变戏法》正是实践了作者的这种文艺观,向民众如实地揭示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表明一切并非如官方宣传机器宣扬的那样好。

《变戏法》虽是作者早期写的小说,技巧还不十分娴熟,但我们从中已能看出戈伊蒂索洛在形式上不因循守旧、力图创新的意向。

首先,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常见的作者以说书人身份在作品中出现的做法,让自己退居“幕后”。他既不介绍人物,也不发议论,一切均由人物自身的言行来体现。这样

做可使作者通过小说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更真实可信。

其次 我们可以看到，《变戏法》中似乎没有主角。其实主角是有的 那就是团伙的全体成员 称“群体主角”。尽管书中的各个人物均有自己的个性（如乌里贝的玩世不恭，里维拉的凶猛好斗，戴维的胆怯软弱），但作者着力刻划的却是这一群人的总特性 好逸恶劳、庸碌无为、幼稚无知、灵魂空虚。作者要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正是通过这“群体主角”的个性刻划来实现的。

在小说中作者多次运用了现代小说常用的意识流等手法。运用得最成功的是戴维行刺未遂回家卧床反思这一场面。这里作者将意识流与梦幻交替使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戴维由于行刺未果而引起的自轻自责、害怕同伙惩罚的复杂心境。

最后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通观全书，作者对书中的这群年轻人显然采取了讽刺嘲弄的态度。例如，他们一向标榜自己勇敢，憎恨胆怯之徒，但在执行刺杀任务时，却谁也不敢自告奋勇，最后却让公认为胆子最小的戴维去完成这一“重大使命”还冠之以“给他一次考验的机会”实在是自欺欺人。又如，戴维化装成新闻记者进入瓜尔纳尔家后，对方明明已发现这位不速之客的不良意图，却并无任何自卫的表示。这从表面看，令人不可思议。但细加揣摩，不难发现，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瓜尔纳尔是个连自卫本能也没有的“木偶”。就连这样一个木偶般的人也杀不死，足见这群扬言要干大事的年轻人是如何的无能了。

本书根据西班牙巴塞罗那德斯蒂诺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的西班牙文版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既忠于原文 又使读者易于理解 但限于水平 难免有欠妥之处 望读者不吝指正。

译 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

## 主要人物表

爱德华多·乌里贝——绰号“丹吉尔”学生。

劳尔·里维拉——医学院学生。

路易斯·派斯——无业青年。

格洛里娅·派斯——路易斯的妹妹。

阿古斯丁·门多萨——艺术学院学生。

安娜——青年女工。

恩列克·苏亚雷斯——大学生。

赫拉尔多——加那利群岛人，大学生。

海梅·贝坦科尔特——法律系学生。

戴维——大学生 刺杀任务的执行者。

洛拉——门多萨的女友。

弗朗西斯科·瓜尔纳尔——议员。

堂西多尼奥·派斯——路易斯的父亲。

堂娜塞西莉娅——路易斯的母亲。



# 第一章

他们来到街上时，雨还没有停，成串的水珠从屋檐向青石板上滴个不停。积水朝道路边的排水孔急急流去。

他们站在炸糕店门口，没有打算离去。炸糕店老板嘟嘟哝哝地说个不停，对没有很好地赔偿他由于刚才斗殴造成的损失表示不满。

“喂，你们快出来，如果我说过……”

天色微明，灰蒙蒙的晨曦使周围的一切显出某种凄凉的色调。

在晨雾的笼罩下，路灯发出淡淡的黄光，街道两旁的建筑物犹如用来拍摄电影的木制道具。万籁俱寂。

“好冷啊。”

爱德华多·乌里贝（他的绰号叫“丹吉尔”）从女人的胳膊中挣脱出来，敲着刚刚关上的门。

“开门，开门。”

他嘴角呼出的气白茫茫的，象是一团烟雾。天气很冷，他真想喝上一口。

女人们立即又亲热地张开双臂抱住他，她们生怕再次发生斗殴。

“咱们走吧，‘丹吉尔’ 你没有看见门已经关上了 里面不会有人的。”

“快跟我们走吧，宝贝。我们带你到家里去，那里有温暖的床铺，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暖和暖和身子。”

但乌里贝不愿让别人搂住他。别人的身躯碰到他，他就生气。他使劲地摔开她们。

“别搂住我，我不喜欢你们碰我。我只想进去。”

这时，他又举起拳头，敲起铁门来。

“开门 开门。”

三个女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是这次斗殴的肇事者。她不停地哭泣，一个劲儿地想把他拉开。

“走吧 亲爱的。”

乌里贝气冲冲地回过头来，说：

“您不是我亲爱的，从来也不是。”

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是巡夜的，巡夜的。快开门。”

胡同内无一行人。这时，天下起毛毛细雨来。从邻居家的窗口伸出一个女人的脑袋。

“你们这几个不要脸的……大清早就吵吵嚷嚷，叫人睡不好觉……”

女人们回过头去，朝她看了一眼。

“住口，谁叫您来管闲事！”

又是一阵辱骂，继而又是一阵。接着，窗门便呼的一声关上了。

“终于……”

劳尔·里维拉靠在路灯柱上，一直无动于衷地注视着这一场面。

他长得十分壮实，膀粗腰圆，年纪比乌里贝略大几岁，长得一头密集的鬃发，还留着浓黑的八字胡。

他衣冠不整，敞开着外套，裤子上满是灰尘，衬衣的扣子也解开了，领带只是胡乱地打了一个结，挂在脖子上。他脸呈青灰色，显得有些憔悴，仿佛在他那毫无血色的皮肤上覆盖着一层薄雾。

他倚身于路灯的灯柱上，帽子歪戴在脑后，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对眼前这一群男女的言行竭力装作与己无关的样子，但却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

“敲门也是白搭。”他说。

那个长得最胖的女人对他轻蔑地瞧了一眼。

“谁也没有跟您说话。这次打架全是您惹的祸。你们满可以平心静气地把事情讲清楚，干嘛要打他。”

她停了一会，又指着乌里贝，说：

“您若真是他的朋友，就不该去寻衅闹事，更不该因他不参加斗殴而侮辱他。”

里维拉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好啊，这么说，都是我的不是了。也好，这是一次教训，往后我可要少管闲事啦。”

他抱着双臂，从嘴里吐出的烟雾在他眼前绕着圈子，脸上装出一副深受委屈的样子。

“还是那么几句话，他是个受害者，是我欺侮了他。”

他这话是对自己说的，并没有对那个他一向不把她当朋友看的胖女人讲，语气十分内疚。“我为了他才打的架，”他想，“可这女人却反过来说我不好……”每当酒后，他总会产生对女人的厌恶感。

这时，乌里贝还在敲打炸糕店的铁门。

“事情可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想到。

但他已不是第一次自己对自己说这样的话了。想到这一点，他就生气。晚会和往常一样不欢而散。乌里贝唱着歌，他俩都已喝得酩酊大醉。每当他们喝醉后，总有人（常常是乌里贝）挑起斗殴。这时，里维拉只好用他那两只铁拳来平息与他们对打的那些人的怒气，而这时的乌里贝却在一旁憨笑，象孩子一样高兴地看着他们厮打。

“下次对方即使来十五个人，我也不保护他了，让他给打个稀巴烂。”里维拉这样一想，心里又觉得痛快了一些。

他与乌里贝的关系十分奇妙，有时佩服他，有时却又瞧不起他。

平时里维拉常常羞辱他，讥笑他的举止和言谈，厌恶他的生活习惯，还常常欺侮他，可又少不了他，总得让他跟着自己，听他闲聊。每当乌里贝挑起斗殴，使他卷入，他就感到高兴。

里维拉的缺点（或者说是优点）是力大无穷。无论跟谁打架，他总打赢。

但每次打完架后，他又立即后悔，于是，便把气出在乌

里贝身上 辱骂他 说他是胆小鬼 没有男子汉的气魄。他一面说自己要改过自新，一面却又欺侮乌里贝，有时甚至动手打他。

但每当遇到这样的情景，他便又后悔起来。在辱骂他朋友的同时，他自己心里也很不好受。过不了多久，他便眼里噙着泪花，抚摩着他朋友的头发，拥抱他，求他原谅。于是，他俩便又和好如初。最后，里维拉跟着某个女人走了，乌里贝则陪着走在后面的喝醉了的伙伴回公寓去。可那天晚上里维拉却并没有打他。他倚身在路灯柱上，抱着双臂，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和伤害。

乌里贝眼看卖炸糕的人不再理会他的叫门声，便一屁股坐在人行道上，用他那孤僻、疲惫的眼光注视着在双膝下流过路边的积水。

女人们在商量着什么，象是在讨论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她们的说话声不轻不重，并不顾忌会让人听见，因为她们相信那两个男朋友已经喝醉了。

“我们叫一辆出租汽车吧。”

“这个时候怕叫不到汽车了。”

“除非在这儿设个出租汽车站。”

“我们还是步行去找吧，兴许在安托恰……”

“你以为他肯走吗？”

“哼 他不走我们就架着他走。”

她们朝里维拉瞧了一眼。

在从头顶上直射下来的暗淡的黄色路灯灯光的照耀

下，他那面无血色的脸皮上细密的纵横交错的皱纹看得更明显了。

雨已停了，但路旁住房的阳台上被雨水淋湿的壁画上的油彩，象人们哭泣后被泪水溶化的睫毛膏一样往人行道上滴着。黎明初露的仿佛已被铺在人行道上的砖块所吸收的晨光，在浅色的屋墙的反射下，显得更为昏暗了。

街上仍然杳无人迹，听不到任何脚步声，这脚步声似乎被那潮湿的铺路沥青吸收掉了。远处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人们对牲口的吆喝声，还伴随着在地上打滑的杂乱的马蹄声。

那年纪最轻的女人走到乌里贝的身边，拉了拉他西装的翻领。

“咱们走吧，‘丹吉尔’，”她说。“你在这儿待下去会冻坏的。”

乌里贝没有动弹。

那女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对面住房的门打开了，一个长着一张胖脸蛋的姑娘好奇地瞧着他们。

“‘丹吉尔’。”

她抓住他的衣服垫肩，使劲把他给拉了起来。

乌里贝迷迷糊糊地朝她看了一眼，懒洋洋地用双手擦了擦眼睛。

“嘿，你们这几个臭娘儿们。”他说。

他们动身走了。

“ 他呢 ?,,

他们走过里维拉偎依着的路灯柱旁时，乌里贝指了指他说。

那女人扯了扯乌里贝的衣袖，钱是乌里贝出的，她对里维拉并不感兴趣。

“ 哼 随他去 在这儿发霉我也不管。他怎么对待你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他欺侮你，真不够朋友。 ”

乌里贝又回过头来，轻蔑地朝他看了一眼。里维拉还是倚身于路灯柱上，白色的卷烟斜搭在下巴上，脸上带着苦笑。

乌里贝钦佩他的力气，于是，停住了脚步，但想起他刚才对自己的羞辱，便不高兴地撅了撅嘴，说：

“ 那好 咱们走吧。”

说完，他装作似乎身上拥有某种神奇的魔力能帮助他的伙伴，却又不肯将它使用出来的样子，向两个女人伸出手臂，对他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回头走了。

几乎与此同时，劳尔将香烟朝地上一丢，扣上外套的扣子，快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乌里贝和女人们默默无言地走上了街道的一段陡坡。一阵凉风吹得几张纸片在街上的积水坑上飞舞，吹得围在女人们脖子上的薄薄的纱巾也飘动起来……

乌里贝微笑着。刚才坐在人行道边上打了一个盹儿，使他倦意顿消。走在街道两旁外墙墙面千篇一律的房屋中间，他仿佛觉得这些房屋也在跟着他朝前走去。和往常一

样，他总是漫无目标地任凭他的双脚将他带到哪儿，便到哪儿。酒意已经消去，随着白天的来临，他那对化装舞会的特殊爱好（几乎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之心又复苏了。

“婚礼上的鱼儿，”他突然回想起不知在哪首诗里读到过这么一个短语，很感兴趣。

“我刚才说婚礼上的鱼儿。”

女人们莫名其妙地瞧着他。

“你们笑吧 你们会对鱼儿的丧礼感到高兴吧。”

他在人行道中间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四周镶着贝壳的小镜子。

“喂 老伙计。”他对镜子里自己的人像说。

他端详起自己的模样来：由于遭受烈日的烤灼，他的脸看起来显得苍老了。在额头上、眼角边、嘴角旁，宛若有一位画师替他描上了一道道细密的鱼尾纹。他皱一皱眉头，做一个鬼脸，便会在额头上象掉了色的脸谱一样出现几道很深的皱纹。

“我老了 真叫人伤心。”他嗫嚅着。

他生起气来，将镜子朝地上一摔，人行道上满是玻璃碎片。

女人们弯下腰，捡起那已破碎了的镜框。

“呀 这么好的镜子……”

乌里贝双目失神地自言自语道：

“可得好好地玩玩，多露露脸……我喜欢辉煌的灯火和音乐。我得离开她们……这几个臭娘儿们真讨厌。”

他走到那个最矮小的女人身边，亲热地在她背上拍了一巴掌。

“有什么地方开着门？”

“这个时候？”

“对，比如酒吧啦，咖啡馆啦……只要人多热闹的地方都行。”

女人们没有回答他。

“就在这附近 安托恰就有。”一个女人说。

乌里贝挽住她的胳膊，说：

“我一定给你找个比我强的好男人，小娘儿们，我说到做到。”

女人们只好依顺着他，走在他的后面。

“你们瞧，我们一到爱尔兰咖啡馆……”

他们在街口拐了弯。

突然吹来一阵凉风，路上的积水坑里掀起了一阵微波。在人行道上慢吞吞地走着的为数不多的行人加快了步伐。起风了，看来天又要下大雨了。

强烈的灯光将房间内的陈设照得通明。光秃秃的墙上涂了一层浅灰色的油漆，房间内有一张边角粗糙的美式写字台和两张金属制的时髦的扶手椅。灯泡的色彩相当柔和。桌上放着一把裁纸刀和一只烟灰缸。尽管窗帘从窗外射进了一缕淡淡的阳光，但书桌上的物件借着灯光的照明发着亮光。房主人名叫堂赫罗

五十开外，酱色的脸膛，多肉的下巴上长着一颗鹰嘴豆般大小的肉瘤。眼镜架后露出宽容的眼神。他微笑着说：

“这么说，您就是派斯的儿子？……谁能相信呢！……您都长成大人了。令尊大人身体好吗？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不知您知道不知道……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便各走各的路：结婚、成家……您妈妈好吗？我还是在去年慈善机构举办的晚会上见到过她……总是那么心情开朗……”

路易斯裂着嘴笑。“这老家伙就会信口开河，吹个没完没了。”心里虽这么想，脸上却带着笑容。坐在他左边的科特萨尔斜眯着眼睛看他。“这老家伙的脸皮真厚。听这种人说话真叫人恶心。这都是为了我们的事业。”他继续瞧着对方。而路易斯则微微低下脑袋，脸带笑意，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堂赫罗尼莫的谈话。

“那您呢？是大学生了吧？……啊，现在的年轻人哪……我总是说，二十岁的人是最幸福的。您学的什么专业？也许是学医？……自然和令尊一样学法律罗……唉，你们这些年轻人永不知足。想当年我们年轻时，可不学那么多东西。我们只爱玩儿……不过，您父亲是个例外，我说的是真话……他是个表率，双脚从来没有踏进过舞厅……”

他讲话时，脖子上的一大块肥肉就象是果冻一样抖动着。他精力充沛，性格活跃。见他依靠在能转动的扶手椅上的模样，派斯突然想起他父亲买回来的一本经济学杂志上见到的模特儿。那是个胖胖的绅士，半秃着脑袋，戴着眼

镜，象一个仁慈的天神一般站在半空中朝你挥手。“他笑容可掬，正是这笑容才使他生意兴隆。”他心里对堂赫罗尼莫十分厌恶，但脸上的笑容却从未消失。

“您是来取执照的，那好。您倒喜欢摆弄机器……唉，眼下的年轻人什么都感兴趣！您过去开过汽车吗？……对，当然罗……早已开过？……加夫列尔对我说，您已考试合格……您多大啦？”

“十八岁。”路易斯回答说。在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年轻人所具有的许多优良的品行：兴致勃勃、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尊敬长辈。

“您把您父亲同意您开车的证明书带来了吗？二十一岁以下的人要是没有父亲的认可我们不发执照……”

“他妈的 真活见鬼。”瞧他那副玳瑁眼镜后显露出的胜利者的姿态……“别看他笑嘻嘻的……”不过，路易斯一来就准备着有这一招。他脸上露出吃惊的神情，看起来怪可怜的。

“没有，我不知道……我父亲离家时对我说，一切都已就绪……我可不知道……”

“令尊大人出门去了？”

“是的 出去已有两星期了。”

他想起了哪些话不该随便说，脸上堆满笑容。“我可得脸带苦笑 装作伤心的样子，”他想“就象一个小心谨慎的青年犯了过失一样。同时，脸上还得露出充分信任长辈们什么都正确的神情。”他感到遗憾的是当时身上没有带面镜

子，用来照一照脸部的表情。不过，从科特萨尔的脸上他猜想到自己表演得还不坏。

“多不巧啊！”堂赫罗尼莫说。

小伙子那温顺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意思是要他通融一下。

“我原来以为他都已经安排好了……”

从他的语音中可以听出他心里十分难过，堂赫罗尼莫只好让步了：“下不为例……”让这个想学会某种有用本领的青年失望太残酷了。他一向认为：“对谁也不要乱加限制。”

“那好，我尽量帮您解决。规定是一清二楚的：未经父母允许，不得给未成年者发放执照。可象您父亲这样的至交么……”

他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对他微笑了一下，定了定他的心。

“请稍等一下 执照在加夫列尔那里。”

堂赫罗尼莫走后，路易斯做了一个鬼脸。

“你瞧这老狗，‘唉 你们这些年轻人永不知足’还有什么‘令尊大人’多好玩！”

“我讨厌他那副腔调。对这样的人我真想写部回忆录。”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 尽力而为…… 我马上给他……”

“轻点儿声 别这么大叫大嚷的 会给他听到的。”

“就让他听到吧。”

他从口袋里取出烟盒，点燃了一支香烟。

“遇到这样的人真叫我受不了。”

“别说了。”科特萨尔说。

路易斯从桌上拿起烟灰缸，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你要干什么？”

“我留着用，家里没有烟灰缸。”

“别干这种蠢事，会给发现的。”

“没有关系，他又不会来搜我们的身。”

路易斯对刚才演的这场喜剧觉得很乏味，来这么一下似乎可以得到一点自我安慰。

“你疯了。”科特萨尔说。

但科特萨尔还是十分佩服地瞧着他那大胆沉着的朋友。派斯没有理会他。他把脑袋枕在椅背上，嘴里叼着烟卷，朝四周看了一眼。从薄薄的窗帘里透进来一缕淡黄色的如柠檬汁一般的阳光。桌子上放着一本已翻开的社会生活年鉴。他随便翻过去一页：“莱里加侯爵在塞拉诺街的官邸里接见马德里的社会名流。”下面是一组照片：“客厅的一角。请看路易十五世式的靠壁桌。”另一陈设：佛兰德式金边壁毯。”他努了努嘴。他朋友的声音唤醒了他的沉思。

“可那一千比塞塔仍然没有着落。口袋里没有这笔钱，什么事也办不了。”

“别担心，会搞到的。”

“会搞到的……怎么个搞法？”

“我们不是已搞到了驾驶执照了？可当初你也认为是搞

不到的。”

“搞钱可不一样，我们找不到借钱给我们的人。”

“我说会搞到的。要不了一个星期，我们便会租到汽车。”

“说得倒轻巧，仿佛这事不用你去操办似的。”

“谁说不是我去操办呢。”

他走到窗口，打了个呵欠。窗外天色阴沉，阳光越来越暗淡，空气似乎已经凝聚，树叶纹丝不动，街上的行人也好像是在照片插图上一样，一动也不动。他又放下了窗帘。

“你听我说，”科特萨尔说，“要是这老头儿遇到你父亲呢？”

派斯安慰他说：

“我一拿到执照……”

他突然停了下来，脸上又象刚才一样绽露出笑容。堂赫罗尼莫已手拿表格，回到客厅。他将扶手椅转了个三十度角后，坐了下来。

“你们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任何难事只要努力去办，总能办成。”他笑着说道，“我的朋友，您的事已经办好。我已填好了表格，这等于已经给了执照，只要您父亲回来一签字就成了。”

小伙子谦恭地对他笑了笑，说：

“太好了，谢谢。”

趁堂赫罗尼莫在执照上签字之机，两个伙伴交换了一下胜利的眼色。

“年轻人想学点什么，总得尽力帮忙……”

“妈的真噜苏。”他只看到堂赫罗尼莫那满脸的皱纹，鼻孔朝天，酱色的脸膛和脖子上那一大堆肥肉。堂赫罗尼莫越说越有劲，那两颗藏在金属眼镜架后面的眼珠宛如两只在乳白色的角膜内转动的玻璃球。他亲切地询问他是不是打算开车带“爸爸”。“我带的是女人，”路易斯心里想，“我要在车内装满女人。”他握了握堂赫罗尼莫那松软的手，答应不久就会跟他父亲一起来看他，便离开客厅。

几天以来，路易斯家里的紧张气氛令人窒息。卫生间的自来水龙头老是开着，客厅的壁毯被烧坏，地毯上丢满了烟头。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发生的事他仍记忆犹新：堂娜塞西莉娅买来了圣诞树，还有彩灯、玩具娃娃和用泡泡纱制作的各种装饰品。饭桌上放着圣诞节礼物，在平时每人就座的座位前各放一件，旁边还放着一张张用手写体写的卡片：爸爸、妈妈、路易斯……为了使节日的气氛更添神秘的色彩，他们熄灭了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吊灯。以拥抱来迎接他的堂西多尼奥这天头戴一顶纸帽，纸帽用一条橡皮筋扣在下巴上。他打开香槟酒的瓶塞，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席话，意思是想表明应该忘掉前一天晚上他发的那一顿脾气。他是出于好心，相信路易斯一定已于秋天在工程专科学校注册入学了。他将路易斯的谎言当场揭穿，实在做得太狠了，他应该原谅他。堂西多尼奥兴许还是在按老规矩办事。“对，应该这么做才对。”每当他发现自己未尽到做父亲的职责时，总是以痛苦的语调这么说。对此，堂娜塞西

莉娅已十分熟悉：“我年轻时，欺骗父母可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就是现在我一想起你那可怜的祖父就对他产生敬意。我要是欺骗他，他一定会气死。可现在，我已经老了。”说完，她看了路易斯一眼，希望他能浪子回头，答应不再欺骗。“不行，”路易斯心里说，“不行就是不行。”强烈的自尊心使他未能做到这点。但到了圣诞节，仿佛这一切均已忘却。堂西多尼奥拿香槟酒来欢迎他那放荡不羁的儿子，还头戴纸帽，抚摩着孩子们的脑袋。钟声响了，路易斯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打开礼物包 格洛里娅。”给孩子们送了什么样的礼物？”接着是一片感谢声：“啊，谢谢你，好爸爸。”全家都很高兴，孩子们玩起游戏来。可他呢？难道他不愿打开他的礼物包，让他的可怜的母亲高兴高兴？不，他不愿意。要是他父亲叫他打开呢？他也不干。让礼物见鬼去吧，让大家都见鬼去吧，他得走了。可是，走又走到哪儿去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去外面吃晚饭吧，朋友们会等他的。是什么样的朋友？都是些狐朋狗友：小偷、无政府主义者和骗子。头戴纸帽的堂西多尼奥已有几分醉意。香槟酒金黄色的泡沫直往酒杯外冒，水果片在鸡尾酒中漂浮着。弟妹们张大着嘴巴看着他。堂娜塞西莉娅祈求神灵，让他平静下来。这时，门铃响了，走廊里响起了一个陌生人的脚步声，就象走在铺满干树叶的人行道上那样发出吱吱的声音。他向餐室走来。我可从来没有经受过象现在这样巨大的痛苦，难道我的努力会毁于一旦？这可能吗，我的主啊，这可能吗？闯进餐室来的是“丹吉尔”，他醉醺醺的，手里拿着“约

约”<sup>①</sup>和小号胆大妄为，不顾尊严和体面。“我倒要领教领教资产阶级的臭道德。”丹吉尔的这一切，加上他在化装成仙女，装扮成女人气十足的人（这时他会向观众投去从放置在祖宗灵牌前的旧弥撒书页中取来的早已枯萎的花朵）所流露的种种表情都使路易斯大为着迷。“丹吉尔”刚才的举动和他下面的言行以及在他面前所表现出的魅力，都使路易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亲爱的先生，是的，是亲爱的，因为我喜爱您的儿子，并与他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请您能原谅我冒昧地参加你们的家庭聚会，尤其考虑到我这令人……为了不使在座的太太小姐生气，我避免用不体面的字眼。我是说令人感到遗憾的模样。”说完，他扭歪了脸，歪斜着双眼，打了个饱嗝儿，嘴里喷着酒气，在路易斯面前转动着“约约”，说：“我们走吧，小瘪三，娘儿们还在门外等着我们哩。”于是，路易斯又一次感到，他仿佛已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过去的他，瞧着他母亲那失神的双眼，依恋着幸福温暖的家庭；另一个是现在的他，嘴里喃喃地说着话，眼睛盯着乌里贝那魔鬼般的脸，小丑般的动作和火漆般殷红的双唇。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街上。是啊，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他父亲不愿理解他，这是他自欺欺人。让大家见鬼去吧。让老头子、孩子们和母亲都统统见鬼去吧。点心，那是象塞维利亚的油橄榄一样可用牙签插起来吃的点心。乌里贝挽住他的胳膊，见到他

一种儿童玩具，转动时发出“约约”的声音。

脸部表情十分严肃，便问：“我干预了你的私事，是吗，小瘪三？我一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原谅我吗？喂，快告诉我，否则，我会难过死的。”

他觉得一切是那么的清新，但又是那么的遥远。他经受了考验，变得更强硬，甚至可以说变得刀枪不入了。“那是一次西弗利多<sup>①</sup>式的洗礼，”他开玩笑地说。从那时起，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了：“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都是相互利用。”不应该去相信那种绵绵私情，在它后面总隐藏着一些肮脏的东西。堂西多尼奥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诫他，年轻时要努力学习，其目的只是想将来从他身上捞回化去的学习费用，“不信去问问你妈妈。”堂娜塞西莉娅总是模棱两可，随声附和。她老是枯燥无味地唠叨着家庭琐事，谈她熬过的漫漫长夜，谈他们家庭的未来、繁荣和幸福。小燕子用它们的嘴衔来的东西筑起窝来，他父亲也是用这个办法建起了他们的家，建起了他能安安稳稳地睡觉的安乐窝，保证他吃到富有营养的食物和穿上冬天用来御寒的衣服。这就是他父亲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如果认为他做得太少，那是不正常的。但他想：“我父亲只不过是没灵魂的行尸走肉。”阿古斯丁说得对：“要成为男子汉……”可惜男子汉太少了。“要想真正干点什么太困难了。所有大事都让别人干完了，我们永远成不了男子汉。”是啊，卫生间的水龙头大概还开着，扶手椅可能已烧坏了，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他父

<sup>①</sup>德国作家和音乐家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第三部分的主人公。他行过洗礼后，全身变得刀枪不入。

母亲总是默默无语。尽管他上床时没有听到他们说些什么，但他知道堂西多尼奥还是在想：“他在外面干些什么呢？他在忙什么？他在什么地方弄到钱的？”接着是一阵轻轻的人语声，只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和消失了的回声，这一切都淹没在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中。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完全相信，归根到底已无法改变……

科特萨尔挽住了他的手臂，这轻轻的一碰使路易斯微微吃了一惊。

“请原谅，”他说，“你能把刚才说的话再跟我说一遍吗？我刚才走了神 没有听见。”

他俩平静地朝着汽车库的方向走去。

劳尔在家门口站了一会儿。帽子歪戴在后脑勺上，敞开着外套的扣子，嘴里叼着一支卷烟，这模样儿活象出现在街头巷尾的面容憔悴的瘪三。这时，他就象瘪三一样，双手叉腰，衬衣上散发着酒气，领带塞在一只口袋里（他与女人们吵架后，便把领带解了塞在口袋里）。他从炸糕店起一直都是走来的，早已走得满头大汗了。

在回家的路上，他心情阴郁、忧虑。那些胆小鬼，他当时象发了疯一样打得他们一个个都拔腿逃跑了，而现在他却记不起他们一共有多少人了。他只记得那个个子最高的，用手帕紧紧地捂住了鼻子，想止住往外流的鼻血，但毫无用处。那个与他对骂的黄头发女人哭了。炸糕店老板在收拾弄得东倒西歪的椅子。大伙儿都以责备的眼光瞧着

他 他又成了真正的“劳尔”了。酗酒、斗殴、与女人争吵 这一切都是“丹吉尔”这个胆小鬼挑起的。“他是个胆小鬼 我以我母亲的名义起誓，他是个胆小鬼。我拼着命帮助他，他却这样报答我。”他自己是罪有应得。这样也好，他可以接受教训，免得以后再去多管闲事。

他那双已习惯于在黑暗的卧室中寻找东西的手毫无困难地找到了香水瓶。他打开窗门，窗外射进来的亮光使他在一瞬间看清了室内陈设的确切位置，他早已熟悉的室内的一切又准确无误地展现在他的眼前。这一切陈设象一家人站在摄影师的前面一样，一动不动地全都在那儿：一只带穿衣镜的立柜，穿衣镜里照见了普拉纳斯那张床，床上没有睡人。他，家庭的耻辱，白白地糟蹋了父亲的钱，连一门功课都没有及格。胡闹了一夜后，他醉卧在床上……算了，别想它了。

他烦躁不安地开始脱去衣服。四肢僵硬，动作十分笨拙；圆睁的双眼犹如照相底片上的两个光点，闪闪发光；暴怒的面孔露出一副穷凶极恶的神态。

脱去衣服，看到自己的身躯，又萌发了他好斗的习性。他不由自主地紧握双拳，全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眼睛朝四周扫视了一番，试图找到什么人以发泄他胸中的怒火。他找普拉纳斯，但没有找到。

早在拉斯帕尔马斯<sup>①</sup>时，每当他清晨回到就寝的公寓

加那利群岛的首府。

时 那恭谨的看门女人总满脸堆笑地说：“这么早就起来了？上帝保佑早起的人。”可劳尔总把她的话往坏处想，以为她怀有恶意。不过，每当他喝醉了，回到卧室将同屋的伙伴吵醒时，那伙伴一声不吭的样子更使他受不了。“要是他叫嚷起来倒更好……”要是换了他，至少会这样做的。倘若普拉纳斯早晨起来时将他吵醒，他就会嚷嚷起来，这可不用费什么劲。可普拉纳斯却总是默默无言。这使他想起了那些说话轻声细语，遇事逆来顺受的人。他们遇到什么倒霉的事，除了在憔悴的脸上增添几道皱纹外，甚至还会祈求上帝拯救那些干坏事的人呢。这些人一辈子就象个慈善家，其实，谁也不去理会他们。

普拉纳斯那逆来顺受的态度反使他受不了。他已习惯于相互指责，见到普拉纳斯那冷漠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他感到惶惑不安。一个月前，普拉纳斯象一只小心谨慎的猫进食前要咪咪地叫一阵一样地先讲一大套谦恭的话，然后才拐弯抹角地问他，对他有没有意见。没有，我没有什么意见。其实，我有不少意见，比如……不说了，没有必要向他解释，他不会理解的。但如果普拉纳斯竭力设法理解他呢？即使这样，也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普拉纳斯请求他呢？他也不说。别噜苏了，我希望你能让我安静点。这时，普拉纳斯如果能骂他几句，或对他表示厌恶，他倒会感到更痛快些。偏偏他……劳尔有一次曾经抓住他的衣领，说：“你骂我吧，你得象个男子汉，至少你得表明，在你血管里还有血在流动。”

但普拉纳斯仍然毫无反应。劳尔想起十年前见到他父亲时的情景。父亲的面色显得苍老。“有教养的孩子不在餐桌上与大人顶嘴。”在桌子的另一边，他叔叔解释说，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西班牙要大得多。“劳尔，你要注意听。”普拉纳斯也会这样对他说的。他瞧了瞧普拉纳斯那张空着的床，头脑中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有时，他还会无缘无故地说些刺人的话，目的只是要让对方生气发火。比如，他说对方不好好洗澡，身上发出一股臭味；又说普拉纳斯汗出得太多，令他讨厌。“你应该在身上抹点滑石粉。”普拉纳斯听后不禁愕然，他低着头，第二天赶紧洗澡，以弥补过失。“我想你今天总不会有意见了吧。”他瞧了劳尔一眼，看对方是不是同意他的话。

这真能令人发疯，普拉纳斯好象是有意这样做的。他整天待在宿舍里学习，目光象家畜一样温顺。看到他那有条不紊的行为举止，劳尔就怒不可遏。普拉纳斯的一举一动他都以为是在指责他。比如，普拉纳斯一上床，便紧闭双目，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一天，劳尔喝醉了，在生自己的气，于是，普拉纳斯那种睡眠的姿势也触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怒火。

“你不是在睡觉，”他大声地说，“你只是在尽睡眠的义务。”

普拉纳斯吃惊地张大了眼睛，在床上坐了起来，但他和平时一样，仍然没有吭声。“他是想让我失礼，”劳尔想，“然后将我赶出宿舍。”现在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普拉纳斯那皱成

一团的床单，不禁又燃起一阵怒火。要是他能抓住他，狠狠地摇晃他一阵该多消气解恨！眼下他只好想象着在这样做，双臂的肌肉在颤动，整个身躯坚硬得象一块石头。

前天晚上他去门多萨画室之前，曾给家里发去一份令人伤心的电报：“谁也不能靠空气活命。”电文的落款是“你们的不幸”。现在他觉得发这样的电报也不解决问题。他已没有前途，他学习不用功。解剖学的助教在六次考试中均给他不及格。最后一次考试结束走出教室时，他曾下过决心，从那天起要好好学习。“丹吉尔”在街上等着他，知道他考试不及格，便请他去喝酒。从那时起已过去了三个月，他连一页书都没有看。“要是能赚到钱就好了。”在阿卢卡斯时，他的日子过得很有条理，他的前程就象一件已经做好的衣服，只要他穿得合适就行。有了医生这个头衔，他就可以住在父母家里，可以和城里有钱人家的姑娘结婚，有把握让日子过得幸福，如果他象他父亲那样，把幸福看成是平静、安宁，用不着为前途担忧的话。“要把日子安排得象长期保险那样安定。”在中学时，他曾是个勤劳、热情的青年，坚韧不拔，学习踏实、认真。当时他很愿意当个诚实的资产阶级分子，对这样的前景他丝毫也不感到不愉快，反而暗暗觉得高兴。

在马德里的几个年头很快就过去了。有时他觉得他在加那利群岛过的那种宁静的日子没有意思，但他把这归因于离家过久。“只要回家去看看，”他想，“就会和过去一样。我真正的生活的根子该扎在那儿。”他父亲给他写过几次长

信，言词十分亲切，向他通报了新近在城里发生的事情，还谈了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他在回信中撒了谎，说自己学到了一些有实用意义的课程。

去年暑假，劳尔终于打点行装回家。他事先没有通知家里，便上了船。但在半路上，内心又产生矛盾，不肯承认他已朝家走去这一事实。尽管他对自己说，“我要成为阿卢卡斯的医生，那儿有我的父母、诊所和我要与之结婚的女人在等待着我。”也毫无用处。这些话他好象觉得不是他自己说的。到了拉斯帕尔马斯时，他把祖父母的住址告诉出租汽车司机，“反正命运已定，”他想。他已朝家驶去（因为汽车是向那儿开去的），但他头脑里却连一秒钟也没有产生过即将见到家人的念头。他相信家里人他一个也见不到。这次回家他认为只是一种形式，完成一桩未了的心愿，让灵魂得到安宁。来到家门口，他终于看清楚，客厅里点着灯，收音机也开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铁栅栏边，拿不定要不要进去的主意。他觉得蜷缩在新建的高楼中间的家里的房子变小了。他轻手轻脚地象小偷一样走到窗户边，朝室内看了一眼，他父亲就站在窗口。劳尔在暗处，就象个外人那样细细地打量着他。他父亲身材瘦小，满脸皱纹，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矮。他自己的模样也全都变了，在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变得判若两人了。祖父正坐在扶手椅上看报，妹妹则在翻看着旧照片。一切都变了。城市、周围的环境和家庭对我来说都变得不认识了。我不能回这个家，这不是我的家。家里人断断续续的谈话声透过玻璃窗，传到他

的耳中。那是他熟悉的声音，要不是出租汽车司机在门旁大声地对他说：“进不进去快决定吧 朋友 我不能在这儿等您一夜。”他一定会在窗口待很长的时间。他付了车钱，然后取出行李。

他额头上满是汗珠，双手颤抖着。从餐室里射来的灯光一直照着他，紫罗兰夜间发出的芳香使他陶醉。他鼓起了勇气，按了按门铃。

这事已过去了一年多，但里维拉以为他又闻到紫罗兰的芳香。他错了，那是“丹吉尔”在他生日时馈赠给他的那瓶香水发出的气味，他没有把瓶盖盖好。他把香水瓶使劲往抽屉里一扔，锁上了抽屉。

他看了看表，已近晚十时。他困极了，眼睛又痛，头沉得很，但他这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份电报，想起了那场斗殴，想到他得千方百计地搞到钱。

黎明时分，室内光线暗淡，那粗糙的四面墙壁仿佛朝他身上压过来，房间里的每一个黑暗角落里象是有无数的生命露出犀利的，目光在紧紧地盯视着他。他看到它们就在房间的阴暗处，在椅子中间跳跃着，模样儿很小，露出对他不信任的神情。

劳尔害怕了，他关好气窗，拿起安眠药药瓶，吞下三片药片，便闭上了眼睛。然后，他拿毯子蒙住脸，身子缩成一团，就象跌落到一堆静悄悄地安放在室内的家具中的玩具娃娃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

尽管她比约定时间提前到了两分钟，还是见到苏亚雷斯已在酒吧的对面等候着她。见到她来了，他便快步迎了上去。他俩握了握手。

这时，酒吧内几乎还没有顾客，桌子全都是空着的，因此，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地交谈，谁也不会去打扰他们。还没有张口，恩列克先把烟盒递给格洛里娅。她拿了一支烟，小伙子擦着了火柴。

“谢谢。”

侍者走了过来。他是个模样儿滑稽可笑的老头儿，半秃着脑袋，说起话来语调毫无变化。

“小店有海蟹、蛤蜊、牡蛎、烤虾、牛羊杂碎、油炸飞禽……”

恩列克看了她一眼，意思是问她想吃些什么。

“我要一盘蛤蜊，”格洛里娅说。

“那好，请来两盘，要加点柠檬汁。”

他们瞧着侍者，直等到他离开他们，格洛里娅才抬起头来说：

“有好消息吗？……”

苏亚雷斯犹豫了片刻。

“还没有新的消息。”他说。

姑娘怀着难以克制的感情，两手不停地摆弄着牙签，将它们折成一节节的小段。

“你找到他了吗？”

“没有。他一定还关着。”

“那赫拉尔多呢？”

“今天早上我去找过他。可事情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

格洛里娅强压住心头的怒火，脸上露出难以抑止的痛苦的表情。她眼中闪着泪花，请求恩列克帮助她。

“公寓里的人都知道此事了吗？”

“我们找了个借口给骗过去了。”苏亚雷斯说。

侍者端来了蛤蜊，他们停止说话。格洛里娅拿起一片柠檬，将柠檬汁挤在蛤蜊上。

“难道想不出办法来了吗？... ..”

恩列克做了个手势，不让她往下说。

“你听我说。赫拉尔多说这事很难办。你要是今天上午看了报，一定会知道眼下对那些拦路抢劫的人处理极严。当前正处在镇压时期，在这几星期里逮捕的人一律要拘留一段时间。我们还不知道当局将对他们作何处置，兴许会对他们进行审判.....”

“可他什么也没有干呀。”姑娘嘟哝着。

“这我知道，”恩列克说。“但是他得向当局证明这一点。看样子当局是不会听他的。”

格洛里娅几乎不相信她听到的话。

“有那么严重吗？”

恩列克也拿起牙签，神情紧张地将它们折成一节节的小段。

“请别误会，我并没有说这案情十分严重。你也知道这

类案件的性质。他们可能会将他立即释放，但也可能会对他起诉。要是起诉，事情就麻烦了。”

姑娘心情沉重地听着。

“我们要是至少能弄清由谁经办这个案子，那就好了。或许我父亲能通过他的什么朋友帮点忙。”

“你父亲？你怎么能说得动他呢？”

格洛里娅紧紧地咬着嘴唇。

“那很简单，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他，你疯了？”

“我可以吓唬他，比如说，他不帮忙我就要把这事张扬开去。你不知道他的为人，他要知道我会把此事张扬开去，就会吓得上吊。”

“他要是不理你呢？”

姑娘又生起气来，但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那我就要说到做到。我要向人们说，我爱海梅，在十五天前我就是他的人。”

她手里已捏了一大把折成小段的牙签，用力将它们丢在地上。

“听我说，格洛里娅。不管怎么说，你还得冷静地对待此事。你自己也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海梅要是知道了，他第一个会不允许你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只会使他不高兴。”

格洛里娅细细地瞧了瞧自己的双手。细白的皮肤，纤细的手指仿佛具有独立的生命一般互相勾着。

“我爱他。”她喃喃地说。

苏亚雷斯避开她的目光。

“这我知道，格洛里娅。我也是他的朋友，我也不是不知道这事多么令人难过。这可怜的海梅在此事发生前便与家庭不和，现在又加上这样的事。他家里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强迫他回加那利群岛去的。”

“你认为会这样吗？”格洛里娅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我了解他的父母亲：他们会不再给他寄钱，结果他只好回家 如果他不想挨饿的话。”

格洛里娅觉得所有的打算都落空了。她要是这样待下去，毫无作为，实在太没有意义了。客观现实正越来越将她与海梅分开，她那抖动的手指继续摆弄着那些小木棍儿。

“我们总得想个什么办法呀。”他嘎嚅着。

恩列克默默地吞食着蛤蜊。

“赫拉尔多对我谈起过交保释放这一办法。”他说。

他见到格洛里娅抬起头，觉得有了希望，便接着说：

“这倒是处理这种案子的常用办法：给点钱，事情就了结了，”他苦笑着说。“不过 对我们来说 这办法等于不存在，我们可付不起这笔钱呀。”

“得给多少？”

苏亚雷斯做了一个寓意含混的动作。

“我也不知道。一千……兴许得给一千五百比塞塔。”

“你身上有钱吗？”

小伙子摇了摇头。

“没有。我也跟家里闹翻了，他们从来不寄钱给我。”

“你公寓里的同学们能帮点忙吗？”

“今天早上我观察了一下，他们都已身无分文。”

这么说来，搭救他的路子已经断了。他得坐两个月的牢。出狱后，他会跟家里人远走高飞。一想到这里，姑娘心里一阵激动，喉头哽住了。她握住苏亚雷斯的手，说：

“我……我来想办法搞这笔钱。”

小伙子吃惊地皱起眉头。

“你？”

格洛里娅因一时激动，未加思索便把话说了出来。现在她自己也为她刚才说话时那种肯定的语气感到吃惊。

“对，我一定设法搞到这笔钱。”

恩列克对此表示怀疑。

“你打算跟你父亲要？”

她摇了摇头，表示否定。

“不，他不会给我的。不过，给不给都一样。如有必要，今天晚上我就把钱凑齐。你急着等这钱吗？”

“不知道……反正越快越好。我去问问赫拉尔多，他一定已打听到交保释放需要什么手续。今天下午……”

格洛里娅将她那几个锋利的指甲掐住手心，一盒牙签早给她全折断了。

“好。你找到他，就对他说，明天上午我们就能弄到钱。”

她好象有急事一样立即站起身来，眼里噙着泪花。苏

亚雷斯也站起身来。

“你打算通过什么办法去搞这笔款子？”他问。

就连格洛里娅本人也不知怎么去弄来这笔钱。

“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你不用操心，过几个小时我就会把钱交到你手里。”

恩列克疑惑地瞧着她。

“我想你不会干什么蠢事吧。记住，要是干什么蠢事，首先会生气的是海梅。”

“嗨，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对他说，钱是我弄到的。”

恩列克还在犹豫。

“那好，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侍者拿着发票走了过来。恩列克抢先付了款。

“不用找钱了。”他说。

侍者恭敬地点了点头。他们走出了酒吧。

外面刮着大风。在狂风吹动下，快压到屋顶上的乌云滚滚而过。他俩默默无言地在酒吧的对面站了一会儿。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赫拉尔多谈？”她问。

“今天下午。”

“好。我在下午五时给你家打电话，可能到这时已弄到所需的钱了。你一定得千方百计地跟他联系上。”她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可有一件事你要注意，我的名字可千万不能与这些事有任何牵连，钱的事一定不能让海梅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便永远不会原谅我，这点我很清楚。”

“你放心吧好了。”

他们握了握手，恩列克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们走吧。要有信心，一切都会解决的。”

姑娘对他苦笑了一下，她那两只瞳孔只有大头针头那么大的眼睛的目光避开他。

“那就在今天下午五点我们再联系了。”

他们分手了。格洛里娅朝克拉乌地奥·科爱约走去，苏亚雷斯则朝卡斯提亚那走了。

咚咚，一阵敲门声。“我们是影子，是老古董，是受人们的蔑视而变得惊慌失措的幽灵，是我们光辉历史的陈腐的回忆。我们是被打垮了的断子绝孙的天使，我们的命运是仇恨人类。我们变成了普洛透斯<sup>①</sup>和伊卡洛斯了。”咚咚，  
“我们种上了花瓣呈几何图形和半圆形或星形的花……”又是一阵敲门声。他实在受不了啦，别敲了，别敲了，他将双手捂住耳朵。“喂，‘丹吉尔’别装作睡着了，我知道你是醒着的。”请别吵了。他从床上跳了起来，睡眼惺忪地朝房间里看了一眼。他刚才躺下还不到半小时，他的朋友就来把他吵醒了。“来了，来了。”他打开门，生气地朝科特萨尔看了一眼。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它变化无常，能知未来。

- ② 希腊神话中的神，与其父一起被关在克里特的迷宫里，父子俩身上装着用羽毛和蜡制的双翼逃出克里特。他由于忘记父亲的嘱咐飞近太阳，蜡翼遇热熔化，坠入海中。

“有何贵干？你觉得这个时候来把朋友吵醒合适吗？”

科特萨尔没有吭声。他用双手托住“丹吉尔”的下巴，将他拉到窗口，拉开了窗帘。乌里贝穿着面前有两排扣子的灯芯绒短大衣，皮领子一直竖到耳根。他脸色苍白，就象一夜未合眼的人那样懒洋洋的毫无精神。

“已经一点了 你以为还早吗？”

打从他们认识起，科特萨尔第一次去找他。和所有初次到那儿的人一样，他吃惊地皱起了眉头。“丹吉尔”的卧室面积虽大，却只有巴掌大小一块空地。尽管四周的墙壁足足有四公尺高 却全都贴满了木刻、剪报、斗牛的海报、市场的广告，还挂着披肩、灯笼和各种假面具。木制天花板上有许多遮盖得十分巧妙的挂钩，上面挂着许多三桅帆船和其他各种船舶的模型。它们互相支撑着，就象一支船队一般破浪向前。床上铺着一张豹皮，它伸着脑袋和四肢，仿佛在保护他。室内还有好几张小桌子和单腿小圆桌，上面堆放着各种杂物，就象有人随意在上面撒了种子，当这些种子发芽长大后 变成了玻璃球、罐头、被解剖过的小鸟等物一样。在桌子上还放着一只有“自由牌”金色商标的八音盒。

接待朋友们的来访是“丹吉尔”最喜欢干的事情。他每次总要拿出里面装着小灯泡的纸做的手风琴和各种假面具让朋友们看。假面具的眼眶内装有用丝绸裹起来的小灯泡。要是来访者嘲弄他，问他还有什么秘密玩意儿时，乌里贝便会从雕花立柜里拿出一个个小盒子来，里面藏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护身符、马蹄铁 还有各式各样的石头 黄玉

石、石榴石、锆石、玻璃石、红宝石、蓝宝石、天青石、珊瑚石和琥珀等。另外，在一大堆彩色信封中装有圣西普里亚诺的处方中所需的各种药材和星占学的种种图表，甚至还有据说能使母鸡着魔中邪，能使魔鬼身穿镶金边的红色燕尾服、黄背心和方格裤子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药物。可是，科特萨尔的这次来访却惹他生了气，乌里贝丝毫也不打算将他的各种宝贝给他朋友看。他只是用双手揉了揉眼睛，皱着眉头，瞧着他的朋友。

昨晚乌里贝回家时，见到公寓老板娘放在他床上的一张字条：“安娜小姐今天中午想与您见面，她叫您给她打电话，电话号码是六七二一八。”好吧，事情已只能是这么办了。可事先最好把事情的背景告诉阿古斯丁，他兴许还不了解这姑娘的打算。最好告诉他，免得让问题复杂化。

他用手心抚摩着大衣翻领上细软的毛皮，沉思着。“去他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让她生气去吧，妈的。”他不能去见安娜了，他已烂醉如泥。这时，他对科特萨尔瞧了一眼，后者手里正捧着一只玻璃球，球里面是一条条彩色花纹，球面闪闪发光，仿佛光线就是从球内射出来似的。科特萨尔象是有事跟他讲，可谁知道他想跟自己说些什么呢。他怕对方说些不中听的话，便自己先开了腔：

“这玻璃球是我在巴塞罗那偷来的。说来也有意思，那天我郊游回来，正往家里走的时候，见到一家商店的橱窗里

天主教的圣人，曾任迦太基城主教，于公元二五八年殉难。

放着几个彩色的玻璃球。当时我虽身无分文，还是毫不犹豫地走进商店。商店女店主是安普汤人，身患神经痉挛症，一会儿闭上眼，一会儿又睁开。我坐在她的对面，把打开着的手提包放在双膝间，放着彩球的桌子挡住了她的视线，她看不见我的手提包了。她每闭一次眼，我就偷一只玻璃球。”

他双臂下垂，全身畏缩着，纤细的手指间夹着一支即将燃尽的香烟。突然他又产生了科特萨尔想跟自己说些什么的感觉：告诉自己发生在那个“倒霉的下午”的什么怪事或消息。他那天没有在场，倒很想了解一下。

“但愿他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他想，“但愿是这件事。”他站住吸了一口气，其实是他自己在信口雌黄地编造故事。那天早晨发生的事给他丢尽了脸，眼下他觉得很有必要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报复。

“我第一次偷东西时，”他说，“还只有十六岁。那阵子正爱着一个漂亮姑娘。我跟我那些摩尔小朋友学会了偷窃的本领。那姑娘想要一件礼物，而我却身无分文。

“一天，我母亲将我介绍给美国领事的夫人。那是个有一头金黄色头发、举止文雅、待人和气的太太。那时节我是个天真活泼、脸蛋儿象小天使那么可爱的孩子。我让她拥抱我。之后，她离开我时，她那有名的钻石项链便落到了我的手中。”

“丹吉尔”伸出白皙的手来，在科特萨尔的烟盒里取出一支压偏了的卷烟，叼在嘴里。

“这件事到此还未了结：它让我母亲发现了。我怕得发起抖来。我怕她打我，准备逃出家去。‘领事夫人一走，她就会把我打个半死。’当时我这样想。我看到母亲将客人送到门口，便低着脑袋，准备挨揍。当时我心里比一名基督教的殉教者站在一只狮子面前还要害怕。我听到她往回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紧闭双眼，令我吃惊的是我母亲拥抱了我。‘孩子，’她对我说，‘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我可从来也不敢这么干。’说完她连看也没有看我（这时我眼里噙着泪花）一眼，便将项链挂在她自己的脖子上。她只是说了一句：‘我得改一改这项链的式样真是遗憾。’”

他感到十分疲倦，便不再说下去。半小时前，两个债主突然来门厅找他。他仍采用老办法，假装不认识他们：“我既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在跟我说些什么。”说完便若无其事般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镀银剪刀，剪起指甲来。“象我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显示自己，就象蝴蝶和那些半人半马怪一样。一句话，我讨厌你们。”

但债主们没有理会他说的话，他们转身跟堂娜阿顺松吵闹个不停。堂娜阿顺松为人忠厚老实，一生中历尽苦难。现在回想起此事，他还要伸手摸摸脑袋，说：

“啊，太可怕了。”

他看到科特萨尔在瞧他，便感到房间内并不只是自己一人。当然不止一人罗，我真糊涂。不到十分钟前，不是他亲手给他开的门么。刚才他是想睡一觉，他太困了，需要休息一会儿。美国有个人九年没有睡过觉，那个人……

“我看得出你一夜都未合过眼，”科特萨尔说，“能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吗？”

乌里贝的眼睛一亮，说：

“难道这件事……”

“你是和几个女人一起在曼努埃尔·贝塞拉咖啡店吧。”

乌里贝微笑着，仿佛打算告诉他一件好笑的事，但他欲语又止。

“算了，这事与你无关。”

科特萨尔询问般地看了他一眼。

“我决定来找你，是因为我以为劳尔在你这儿。我们原来约定今天一早我就去他宿舍找他，我们要陪派斯去取驾驶执照，可他一直未回宿舍。这个时候或许已经回去了。”

“是的。”乌里贝说。

“你与他在什么地方分手的？”

“我也说不清了。请相信我，我要是知道，早就告诉你了。我已经忘记了。”

“你喝醉了？”

“我想是这样。实际上我……”

“那你表弟呢？”

“我表弟？”

“就是那个戴维。”

“噢，戴维……不知道。到了下半夜我就没看见他了。”

人们每次谈到戴维，乌里贝总会忘记他就是他的表弟。

他可得小心点，这样人们会把他当傻瓜的。戴维可是个感情脆弱的青年。“他祖母和我母亲……不，是他祖母和我祖母是姐妹，我真搞糊涂了。”

科特萨尔从桌子上拿起一支手枪。

“是你的吗？”他说，“没有上子弹吧。”

他小心地摆弄着。枪身很短，枪座上镶着贝雕，还涂上了细小的玫瑰花纹釉彩。

“这是一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手枪，”乌里贝说。“它射出的不是子弹，而是布条，还有那不勒斯和维苏威火山的照片和一对对情侣的照片。”

他又想到他喝醉了的情景，便又装作酒醉的样子。两个小时前，在曼努埃尔·贝塞拉咖啡店，他甩掉了炸糕店遇到的那三个女人。那咖啡店有两个出口处，他从后门溜了出来。“这个时候她们可能已经着急了。”他对着一面没有镜框的镜子（这样的镜子在他房间里足有几十面）照了照自己，知道还有醉意。他象是在演戏，头脑里想着观众。科特萨尔露出厌倦的神情，点燃了香烟。

“他已搞到了驾驶执照，”他说，“眼下他还没有钱租汽车。”

“汽车？”他又一次走了神。刚才他头脑中又涌现出一连串的回忆：酗酒、斗殴、劳尔对他的侮辱。他看了看表：一点四十分。已经晚了。在吃中饭前他得出去走走。

他准备走出门去，又看到老板娘留在桌子上的那张条子。他不理它，可又不行，他得答复她。于是，他取出自来

水笔。“安娜小姐要是打电话来，您就告诉她，我已经死了。”他拿起图钉，将字条钉在门上。

他又发起疯来，大声念着纸条上写的话。

“我已经死了。”

他拿起一包香烟，小心地将它放进衣袋里。科特萨尔在门口等着他。

“好吧，我们走吧。”

“你说你一个人去杀他？”阿古斯丁将膝盖顶住桌子的一边，将椅子往后倾斜着，说。“这倒是个壮举。怎么说呢……真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又用讥讽的腔调说：“可就是不会有好结果。”

安娜坐在他的对面，在桌子的另一边，眼睛呆呆地瞧着摇曳不定的烛光。刚才楼梯口的保险丝烧断了，小伙子点了一支蜡烛。

“你以为你已作好单独干的准备了，是吧？”

门多萨瘦削的脸上那一双眼珠瞧着她时，微微地转动了一下。

“是的。”

“你甚至还作好被捕的准备。如有必要，或许你准备自杀。”

安娜不知道阿古斯丁说这样的话用意何在。她后悔自己不该告诉他，可现在已没法补救了。

“这点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呢。”

门多萨犹豫不决地将手朝洛拉才送给他的那只金丝雀鸟笼伸过去。鸟笼不大，外面的铁丝罩是彩色的。他打开了笼门，鸟儿踌躇了一会儿，便飞出笼去。

“他们转眼间便会将你逮住的。”

“不可能。我一切都已考虑过了。”

阿古斯丁摇了摇头，打断她，说：

“不，你什么也没有考虑到。要是照你说的那么办，我可保证不了你的性命。”

他正要继续往下讲，却又停了下来，仔细地瞧着那只小鸟。它一动不动地蜷缩在笼子一边的铁丝网旁，露出无依无靠的悲伤神态，象是一只已被解剖制成标本的小动物，也象一朵已经枯萎的鲜花。

“我不懂你的意思，”安娜说。

“简言之 你的计划很幼稚。”

“很幼稚？”

“对。参与这一计划的人中，稍有头脑的人便会想到，它缺乏目的性。你也太异想天开了。”

“可得让她的头脑冷静一点儿，”他想。“这姑娘想得很多，可她应该使自己的思想条理化。”他觉得很奇怪，口又渴了起来，乌里贝的那杯烈性甜酒真够厉害的。

“你听我说，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你来这儿向我和盘托出你已考虑好的计划，可是我却提出了异议。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提一个意见：如果你的计划就是你刚才说

的那样，那谁也不会感兴趣，因为你要杀死这位绅士的动机只与你个人有关，与我就毫无关系……”

他不慌不忙地点燃了烟斗，吸了几口。

“要是此事与己无关，谁会来帮助你呢？因此，你得提出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目的，比如偷盗财物。你说他家那个女仆跟你说起过他家的保险柜，太好了。以此作为目的不就能改变你计划的面貌了吗？你可不能要求别人也跟你一样干，而不给他们得到好处……”

安娜困惑地、犹豫不决地瞧着他。

“照你这个说法，除了为了钱以外，我也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优点。而为了钱……”

“为了钱又怎么样？……”阿古斯丁说。

姑娘紧紧地咬着嘴唇。

“没有什么 我没有别的意思。”

门多萨在手指间滑动着烟斗。

“你听我说 总得有人接应你 还得给他们制造假象。要是你单枪匹马地干，你就会后退无路。你认识他家那个看门女人。人们会将这次行刺看成是出于革命的目的，那就要不了半个月便会把你逮住。说真的，我可不想当烈士。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对此事是感兴趣的，但我却不想这么糊糊涂涂地丢掉性命。再说，要是能弄到钱……”

他作了一个手势，摆在香槟酒黑色酒瓶上的蜡烛摇晃了一下。墙上的两个人影犹如吃惊的幽灵一般用双手捂住脸 身子往后退着。

“要是他们将你逮住，你就会被流放非洲，这自然是一次漫长的旅行。说真的，这太不值得了。”

房间里的酒瓶、蜡烛和坐在后面的门多萨，这一切就象映在望远镜镜头一般地映射在她黑色的瞳孔里。

“这件事我已经过周密的考虑，”她说。“楼上没有人看管。我一下楼到了街上……”

“你错了。”几年前，他与几个伙伴参加过一次偷窃，当时他也提出过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说你错了，理由我用几句话告诉你。你不是和那个女仆谈过话了吗？可要是你不跟她谈妥，谁能保证她会守口如瓶呢？你的事已经有了一个证人了，她到时就可能出来揭发你。再说，你要是打算单独干，那我也是多余的。即使我是你的知己，你也没有必要把你的打算告诉我。”

电灯亮了，霎时间房间里灯火通明。金丝雀吃惊地一动不动地瞧着他们。门多萨吹灭了蜡烛，说：

“谁也不知道别人对自己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背后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因此，随随便便地对他人推心置腹，未免太盲目了。谁也不会向你保证他不会去乱说，连我也不能保证不对别人讲。到今天为止你就埋下了两枚钉子了。这个结论，”他用怀疑的语气说，“还是在假定你还没有跟第三个人谈过的情况下得出的。”

“没有，”安娜说，“我再也没有跟别人说过。”

“那还好。可跟两个人说过也就够了。”

“要是缺乏证据的话，”安娜说，“我会矢口否认。”

“请不要那么天真。到时候你就会象金丝雀那样开口的。”

他在故意贬低她，从中取乐。两小时前，安娜想打电话给乌里贝，通过他再与门多萨联系，结果没有联系上，便亲自来到他工作室。她原以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了不起的计划，可是几分钟后门多萨使她大为扫兴，心里便感到惶惑不安。

“要是你以为我的计划是那么不好的话，那请你告诉我 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该怎么办呢？”

她说这话时，语气急促，显然是不高兴了，这反使门多萨嘴上露出微笑。他朝轻轻地拍击着翅膀的小鸟看了一眼。它刚刚才停息在一只灯罩上，身子还在轻微地摇晃着。

“要进行这样的暗杀活动需要好几个人，一个人干是不行的。进行暗杀时，要有人在后面掩护，这就出现另一个问题。比起你来，我们这几个人都具有一个有利条件：我们不会受到怀疑，因为谁也不会不相信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子弟。如果这个案件与盗窃有关，那就更不会怀疑我们了。”

安娜神情紧张地摆弄着散放在桌子上的画笔。

“你想去告诉你的伙伴们吗？”

“是的，要是你愿意我帮忙的话。请相信我，我最不喜欢说话拐弯抹角。我们的行动要迅速，要富有成效。执行暗杀活动的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这样才来得及撤出。在房子的对面将有一辆已经发动起来的汽车在等着他，这样，十分钟后他便可以到达马德里的另一端。另

外，需要的话，要有十多个人出来为他作证，证明他在那个时候就在卡拉瓦切掷骰子赌钱。要干就得这么干，否则就别干。”

安娜低下头，说：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先去通知别的伙伴。”

“有谁？”

“里维拉、科特萨尔、戴维、派斯……”

“你以为他们愿意参加吗？”

“这由他们自己决定。不过，我认为他们都盼望着干这样一件大事。要是他们不感兴趣，他们会马上拒绝的。”

姑娘犹豫着。

“光我俩干……不是更好吗？”

“不行，千万不能草率从事。要么正正经经地干，要么就不干。”

“那好吧。怎么合适，你就看着办吧。你比我更了解他们。”

房间内突然出现一片寂静，只有洛拉给的那只金丝雀唱起了奇妙的歌儿。

派斯先生工作室的那本集邮册不见了。那天下午，堂西多尼奥下班回来的路上，从古瓦斯侯爵街一个集邮者那儿买到几枚新奇的委内瑞拉邮票。正当他打算将邮票放到集邮册上时，吃惊地发现它已被偷走。柜子的锁被撬开，小

偷的手法并不高明，看来他并不打算掩盖他犯罪的痕迹。

堂西多尼奥是个办事很有条理的人。他觉得在开始查询之前，应该把此事先告诉他妻子。他怕这个案子用不了多少时间便会水落石出，因为在几个月前他便在怀疑他儿子了。这年轻人……

他一手拿着装有那几张邮票的信封，走进厨房。他妻子正在准备晚饭后吃的甜食。

“塞西莉娅。”

这时，他妻子正从炉子里取出烤好的甜面包，瞧了他一眼，意思是问他有什么事。

“那本集邮册不见了。”他说。

她不解地对他看了一眼。

“你的邮票不见了？”

“是啊，是在今天下午给偷走的。小偷撬开了柜子的锁，拿走了集邮册。”

堂娜塞西莉娅慢吞吞地擦干了双手。她手上全是面糊，在围裙里擦了一阵才擦干净。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西多尼奥想了一下。

“就在刚才。不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觉得今天中午我就发现有些异常，就在我睡午觉的时候。”

说完，他迟疑了一阵，又说：

“不过，这也许是我在做梦。”

他没有再说下去，便和她来到工作室。他们在一起看

了一阵已被撬开的锁和散落在地上的木屑。小偷并没有取走柜内的两份文件和一本设计图，却拿走了两支哈瓦那雪茄烟。

“你这样认为吗？”塞西莉娅说。

她丈夫在答话前迟疑了一会儿。

“不知道……”

他们没有再说什么，却已心照不宣，只是怕说出自己的怀疑会使对方不高兴，但又没有办法避免它。

“我们去看看他吧。”西多尼奥说。

他俩来到儿子的卧室，堂娜塞西莉娅开了灯。

和平时一样，房间里搞得乱七八糟。路易斯向来不肯多花力气。抽烟时，他就把烟头丢在扶手椅上；用完厕所后，从来不拉水箱。对别人他从不问早安，别人和他打招呼，他也不予理睬。他自私得什么事都不肯干。

床上也是杂乱无章，脏污不堪；地上满是烟蒂和纸片。堂娜塞西莉娅无可奈何地瞧着这一切。

“我整天忙得团团转，可就是没有办法把这猪圈一般脏的房间整理得干净一点儿。”

这时，她丈夫弯腰在席子上拿起一个雪茄烟烟头，放在手掌上。

“你在干什么？”他妻子问。

“我觉得这好象就是我的雪茄烟。”

在她那不在家的儿子的卧室里，她丈夫这么怀疑他使堂娜塞西莉娅感到羞耻。她生性善良，总把儿子粗暴的言

行归因于缺乏生活经验。“年轻人都是这样，”她总是这么自言自语地说，心里仍不免夸耀着自己的儿子。

“咳，雪茄烟还不都是一个样儿的么。”

堂西多尼奥将烟头拿到鼻子尖下，翕动鼻翼，使劲地嗅着。

“你说的不对，太太，我说的话是有根据的。”

她也不让步。她想，没有充分的证据，她可不能轻易指责她儿子。她想为他辩护。

“就是和你吸的雪茄烟是同一个牌子，”她回答说，“也说明不了问题。他也可以买同一个牌子的雪茄烟嘛。”

但话一出口，她又后悔了。自从去年路易斯拒绝继续他的学业那时起，她与她丈夫从来没有正式给过他钱。她偶而私下给他五个杜罗，路易斯总是连谢谢也不说一声，就把钱放在口袋里。根据他的逻辑，别人都有义务为他效劳，他用不着感谢他们。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俩都不给他钱，可是路易斯却总有钱花。他抽名牌香烟，还常常接到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日子过得非同一般。虽说她与丈夫对此产生了疑问，但从来也没有勇气向他正式提出。眼下这话不得不说了。与此同时，她丈夫也把积压在心里多时的问题脱口说了出来：

“你说他可以买烟，我倒想知道一下他从什么地方搞到钱的。”

西班牙货币，一杜罗合五个比塞塔。

塞西莉娅没有回答。她低着头，假装着在专心地观察着席子上被压偏了的几个烟头。

她丈夫手里拿着装有那几张邮票的信封，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

“对呀，他从哪儿搞来的钱呢？他不工作，什么事也不干，家里连一分钱也不给他，可他花钱的事样样都干：上电影院、抽烟、买大部头的小说……”

他伸出手指，指着放在桌子上的一排书籍，其中有：社会主义戏剧作品、法国小说和苏联小说等。

“都是这些书把他给带坏了。看了这些书，他就想入非非，头脑中产生各种怪念头，白白浪费了时间。”

他回过头来，对他妻子盯视了一阵。

“他怎么搞到钱的，难道你不知道么？”

他这话里显然含有责备的意思。堂娜塞西莉娅仍然不回答。

“不，你也不知道。确切地说，你是假装不知道，”他纠正了自己词不达意的错误。“我俩都不想知道。我们看见他从电影院里回来，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外面溜达，看到他买书、买香烟，但总是不去说他，仿佛象他这般年龄的小青年，钱包装得满满的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孩子如果有钱，我们就得了解一下他是从哪儿搞来的。”

他妻子吃惊地注视着他。

“可是，西多尼奥，听你的口气好象你已认定这集邮册

就是他拿的了。说不定不是他呢。只有等他回来，才能问明白。”

堂西多尼奥耸了耸肩膀。

“哼，不是他？那请你告诉我，究竟是谁拿的？是女佣人？是奶奶？还是格洛里娅拿的？或者是那几个小孩子拿的？”

塞西莉娅低下了头。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或许他不是有意偷的。你知道路易斯的脾气，兴许他心血来潮想看看集邮册，可柜子的门却上了锁……”

这种解释压根儿是不能成立的。她说完后，发现连她自己也不相信。堂西多尼奥感到了这一点，便利用她的这一弱点进行反击。

“你说他想看看集邮册？他从什么时候起表示了对集邮的爱好？他从什么时候起表示了对什么有益的事感到过兴趣？我们可把他给惯坏了。他犯了错误，总给他找理由开脱 说什么‘别说了 他会生气的 他会不高兴的。’可是你已经看到他是怎么报答我们的了：他把我们的话只当耳边风，到头来他还是我行我素。”

他为自己生性软弱生自己的气。和平时一样，生起气来，他便发誓说，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他自己明白，路易斯并不买他的帐，常常当着他的面顶撞他。当他发现自己对他无能为力时，便又生起气来。

他的指责表面上是针对路易斯的，实际上他是在批评

自己。堂娜塞西莉娅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想起路易斯该受到的责骂，她又可怜起他来。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实在忍受够了，往后我可再也不容忍他了。他和他的那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朋友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在外面他干什么，我不管，但在家里他不能为所欲为。我再也不允许他的朋友来我家胡作非为，弄得走廊上满是烟头，卫生间肮脏不堪，把个家搞得象个猪窝。我们只能容忍到这一步：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在外面活动，但不能来我家胡闹。政府允许他们在外面胡闹腾 这已叫人够受的了。”

他越说声音越响，弄得两个小孩子好奇地从门口伸进脑袋看看他。他们以为父母亲在吵架、殴打了。堂娜塞西莉娅将他们推出门去，说：

“走 快出去 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 快到外面去……”

几只剃得光光的小脑袋做着鬼脸很快就不见了，从走廊里传来了他们的窃窃私语声和压低了嗓门儿的笑声。堂娜塞西莉娅试图让她丈夫平静下来。

“你说得对，我们是得采取点措施。不过，我们自己首先不能操之过急，要心平气和，欲速则不达么。否则，我们可能会和孩子闹僵，而最后却发现是我们自己搞错了。把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吧。要是这孩子取走你的集邮册，他会对我说的。我们不能连事实都未搞清楚便对他大叫大嚷。”

接着，她又搬出了过去常用的一大套理由。以往每当堂西多尼奥对路易斯发火时，总是由她出来劝解：“别生气

了 别生气了。”这时 堂西多尼奥也总是顺水推舟 乘机下台。他装出认为他说的那一套理由（这些理由正好掩盖了他那软弱的个性）很正确的样子，把儿子的事交给他妻子去处理。这样一来，他以为既尽到了自己对儿子承担的义务，又顺从了他妻子的心意。

他听了塞西莉娅重复了多次的话后，只是说：

“那好 你看着办吧。你要是愿意继续宠他 也可以 可别怪我事先不同你打招呼。”

说完，他便离开儿子的卧室，连立柜的抽屉也没有打开来看一看。

路易斯回来时，一家人已坐在桌子边吃饭。他仍和过去一样，走进门来，没有向家里人问好，就一声不吭地坐在他坐的位子上。

平时吃饭他总要在餐桌上面放一本书或一张报，在上菜时边吃边看，从不去听父母弟妹们的谈话。这次他虽然没有看书，但对家里人象电影里那样的对话仍然毫无兴致。他只是狼吞虎咽地吃着送上来的一道道菜，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妈妈给他盛上汤后，问他：

“外面冷吗？”

路易斯没有回答。堂娜塞西莉娅没有再问他。她知道，要是再问他一句，他即使回答，也是没好气的。她怕西多尼奥生气。

于是，她小心翼翼地又把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路易斯不怕说谎，如果谎言对他有什么好处的话。他常常说假话，而且公开这样干。家里人会对他怎么想，他并不在意。他认为，别人不同意他的言行，他照样可以过日子。

堂娜塞西莉娅曾多次问他，房间里的扶手椅是不是他用烟头烧坏的。他的回答是：“不是。”但要是变换一下提问的方法，几分钟后问他为什么要拿烟头去烧扶手椅时，小伙子便会回答说：“因为我愿意。”前言后语虽有矛盾，但他并不在乎。

有一次，堂娜塞西莉娅对他说：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不是你烧的呢？”

路易斯的回答是：

“因为我愿意这么做。”

他就这么说了，别人也只好承认这既成事实。他们要是不承认，事情反而不妙。

快吃完饭后点心时，堂娜塞西莉娅问他集邮册是不是他拿的。她满以为路易斯会矢口否认的，因此，当小伙子朝桌子周围看了一眼作了一个无所谓的手势，回答说：“对，是我拿的”时，不禁大吃一惊。

堂西多尼奥都不相信他的耳朵了。路易斯刚才答话的腔调他认为完全是挑衅性的。他正要提高嗓门说话，他妻子作了一个手势阻止了他。

“那你拿去干什么？”

路易斯耸了耸肩膀。

“ 我将它卖了。”

、堂娜塞西莉娅的脸刷地白了。

“ 卖了 卖给谁？”

“ 这与你无关。”

他说这话的语气清楚地表明，他已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往后人们再问他时，他不会再说什么了。

难堪的沉默被一阵突然的响声所打破：堂西多尼奥站起身来，气得满脸通红地走出门去，呼的关上了门。

走出餐室，路易斯挽住格洛里娅的胳膊。姑娘这时脸黄如蜡，当她哥哥瞧着她时，她温顺地低下了头。

“ 你把集邮册给了谁啦？”路易斯问。

她没有回答。

当心，当心，当心……他正在摇晃着其中的一个汽车司机，根本无暇回过头来看一看。结果，脸上狠狠地挨了一拳，一个踉跄给打倒在地，跌得眼冒金星，头晕目眩，失去知觉。刚才几杯酒一落肚，便打起架来。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公寓里，脸上满是瘀血斑。开始时，他还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满以为自己干得还不错，胳膊、拳头都完好无损。可一照镜子，他就惶恐起来。然后，他慢慢地觉得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崩溃了：那是对自己的迷信。醉意还未全部消去，心头笼罩着一阵难言的惆怅。他躺在床上，脸上贴满胶布，身上涂满碘酒。乌里贝去看他时，他苦笑着对他打了个招呼后说：“他们打赢了，‘丹吉尔’。我当时喝醉了，他们

是从背后打我的，但他们总算是打赢了我吧。”他说话的语调很悲凉。这是“丹吉尔”没有听到过的。他躺在床上，为自己的伤口生气。他整整有十天没有出门。在这十天时间里，“丹吉尔”一直待在他身边，连一分钟都没有离开过。他给劳尔吃鱼片、野蜂的蜂蜜，在伤口上涂上了融化了的白蜡和油膏、软膏等，这些药物的效用只有“丹吉尔”自己知道。他很迷信，相信巫术和护身符。劳尔仰卧在床上，任其摆布，心里并不相信他能治好自己的伤。只有当伤口通过他的治疗如期愈合后，劳尔才相信，乌里贝真有魔法。“如果我们不去掩饰这个世界的罪恶，它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我们要竭力藏匿自己，让不是属于我们的某个人在我们的周围出头露面。我们在烦恼的小道上还得走到什么时候呢？”劳尔终于笑了，他张开厚厚的嘴唇，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和健康的鲜红的牙床。对呀，得走到什么时候呢？还得走到什么时候呢？从那天起，已过去好几个星期了，在这期间发生了不少事。这时，他又绘声绘色地给伙伴们讲起了那天夜里在炸糕店里发生的那场斗殴。他的一只手还绑着绷带，伙伴们问他为什么会受伤。

“你们为什么会打起来的？”戴维问。

帽子歪戴在后脑壳上的里维拉（他就是在咖啡馆里也从不脱帽）吐出一团烟雾，让它在自己的面前绕着圆圈儿。

“为什么？”他说着，用多毛的双手松了松领带的结头。“我这次打架还不是为了这个胆小鬼？”

他用手指了指乌里贝，后者的身子裹在一件带毛皮翻

领的绿色天鹅绒短大衣里，活象一个蜡制的玩具娃娃。他伸出一只洁白的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手为大家祝福。

门多萨给大家发了纸牌后，便在桌子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

“他干了些什么？”他问。

里维拉将身子靠在扶手椅上，嘴里叼着一支香烟，香烟使他那才刮过胡子的下巴看起来成了两部分了。

“你们能指望他干些什么呢？还不是和往常一样，挑起斗殴，然后逃之夭夭。可是苍天有眼，这会儿他可也吃了亏啦。”

接着，他便象述说伟大的英雄业迹一般眉飞色舞地讲述了斗殴的经过。

“更糟糕的是，”他说，“这胆小鬼不但不对我表示谢意，我说了他几句，他还觉得十分委屈。我把两个家伙的脑袋都快劈成两半了，可他连一个手指也没有动一动。再说，这祸是他闯的，因此，打完架后，说他几句也不为过。可他就是不干 这胆小鬼板着脸 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打火机发出的淡淡的光线照在乌里贝的脸上，他的脸色看起来比平时更为苍白了。

“我跟那几个娘儿们走了。”他说。

里维拉做了一个瞧不起他的鬼脸。

“这么一来 女人们都帮你说话了。”

乌里贝从口袋里掏出一朵布花，将它插在衣扣眼儿上。

“她们都喜欢我，”他说。“跟我一交谈 她们都爱上了

我。我给她们玩了魔术：五彩炼丹术。我也喜欢她们，在紫色灯光照射下的房间里，我给她们每人的胸脯上系上丝带。我给那个面貌奇丑的娘儿们脸上包上了绿色的纱巾，使她自己觉得又年轻又好看。我给她们每个人吻了吻手。吻完了，她们仿佛把童贞献给了我，我给她们每个人的枕头上放了一束白玫瑰。她们喜欢我，是因为我使她们相信，她们是与众不同的。我骗了她们，给她们施了魔法。”

他说这话时，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就连劳尔也不不得不对他表示钦佩。

“可是，科特萨尔说：“今天上午你却没有赴约。”

乌里贝作了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手势。

“今天上午我是没有去 因为我讨厌早上会面。”他本来就长着一张玩具娃娃一般的脸，再加上一双又白又小的手，说这话时，他的模样更象童话中的人物。“在大白天，那几个女人看起来十分粗鲁平淡，皮肤很粗糙，嘴里象梅毒患者一样掉了牙齿。我在口袋里放着几个假面具，那是用丝绸做的，十分精致，假面具的脸部露着冷笑。我还建议她们在灯上挂上纸做的灯罩和五颜六色的彩灯。我带着几只象蜻蜓翅膀一样透明的翅膀，但她们没有理睬我。她们露出了真面目，十分可怕。”

他一边说，一边降低了声音。说完，朝阿古斯丁看了一眼。

“喂 你看见安娜了吗？”他问

门多萨已经装满了只是在吃完晚饭后才吸的烟斗，费

劲地点燃它。

“看到了 她到我画室里来了。”

“她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我想你没有在她面前谈起过我吧。她给我打过电话，当时我喝醉了，不知给她留下了什么话……”

“嘿，别担心。”

他说话的语气十分随便，给人的印象是此事与他无关。他离开自己画室时，买了一张晚报。这时，他便将报纸摊在桌上。报纸用大字标题报道了“革命党人挑起的骚乱”。

小派斯 低下头看起报来，金黄色的卷发披覆在前额上。

“有件事你们知道吗？”他突然问道。“那个加那利群岛人贝坦科尔特两天前被捕了，他是我妹妹的朋友。”

里维拉突然很感兴趣地看了他一眼。

“贝坦科尔特 你怎么知道的？”

路易斯在戴维递给他的烟盒里拿取一支烟。

“是我妹妹亲口对我说的。她都快急疯了，因为她认为当局会审判他。据说他和其他四人是在圣赫罗尼莫街的一座楼房里被捕的，原因是非法拥有武器。”

说完，他停了一会儿，看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他知道戴维爱他妹妹，他想知道他对自己的话的反应。

即 路易斯·派斯

“他象是发了呆，”路易斯想。

“我从来没有想到海梅会和革命党有什么关系，”劳尔说。“在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一起上高中，他每年都获操行奖。他家和我家一样，都是很右的。”

他的帽子歪戴在后脑壳上，皱着眉头，浓密的八字胡呈倒“U”字形，两只圆眼珠象两颗黑色的玻璃球，脸上露出如此吃惊的表情，以致在座的人中有人笑了起来。

“那他们是怎么抓住他的？”科特萨尔问。

派斯耸了耸肩膀。

“不知道。看来此事连我妹妹也不太清楚。我看那楼房里一定有一座小小的武器库。有人去告了密，警察便直接奔赴窝藏武器的地方。那儿放着一尊布拉格的圣婴像，目的是为了转移视线。”

“被捕的其他几个人是谁？”

“格洛里娅也不知道。其中的一个好象叫辛，就是那个烧坏了双手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个绘图员。”

消息使里维拉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他把脑袋往后一仰，撅起嘴巴，在手指间转动着烟卷儿。每当他试图给自己解释自己不理解的、兴许使自己感到屈辱的事，他总要苦笑一下。

“我从这么大就认识他了，”他用两手比划成大约一个胎儿那样的高度。“我们每天早晨一起上学。那时节他是个瘦小的孩子，下课时从不玩耍。他什么都害怕：怕逃学、怕加那利式摔跤，连在海滩上洗澡他都害怕。”

乌里贝竖起他那丝绒短大衣的毛皮翻领。

“总之，”他说，“他当时比你聪明。”

“不错，他是比我聪明，但他很文静，不爱活动，同时，也有点儿胆怯。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惹我生了气，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你对什么人都狠狠地揍一顿，”乌里贝说。“这点你就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

劳尔镶嵌在白色角膜里的两只黑眼珠看起来象是两个黑洞。

“你想不想给我闭嘴？”他大声地说。

他长长地吐出一阵积存在肺部里的烟雾后，接着说：

“三个月前，我在格兰比亚的一家咖啡店里见到了他。他还是那副斯斯文文的样子。他对我说，他在学法律，我还以为他是个用功读书的学生呢。我开玩笑似的谈起他上中学时勤奋学习的情景。分别时，我们象老朋友一样握了手。现在他反倒给关进监狱里去了。”

这消息使他感到自愧不如。他说“现在他反倒给关进监狱里去了”这句话的语气就象别人在说“现在他反倒比我强了”的语气一样。

“看来这消息并不使你痛快。”科特萨尔冷嘲热讽地说。

里维拉停了一会儿才回答：

“嘿，使我不愉快倒不至于……但这消息确实使我吃了一惊。瞧他那斯文的模样谁会相信他会卷进这些麻烦事里

去呢。”

门多萨把晚报折迭了一下，这样，那大字标题显得更醒目了。

“问题是，”他说，“谁也不敢彻底地卷进去。比如说，我们这些人中间就没有人敢做点有意义的事。”

他记得在他们去年秘密出版的一期杂志上，最后的一篇文章里说：“一种思想若不能将它的原则变成直接行动的准则，那是虚假的和有害的。”

“是啊，”小派斯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气愤，现在他很想成为有用的人。

“我们很早就说要做点什么，但却让别人赶在我们前面了。”

阿古斯丁一口喝下了一杯杜松子酒。

“对，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儿。无论是我们还是辛的朋友们都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我们成立阿蒂卡时，就主张行动。鲁蒂、豪尔赫他们这一伙讥笑我们，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说得也有道理。他们虽然也没有行动，但这不能作为我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应该成为我们加紧行动的动力。我们如果这样回家，便会一切如旧，人们会把我们看成是离群的羊羔。”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酒，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听众：只有乌里贝没有听他说话。他正歪着脑袋，对坐在他一边的那个金发小伙子悄悄地说些什么。那年轻人名叫安赫尔。“他那

个模样，阿古斯丁想“正和他的名字相符<sup>①</sup>。他要是身穿白色长袍，手执鲜花，遨游于太空，真象个天使。”

“你难道不这样认为吗？”他问戴维。

年轻人回答他的问话之前先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他脸色苍白得象是涂了一层面粉，两只瘦小的手一刻不停地在摆弄着什么。

“我也这样认为，”他回答道。“家里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筵席，杀牛宰羊，宾朋满座，还为我们准备了仆役，专等我们这些游子回去，父亲甚至还会亲临路口迎候我们呢。”

“是呀，”门多萨说，“这正是不该发生的事。”

“可是这样的情况却非常可能发生，”派斯打断他说。“其结果我们就成了我们家族的孝子贤孙。”他已与安娜交谈过几次，从她身上吸取了教训。“人们世世代代都是这么做的。父母亲规劝子女要安分守己，子女总不听劝告，我行我素。他们东奔西闯，走入歧途，最后仍只好满含眼泪，回到老窝。这就是尽人皆知的人间喜剧的结局。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严肃地行事。”

他说得十分激动，连邻座的几个有钱人都中断了他们的谈话，听他说话。

“说得对。我们都是寄生虫，”科特萨尔说，“但我们又能干点别的什么呢？”

“首先要割断与家庭的联系，”阿古斯丁语气温和地说。“如果我们真想合乎情理，继续前进，我们就得破釜沉舟。”

<sup>①</sup> 安赫尔，西班牙文意为天使。

他发现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那一双双眼睛在打火机的光线照耀下，反射出鬼火一般的青紫色的磷光。

“只有通过某一不可改变的、彻底的、使我们往后都不得不继续干的行动才能保证我们不是在闹着玩儿的。这是一次使自己无法逃脱责任、后退无路的行动。直到今天我们只满足于说大话。我们要通过这次行动后，能够说：事已至此 往后再不干也不行了。”

“最要紧的是确定什么样的行动。”戴维说。

派斯点燃了一支香烟。

“目的已经明确了 主要是要解决具体方法问题。”

“对，”乌里贝说。“那我们打算怎么干呢？”

他提这个问题时态度十分随便，连头也没有回过来。这当儿他正在听那金发青年告诉他一件秘密事儿，脸上露出笑容，伸出一双赛璐珞一般的小手，作出拒绝的姿势，好象他听到的那件事会使他出丑一般。里维拉瞪了他一眼，这目光是从他两只洞穴一般的眼睛里射出来的。

“依着你这个头号胆小鬼干 还不是扒开屁股让人揍！”他说。

咖啡馆里产生了一阵骚动。

“好了，别斗嘴了，”科特萨尔出来调解。“我们来这儿不是来谈屁股的。你们要谈最好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谈。”

劳尔生气了。他解开了衬衣扣子。

“我刚才说这话并不是有意使大家不愉快的，”他说。

“我只是想揭露乌里贝的真相。”

一阵沉默。人们那好奇的探询的目光一齐集中到门多萨身上。

“对，问题就是要决定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实际上这是唯一的一个问题。”

说完，他用手指摸了摸下巴。他正面对着灯光，在头发和胡子的映衬下，他的面色显得难以置信的苍白。

“这几天得到的经验教训一定会使我们学到一点儿东西：人多嘴杂，容易受骗上当。要能有效地行动，非有一个人少但组织严密的小组不可。”

小派斯的眼睛亮堂了。

“那到底怎么干呢？”

门多萨迟疑了一会儿。他认为步子走得太快了，还是慎重点儿为宜。

“今天说得已经够多了。”他心里说。

“具体怎么干，往后再讨论决定。一开头就需要每个人发挥作用。如果每个人对自己有信心，就没有问题了。就这样吧。谁要是疑虑，可以随时退出，小组里可容纳不了胆小软弱的人。一旦参加这个小组，就要坚持干到底。”

他头脑里忽然想起他那孤单地度过夜晚引起的烦恼、睡觉、酗酒、无所事事。洛拉曾答应去找他。次日，他感到仿佛自己已经被困在他自己建造的迷宫里了。

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继而，谁瓮声瓮气地叫了一声。原来是乌里贝从他自己翻领上取下那朵布花，拿它

指着模样儿象天使的那小伙子。

“你们瞧他 你们瞧他。”

他面部露出悲剧演员的表情，维妙维肖。他瘦骨嶙峋，面如白纸，象一个笨拙的玩具娃娃似的两手几乎贴着身躯，用布花指着那小伙子。穿着那件丝绒短大衣，他就更瘦小了。

“他刚才要我去干一件不能干的事。”他大声说。

这意想不到的这句话反倒缓和了刚才谈话引起的紧张气氛。门多萨也感到轻松了些。邻桌的人们都笑着瞧着他们。

那金发的小伙子给弄得莫名其妙，他抗议说：

“我……我是说……”

乌里贝捂着耳朵，说：

“别解释啦 别解释啦。”

说完，他手里拿着糖果店里常用的纸板托盘，在咖啡馆的桌子间走来走去。他知道里维拉在看着他，便更起劲地装起疯来。

“我的腿坏了……嘘……腿坏了……”

顾客们虽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是啊，我的腿坏了……我是跛子……生下来就跛……”

他走到咖啡馆的中间。在气灯青紫色的光线照耀下，他的脸部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

“他是在模仿匪盗影片上的角色。”科特萨尔微笑着跟邻桌的顾客们解释着说。

那身穿绿色丝绒短大衣、身材瘦小的人摇晃着跌倒在地，做了一个悲痛的鬼脸。

“啊，约尼……我这不是有意的，我向你起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我开枪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就是你，约尼……你想想，在罗科萨斯时，我们一道在松树下玩耍……那时，我们就象亲兄妹，约尼……我……向你起誓……不 你不能死……约尼 约尼……”

他痛苦万状地跌倒在地，旋即又一跃站了起来。

“啊呀 我喝醉了。”

大家都鼓起掌来，连里维拉也不例外。咖啡馆的老板开始时以为这样一闹腾会把顾客给吓跑了，他本来打算请他不要演下去了。可这时他看到乌里贝却赢得了顾客的一片掌声，便赶忙过来向他祝贺。

“给 喝下这杯酒 我请客。”

乌里贝高高兴兴地喝下了酒。

伙伴们开始分手了。科特萨尔先站起身来，其余的人也赶紧学他的样子。刚才给乌里贝一闹腾，人们的话又多了。

走出店门，乌里贝挽住里维拉的胳膊。

“哎呀 劳尔，他说，你刚才真的生气了？”

看到他的同伴还在生气，他便不再说下去了，嘴里哼起一首民歌：

我们快跑吧，  
月亮是我们的同伙。

他们走到闪闪发亮的柏油马路上，便与团伙的其他人告别了。见他朋友没有说话，乌里贝知道他已原谅了自己。

“听我说，”他对里维拉说，“我们干嘛不去痛饮几杯？”

## 第二章

格洛里娅觉得生活本身与她父母跟她讲的完全不同，姑娘早就发现了这一点。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这使她自己都感到吃惊。那时，堂西多尼奥带他们兄妹俩去一个叫瓜达拉哈拉的小镇上过暑假，她有机会看到她家小楼以外的天地。同时，她也得到证实，她哥哥给她讲的话并非荒唐无稽，反比她父母告诉她的外部世界更符合实际。那是个灰色小镇，是毒蛇和蜥蜴栖息的地方，只有紫茉莉和天竺葵，却反给它增添了一点绝望的色调。就在这样的小镇上，路易斯第一次跟她讲起了他那个团伙的秘密。这是个凶残的暴力集团，这个集团的人都十分狡猾，从不说真话。他们常在山上的草垛边，在生了锈的废弃农具旁或空麻袋边召开“螃蟹”会议。这是个令人生畏的小集团，他们常常砸碎路灯，偷吃街上小摊贩的水果，偷盗教堂里施舍箱内的钱币，追逐一对对躲在私人小花园黑暗角落里的情侣。这些万能兄弟会的人行动时使用假面具、带风帽的斗篷、折刀和匕首。要参加这个秘密集团得经受住一切考验：参加者要表明有能力从一个老陶器工人那儿偷到一团伙的成员自称螃蟹。

只瓦罐；能从食品店的门上摘下门环；能刺穿邮差放在旅店门口的自行车轮胎；还能干出其他一系列类似的恶作剧，有的下流得令人难以想象，有的表现了对现实的讽刺和嘲弄。

考虑到格洛里娅是个女性，未经考验便被同意入会，成了万能兄弟会的女会员，并不止一次地主持过新会员的入会仪式。路易斯的绰号叫游隼眼，他带着丝织假面具，身穿紧身上衣，手执鞭子（其实是水箱的一根链条）严惩那些反对兄弟会的人。格洛里娅也曾参与对那理发师的儿子的惩罚：用折刀在他的手臂上划了几道伤口（折刀先在格洛里娅手里拿着的插在啤酒瓶上的蜡烛上烧了一下，消了消毒）。划破伤口后，小伙子保证不把此事往外讲，才被释放。

这时，堂西多尼奥和堂娜塞西莉娅与路易斯虽近在咫尺，只相距一百米，实际上却远隔千里，谈不到一起。他们俩正坐在前厅的摇椅上，翻阅着报纸和杂志。父亲每天总要对路易斯指责一番，说他不学习，不配来小镇避暑度假；还说为了他能避暑度假，他曾花费了多大的力气。他受教育的结果难道就是这样吗？是的，就是这样。那花了钱让他在中学里学习又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学了数学无用，学了物理和几何也一无用处。父亲就这样唠叨个没完没了。老祖母坐在他一边，头戴一顶压发帽，活象在故事书的封面上见到的老太太。她常常跟他讲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一些软绵绵的象是塞了棉花一样的人。在那个世界里，花草会对人们对它们浇灌表示感谢，鸟兽则会对孩子们在它们背上的抚摩答谢说，他们以后将升入天堂。在这个世

界里，也有没有母亲的穷孩子。对这些孩子要爱护他们，怜悯他们；对那些贪吃的长得矮矮胖胖的人要为他们祈祷，但路易斯却对她说要蔑视他们。他常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在麝香石竹花花盆上小便，结果第二天花儿都给烧死了，就连他老祖母那慈祥的眼泪也没有使花儿复活。他们还设置圈套捕杀鸟类，在蚂蚁洞口堵上水泥，朝乞丐身后扔石块，给咖啡店的那个瘫痪的孩子撒满牛粪。

回到马德里后，他象是又回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时，路易斯要父母给他钱才答应表现得好一点。比如，来客时在餐桌上彬彬有礼，父母亲给他五个比塞塔；祖母睡觉时不在走廊上唱歌，给他一个半比塞塔。格洛里娅瞧着他这么干，但没有说什么。一天，兄弟姐妹四人将塞在一只大枕头内的竹叶全都倒在天井里，气得堂西多尼奥整整一个下午将他们锁在卧室里。于是，路易斯将他的弟弟妹妹脱去衣服。时值寒冬，那两个脱光衣服的小弟弟趴在窗台上，全身发抖哭叫着：“冷啊 冷啊。”行人见此情景大吃一惊都站在窗下观看。“都是爸爸不好 他处罚我们。”人们赶紧走上楼梯，弄得堂西多尼奥十分难堪。

“你今天干的事真使我难以想象，你太无耻了。在你身上难道还有我的血统？”说完便呼的一声用力关上了门。格洛里娅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关门声。墙上的杜鹃鸟挂钟嘲弄般地敲响钟声，唱机的机头象一条笨拙、固执的昆虫在唱

① 这种木钟有一只木制的杜鹃鸟定时出来报时。

片中间爬行。这时，时间好象已经停滞，只有杜鹃鸟挂钟的钟声和还在转动的唱机发出的声音表明家里还有生命存在。刚才那场争吵就象肮脏的灰色蝙蝠一样消失了。老祖母膝盖上放着一本祈祷书，在大声地朗读：“谁说万物不是上帝创造的？”大家一齐回过头去，因为祖母的声音好象变得大家不熟悉了。格洛里娅认为，就连她的身影也变了，仿佛是有人借着她的口说出这样的话来的。从那时起，已经整整过去了五个年头，但格洛里娅永远也忘不了那些时刻。

路易斯变得越来越放肆了。“是这样，他是越来越无拘无束了。他什么都看不上眼，和大家的关系都闹僵了。这样做当然得有勇气。他还乱要钱，要他尊重他人，就得给他钱花。”每当母亲说“冷静点 西多尼奥 孩子还小呢”的时候，格洛里娅总是这么说。她的这番话好象是给多年来家庭里一直在演的这场喜剧配的乐曲。路易斯确实是这样，而且还不只如此：“他还是你的榜样。有了他这样的榜样你才能确立自己的生活道路。”贝坦科尔特对她说。“这也是弟妹们拥有的一个优势。”这一切都是事实，路易斯对父亲失去集邮册时的问话的回答就是明证。她真想好好地谢谢他，这倒不光是因为这集邮册的事，而是因为他将她从如贝坦科尔特说的“就连对生活的看法也是从别处借来的”这样一个天地里解脱出来。可是，当她正想对他表示谢意时，头脑中又产生了纷繁的念头与思绪，她未能这样做。海梅曾经对她谈起过什么“狭隘的道德观念产生的悲剧”，她眼下

所处的情况是否这样，她还不能肯定。她决定暂时不向他表示谢意。

但是，她总是觉得她欠了他的情。她曾跟他旁敲侧击地谈起过集邮册的事，路易斯没有理会她。看来得象海梅说的那样‘直截了当地’跟他谈谈。

她等大家都走了后，才跟他说话。他觉得这象是个奇迹。

“跟我去散一会儿步吧，”她说；“我有事跟你谈谈。”

“好吧。”

他们默默地穿上大衣，走到门口。堂娜塞西莉娅嘱咐他们：

“穿暖和点儿，外面风大。”

他们走到街上。

格洛里娅走在右边。她没有说话，心情显得有些激动。她看着哥哥的双脚在铺满栗树枯叶的路上走出一条小道来，然后用颤抖的音调回答她等待已久的问话。

“你拿那集邮册去干什么了？”

她在回答前先清了清嗓子。

“我把它交给苏亚雷斯啦，他又卖给了一个集邮爱好者。”

“卖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只六百比塞塔。”

“是给贝坦科尔特的吧？”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还关在牢里吧。”

姑娘回避了他的目光，显得惶恐不安。

“这钱也没能起作用。看来象他这样的案子保释还不行。不过，赫拉尔多说不久会释放他的。另一个以同样罪名，即非法占有武器而被捕的人十天后就释放了。”

路易斯点燃一支香烟。风大，他虽用双手挡风，火柴仍给风吹灭了，他只好站到一家人家的门廊下。

“那么钱呢？”

“那六百比塞塔？”

“是啊。”

格洛里娅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

“你需要这笔钱？”

路易斯吐出嘴里的碎烟丝，说：

“嗯。”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可我……那天已把这笔钱交给赫拉尔多啦。”

“你刚才不是说已不需要这笔钱了？”

“是不需要了。可是，欠下了债……”

她犹豫了一会儿，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他家里一分钱也不寄给他，父母亲在生他的气，要他回去。他自己永远也不会接受这笔钱的，可我通过赫拉尔多了解到他手头十分拮据……”

她乞求地向他瞥了一眼。

“你太愚蠢了。”

小伙子从嘴边取下烟头，往地上一扔。

“你是个傻瓜。”

“他欠了不少钱。”她说。

她哥哥没有理会她的心意。

“欠了钱，欠了钱，这只能去跟祖母讲，兴许她会相信你。”

格洛里娅顿时满脸通红。

“这钱或许……还没有花掉。你要是同意的话，今天下午我就去找赫拉尔多，跟他说我要钱用。我会跟他说……”

“我需要五百比塞塔。你要是能要回来两个雷阿尔<sup>①</sup>，就不错了。要回来就放在你自己的口袋里吧。”

“你需要的话 我……”

“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是心血来潮，随便跟你说说的。”

他说话的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是一个背叛了家庭，既不承认父亲也不承认母亲的人说话的语气。他越来越无耻了。天哪，我得忍受到什么时候啊！格洛里娅将一只手捂在心口上。

“我向你保证，我确实没有钱，我是把它给了赫拉尔多了，请你相信我。你要是愿意，眼下可立即打电话去问他，就到那家酒吧去打……”

牡蛎。开胃的酒。送货上门……他头脑中又想起了堂

① 西班牙辅币 四雷阿尔合一比塞塔。

西多尼奥的话：“一个没有道德、缺乏尊严的人，怎么能独立生活下去呢？怎么能……”

“请原谅……这话谁都能说。那天夜里我完全可以撒手不管，让他们抓住你，然后再对你说一声请原谅。我真想让他们抓住你，看看会怎样对付你。”

他俩走到阿尔卡拉街，贴着雷蒂罗公园的铁栅栏，朝西贝莱斯走去。

“是啊，我也完全可以把话说清楚，以摆脱自己的干系，可我没有这样做。今天夜里我可以把集邮册的事解释清楚，还可以把你跟别人胡搞的事告诉他们，然后再向你表示歉意。”

他轻蔑地笑了，同时，微微加快了步伐。走在他一边的格洛里娅为了跟上他，也不得不加快了步子。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差一点儿都快流出眼泪来了。

“好啦，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你马上就走开吧。”

说话时他眼睛直视前方，连看也没有看她一眼。见到她还没有走开，他的脸色又变得温和了一些。他挽住她的手臂，减慢了步伐，与她肩并肩地走着。

“算了，把我刚才说的话忘掉了吧，那是随便说说的。”

淡蓝色的天空，树叶开始慢慢地变黄，屋顶上飘过几缕丝绸般的薄薄的白云。他们又默默无言地走了一阵。

“啊，忘记了一件事，”小伙子忽然说。“你就在这几天，最好是今天或明天，给戴维打个电话。”

他漫不经心地说出的这句话，使格洛里娅大吃一惊。六

个月前，对，就在五月，路易斯曾在街上看到她与戴维走在一起。回到家里，他便劈头盖脸地给她提了一大堆问题，诸如：“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她没有回答他。每当她与路易斯有不同看法时，她总是喜欢保持缄默。她哥哥从来也不喜欢平心静气地对人说话，总爱用一句话就把对方给压下去。这会儿她只是跟他解释说，要是有人过来同她打招呼，她总不能头一扭就跑吧。“再说，戴维并不是我喜欢的人。或许他爱上了我，也许是这样。但我只把他当朋友看待，只作为一个好朋友对 就把他当好朋友对待 可是……”路易斯打断了她的思绪 他以他特有的轻蔑语气说：“戴维 嘿 老实得象个菩萨！”但是 现在路易斯居然要她去找他。

“什么事使你产生了这样的怪念头？”

说完，她怕哥哥会辱骂她，但她却吃惊地听到他说：

“我以为他爱上你了。”

“爱上我了？……可我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了。”

“那好。从现在起，你得跟他常常在一起，直到我另行通知你时为止。”

他说这话时，口气是干巴巴的，根本不去理会对方思想上的反应，这使格洛里娅感到惊奇。

“我们也许久未见面了 我认为……”

“你怎样认为，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请你帮个忙，仅此而已。”

她惶惑地低下头。

“我自然应该帮你的忙。我只是说，要是你给他打电

话 叫他来会容易得多。”

“ 也好。今天下午我就请他到家里来。到了家里，就该你想办法对付他了。 ”

她又想起了万能兄弟会的活动。她曾作为秘密使者被派到危险地区，传递她获得的敌人的情报。

“ 我是不是该向他打听点什么？”

路易斯摇了摇头。

“ 不必了，你只要与他出去走走就行了。我得提醒你，他已经知道海梅的情况，因此，你最好别在他面前谈起海梅的事。你只要对他温柔一点就行。 ” 他嘲弄般地笑了笑说。

“ 她周围的人都喜欢她，我敢说，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 堂西多尼奥说。去年，他曾请一个很有出息的小伙子来家吃饭。他想把女儿嫁给他。这时，路易斯（从他四岁起堂西多尼奥便把他看成是背在背上的沉重包袱）问那客人家景是不是富有，他父亲有没有定期收入，还用揶揄的语气说他妹妹颇具“ 贤妻良母 ” 的品性。“ 谁娶了她都会断子绝孙，只有想断子绝孙的人才会…… ” 现在，格洛里娅已将她哥哥的这番话弃诸脑后。他们俩走到了邮局门口，小伙子作了一个手势，打算与她分手了。

“ 我们以后再谈吧。今天下午我给你打电话。 ”

“ 你要走？”

“ 对 我有事。”

“ 那钱呢？你如果需要的话…… ”

“ 你不用操心了 我能弄到的。”

他吹着口哨走远了。他走到格兰比亚的第一家咖啡店，来到洗手间，向管电话的女人要了一张卡片，投进电话机内。

“您能叫戴维听电话吗？”

“您是谁？”

“派斯。”

他将电话听筒放在桌子上，对那管理卡片的女人看了一眼。她正在放在怀里的那堆杂物中寻找什么，嘴里轻声地诅咒着。过了约一分钟，他将听筒放在耳边。

“你是戴维吗？我是派斯。喂，明天下午科特萨尔来我家。他买了几张电影票，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有什么好电影吗？”

“不知道 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你什么时候等他来？”

“下午六时。”

“那好 我一定来。”

“我等着你。”

“好的。”

戴维刚说出“谢谢”两字，路易斯已挂上了电话。他两级并作一级地跨上楼梯，脸上露出微笑。“现在，我只缺钞票了。”他想。

走到街上，他一招手，拦住一辆出租汽车。

“上诺维西亚多。”

坐上出租汽车，他打开手绢，里面包着他祖母的一只金

戒指和他两个弟弟行洗礼时用的两块圣牌。他用鉴赏家的眼光分析着这些金器的成色。

“这些玩意儿不知值多少钱呢？”

他透过玻璃对出租汽车司机说：“加快速度。”

那天下午，安娜与那个女仆谈判了整整两个小时。在她快失去耐心时，女仆终于向她说出她需要了解的情况。女仆有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未婚夫。那天他也参加了谈判，脸上露出不信任的神情。他是曼恰的农民，皮肤象经过焙烧的朱陶，两手不停地转动着他那顶贝雷帽。安娜说，保拉朝她走了过去，从她撅着嘴那愁苦的样子看来，她是克服了自己思想上无数的阻力才这么做的。她有些手足无措，颤抖着身躯，象是有些害怕……

“‘好，’她对我说，‘只要不伤害先生 我同意干。您不知道他对我有多好。我在他家已待了有六个年头了，他从来没有训斥过我。请您相信我，他可是个知恩图报的真正的绅士，谁对他的关怀照顾他都不会忘记。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您懂得我的意思吧。偷他家的东西是一回事，要加害于他……怎么说呢，要杀死他又是一回事。要是干后一种事我绝对不能帮忙。我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一心只想成家，生儿育女，不想给牵扯到这些事情中去。’接着她又对我说，她自幼为人清白，生活井然有序，她已故的祖母还教育她，要热爱他人和一切低贱的事物：‘我是个没有文化的妇女，但对家庭生活却异常地热

爱……，”

安娜于是对她说了三通安慰她的话，承认她为人正派，赞扬她感情真挚、心地纯正、善良。最后还千方百计地向她保证，决不会做出有损于她的事。

“那天我真把好话都说尽了。一开始我就发现她未婚夫站在我这一边，这只要看一看他的脸相就够了：狭窄的前额，嘴唇又肥又大，浓密的八字胡修剪成板刷的模样，一双淌着眼泪的眼睛流露出贪婪的眼神。他的身材长得确实不错，腰细背宽，但脑子却象蚊子脑袋一样很不发达。我装作跟保拉说话，实际上是跟他说的。我利用他天生的内向性格捏造理由说服他。她目不转睛地瞧着我。她是个身躯肥胖、脸上涂满脂粉的女人，嘴巴不停地称颂着万能的上帝，还一个劲儿地称道自己的诚实。‘这是个特殊的情况，’我对她说。‘您就要结婚了，可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对她微笑着，她高兴了，粗黑的眉毛边的皱纹舒展开来……”

安娜说着话。她不再在房间内踱着步了，便在平时模特儿坐的一张扶手软椅上坐了下来。在就座前，她得将放在椅子上的干了的画笔和阿古斯丁忘在那儿的一把匕首挪开。门多萨面色冷漠地斜靠在画架上，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宛若要给她画像。

放在桌子上的一只盛着黄颜色的水的碗里，飘着几朵没有叶子的玫瑰花。“这是一个女朋友送来的，”阿古斯丁对她说。呈方形的天花板在房间的四角里都快耷拉到了地上，离地只有两拃高了。几只活页夹里夹着一大迭舞蹈设

计图。在一只航海用的旧皮箱上放着一条黑丝绸芭蕾舞短裙。

“我给画涂上颜色 你不会在意吧？”阿古斯丁问。

她摇了摇头。她脸部光洁，但面色苍白，仿佛由脸部皮肤吸收了傍晚时那灰白的天色，使皮肤本身也变成了这种颜色一般。穿在衬衫外面的毛线衣敞开着胸前的扣子，一对发育良好的乳房显示了她青春的活力。

她继续讲述着那场与保拉的谈判。她说开始时差点鱼儿脱钩，后来经过努力，又争取到了主动权。然后，又象渔翁一样有意松了松钓竿上的线，让鱼儿在水中挣扎，直到它精疲力尽。

“……‘我在瓜尔纳尔家干活已有六个年头了。’保拉对我说。从她反复强调干活时间的那种语气，我立即看出她是喜欢用私人感情进行交易的女人。从而我得出结论：她打算从我这儿索取较高的报酬。‘六个年头了，您一定懂得这个时间可不算短了。虽然那不是自己的家，但已产生了感情，家具、陈设都已十分熟悉，我就把他家当自己的家一样对待。再说，先生对我一直很好……每逢圣诞节或东方朝圣者节 都对我有所馈赠。您瞧，这两只耳坠就是他去年送给我的，是纯金的。’你要是能听到她说话的语气就好了。她似乎已陶醉于他对她的关怀和同情中了。我让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的未婚夫坐在一边，皱着眉头，专心地

纪念耶稣降生时从东方来的朝圣者，时间在一月六日。

听她说话，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前一次谈判时，我们已商定我给她两千比塞塔，可保拉认为太少……”

于是，双方开始讨价还价。据安娜说，直到上午十时左右才结束。安娜坚持原来商定的数字，可保拉说，她得冒险，还说她跟那老头儿交情深厚，这样贸然背叛于他，内心感到十分痛苦……

“……于是，我答应从我们这次行动中得到的好处里再给她百分之十。这笔钱加上预先付给她的两千比塞塔，他们便可以在她未婚夫的所在地波多雅诺买一小幢房子了。保拉说，要是我们偷盗不成，这百分之十便会成为泡影；再说，又有谁能保证非给她百分之十不可呢，说不定我只给她百分之八、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五呢。我回答她说，她要是害怕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她未婚夫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她说这可不行。‘我们不想卷进这样的事里去。我未婚夫是个老实人，他需要钱成家，但他不喜欢去冒险。她希望我们动手干的时候，她已在波多雅诺。虽说她已在主人家干了六年，也取得了老头儿的信任，但她总害怕在她离家不久便发生盗窃案 这样会引起怀疑。’”

安娜伸出一只手，捞出飘浮在碗里的黄颜色水上的一瓣玫瑰花。她那两只眼珠在瞧人时很象两台高速转动着的电风扇。

门多萨一直倚身于画架上，一言不发地在画着。

“我们的谈判即将陷入僵局，问题还在钱数上。我正准备增加一点数目，那未婚夫却露出奇怪的脸色看我。他问

我是不是肯定老头儿家有钱，我说肯定有。于是，他的眼睛亮了。他回过头对保拉说：‘你给她吧。’保拉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无可奈何地只好同意了。她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纸片，把它给了我……”

安娜象是条件反射一般拉开自己钱包的拉链，将那张纸片打开。

“保险柜钥匙的密码是 RAY-12。瓜尔纳尔总是将钥匙放在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有了钥匙，开锁就不复杂了。保拉还给我画了一张办公室的平面图，上面标明了保险柜的位置。其他的细节，诸如该怎样得到瓜尔纳尔的接见，他家里有些什么人……她口头上都对我作了交代。”

她以为门多萨要跟她说话，便不再说下去。其实他只打了一个呵欠。画室里的气氛变得有点神秘了，那条黑丝绸的芭蕾舞短裙尽情地吸收着傍晚的暗淡光线，她笔直地坐在扶手软椅上的身躯在地板上投下一个模糊的身影。她那长长的指甲碰了碰已枯萎的花瓣，继续说：

“后天她就要离开主人家了。这样，我们行动时就自由得多了。”

接着，安娜还回顾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她还只有十五岁，她父亲在厨房里藏了一把折刀，那锋利的刀锋常使她神往。趁没有人瞧见她的时候，她常常贪婪地注视着这把刀。她问自己，要是人体碰到刀口上，会怎么样呢？她设想只要将刀尖搁在皮肤上，用不着使劲便会深深地刺进人体。

和她一起玩耍的一群孩子们在那人心惶惶的岁月

里<sup>①</sup>，日子过得也是乱七八糟。他们手执利刃，拉开嗓门大叫大嚷，在瓦砾堆，在胡同里东奔西跑。他们待人接物竭力学大人的样子。其中一个叫塔托的最野的孩子有一次一刀就砍下了一只猫的脑袋，那鲜血就象野果树的树汁一样淌了出来。安娜和小伙伴们高兴得象发了疯一般，双手染满了猫血，随后又向一个求乞的老婆子投掷石块，回到家里还激动不已。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但这时安娜却觉得它重又展现在眼前。

“对，”她低声地说，“是下决心的时候了。”

她用一只手托住前额，作出思索的姿态。门多萨将画笔浸入瓦罐里。

“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发挥个人的作用。”

她停顿了一下，看看她的话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你的看法呢？”

她的话象幽灵一般在空中飘走了。从院子的窗口传来一阵走了调的钢琴声。门外风雨交加。门多萨站在窗口，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情景：雨点落到院子里的积水坑，溅起了水泡，落到窗玻璃上的雨水不停地往下淌着。

安娜又沉默起来。在光线昏暗、空气沉闷的画室里，只有用纸迭成的灯罩在黄昏时透进来的一线微光的映照下，显露了一点色彩。飘浮在黄颜色水碗里的玫瑰花的花瓣早

<sup>①</sup> 指西班牙一九三九年内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

已掉落在地上，碗里只有几支褪了色的画笔，笔毛杂乱的笔头露在外面。姑娘站起身来，走过去看他的画。

“你画的是我？”她问。

阿古斯丁没有说什么。

尽管他试图摆脱对前天下午发生的事情的回忆，往事仍历历在目，分毫不差地浮现在脑海中。两天前，路易斯问他是不是想去看电影。他到了路易斯的家里，却见到了他妹妹。

“我是来找路易斯的。”

她去路易斯的卧室找了找他。

“他可能出去了。你要是能等一会儿，我就去找他。”

她仍然没有找到他。格洛里娅穿着外出的衣服。

“我本想出去走走。”

“我们一块儿走吧。”

她一直没有说话。他带她朝他俩都很熟悉的路上走去。路上的一切使他们回忆起他们夏天在那儿散步的情景：路边是一行行的树木，还有灌木丛和攀缘植物。在几棵栗树树干上，两个月前他们曾用小刀刻上了自己姓氏的缩写字母。他们在一处树木特别繁茂的地方，在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格洛里娅头朝后一仰，失神地注视着天空。

薄得象蜻蜓翅膀一样的栗树叶密密地遮住了天空。透过树叶，可以隐约地看到天空中飞过一群排着黑色“U”字形的飞鸟。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对她问这

问那，但格洛里娅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他的问话。

那天下午他觉得十分奇怪，他弄不清楚格洛里娅的态度为什么那样冷淡，甚至可以说是无动于衷。他们虽然谈到了不少事情，但她的态度总是十分勉强，显得很不自在。他猜测她往后会不再理睬他。“要是我有充分的勇气吻她一下该有多好。”可是他遇到这样的场合总是缺少勇气。

现在，在他胡思乱想地写着这几天的日记时，回想起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既怀有希望又感到愤怒、痛苦。

格洛里娅跟他谈起那些敢说敢干的人们时的语气使他生气。他想起了贝坦科尔特，想到他的活动，想到他已在狱中。也许在她看来，贝坦科尔特更具有男子汉气概，因而她爱他。他怒气冲冲地朝着薄窗帘外的景色瞥了一眼。

窗外视野开阔 烟囱林立 房舍成行 再远处是小山丘。天是铅灰色的，附近人家的阁楼象照片一样只能看到它的正面。戴维这时手拿钢笔，俯身在一本漆布面的日记本上。有人敲门，他只说了一句：

“请进。”

是格洛里娅。她穿了一套裁剪得体的西装，这使她看起来更象大姑娘了。穿了这身衣服，她的全部女性特征更是一览无遗。惊慌失措的戴维这时觉得她在向他微笑。

“原来是你……”

他立即站起身来，亲热地和她握手。他穿着一件满是油垢的毛线衣，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便鞋。

“刚才我在写点东西。”他说。

喉咙上象是哽了点儿什么，他得清一清嗓子才说得出口话来。

她拿起一块呈天鹅形的镇纸玻璃，样子很新奇。她拿在手心里掂了掂，象是在掂它的重量。

“是你的吗？”

戴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时，他觉得各种念头都消失了，头脑空空，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你如果喜欢它的话……我家里还有不少呢。是马略卡岛的产物。”

格洛里娅将镇纸玻璃放在桌上。她手里戴着一副黑丝绸手套，动作十分利索地脱去手套，看见放在活页夹上的那个漆布封面本子的封面上有铅笔写的“日记”两个字。

“你写日记吗？”

“嗯。”说完，戴维赶紧从她手中夺回日记本，动作很轻，但态度很坚决。

“我只是在闲得没事做的时候，胡乱地写上几句。都是说胡言乱语，等我哪天写烦了，就将本子丢进火堆里去。”

幸好格洛里娅并不想去看他的日记。她只是微笑着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他的房间：墙上贴着版画，挂着他父亲赠送给他的许多手杖。她站立在一把大砍刀前。

“这是从哪儿搞来的？”

“是我祖父的，他从古巴带来的。”

戴维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他闻到了从姑娘身上散发

出来的一阵微香。他的两只眼睛注视着她那因挽起发髻而外露的后颈。

“我喜欢这把砍刀。”格洛里娅说。

戴维正要对她说道：“我送给你。你要是喜欢，可以将它拿走。”可话到嘴边，他又没有说出来。“冷静点，冷静点。”他想。他生气地看到，自己的床上弄得乱糟糟的，睡衣丢在地毯上。

“房间里太脏了，”他感到歉意地说。“女佣人今天上午没有上楼来打扫，连床铺都还没有整理呢。”

“噢，没有关系，我喜欢这样乱糟糟的。我在拱门前经过许多次，很想进来看看拱门内的房子。我上楼来时，没有找到你的房门。我真怕自己会跌一跤。”

“是啊，楼上太暗了。”

她走到窗口，朝屋顶平台的景色看了一眼。

“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你会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她说。“今天早上我向路易斯问了问你的住处，知道后决定来看你。”

趁她背对着他的机会，他赶紧扣上了衬衣领口的那个扣子，还重新打好了领结。他这时既感到幸福，却又觉得并不满足；既想采取大胆的行动，却又在姑娘面前感到害怕，畏缩不前。

格洛里娅向他打听了从窗口看出去能看到的几幢楼房的情况。她一点儿也不显得拘束，好象这次来访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桌子上放着一只酒瓶和几只肮脏的杯子。戴维去卫生间洗杯子。

“ 我很想给你喝点好酒，可得下楼去取。你只好将就着喝杯卡萨约 了。 ”

格洛里娅微笑时露出一口洁白、细密、长得十分整齐的牙齿。

“ 就喝卡萨约吧，别费心了。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 ”

她那么无拘无束的样子使她自己也觉得诧异。几个月前，当他向她表示爱慕之情时，她还只是个小姑娘。可是，现在她的一举一动却完全象个成年女子了。戴维一直感到局促不安。

他递给她一杯酒。她一直拿在手里，没有往嘴边送。在接杯子时，她的指甲在他手上擦了一下。

“ 我可以随便坐吗 ?”她说。

“ 当然可以。 ”

她坐在桌子上，双脚搁在椅背上。

她喝酒时，他一直瞧着她。戴维觉得这姑娘就象一只小动物那样活泼可爱。她的动作轻捷、恰到好处。他还没有从惊慌中恢复过来，心里竭力想弄明白她这次来访的目的，但他不敢问她，生怕破坏这美好的气氛。

“ 一般地说 让姑娘喝卡萨约酒是不合适的。 ”当她把酒杯还给他时，他说。

一种廉价的甜酒，出产于卡萨约。

“不一定。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姑娘。”

他又机械地给她倒满了一杯。

“我想你不打算将我灌醉吧。”她说。

戴维的脸有点微微发红。

“你要是不想喝就算了。”

“请你不要把我的话想歪了。”

她穿着一件翻领的黑色西装上衣，脖子全都露在外面。在一边的翻领上，格洛里娅插着一朵鲜花，花瓣碰到了她的皮肤。

“可以吗？”

连他自己都为这一大胆的行动感到吃惊。戴维朝前走了一步，便低下头去闻那朵鲜花。他的脸部擦着她的胸脯。格洛里娅微笑着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他再一次地感觉到她那修剪得尖尖的指甲擦着他的头部，他的身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麻木。“不，这是不可能的。”他心里虽这样想，可是他的手却情不自禁地放在她的肩膀上，手指碰到了她柔软的皮肤。他突然用劲地拥抱她。她感到他的双唇和头发碰到了她的脸上。她推开了他。

“好了，”她说，“够了。”

她往后朝桌子退去，冷冷地瞧着他。

戴维头发凌乱，面色苍白，他的模样使她难过。

她不该在他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挑逗他，然后又突然阻止了他。戴维可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啊。

她从提包中取出香粉盒，拿粉扑儿在鼻子上擦了点香

粉。她想象着似乎路易斯正看着他们，于是，便冷冷地对他一笑，说：

“我是来看望你的，可不是来让你吻我的。”

小伙子低下了头。

“对不起，请原谅。”

沉默了一会儿，格洛里娅说：

“你整理一下衣衫吧，我们出去走走。”

几星期前，门多萨曾向安娜问起过她为什么这样讨厌瓜尔纳尔。有一次，她与她的伙伴们分手前，安娜曾经详尽地向门多萨述说了她的行刺方案。门多萨的印象是对这个方案她早已考虑好了。

她对他说出了心里话。她这个念头由来已久，远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事情的起因与一批简易住宅楼的建成有关。当时她家就住在这批住宅楼的旁边。那天清晨（往事就象新闻记录片一样又一幕幕地在她眼前展现），整个住宅区都装饰一新，原来居民们接到通知，议员先生要来视察。有一大批清洁工人在洗刷临街的墙面，清扫人行道，悬挂横幅、彩旗，铺设地毯。总管是阿拉瓦卡人，他还在小学校的对面搭了一个在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下常用的凯旋门。那门楼是借来的，用绿色的灯芯草精心编扎而成，外面装饰着月桂和金雀花，中间是一块木制的标语牌。这门楼是阿拉瓦卡人几年前为参拜当地的守护女神而建立的。此后，便被用来迎接要人的来访。木制标语牌上原来写的“愿天神

保佑”的字样只是在两个小时前被油漆工人匆匆擦去。有些负责人曾主张保留原来的字样，可是，总管（他是个面色红润，下巴堆满肥肉的绅士）却认为那样做太不严肃。于是在标语牌上写上了“议员先生万岁！”的字样，上面还挂着一面国旗。

整个住宅区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几个衣袖上别着公务员标志的职员在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的孩子中间散发着巧克力、扁桃和糖果。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围着他们，叫喊着、追逐着、抱怨着。人们手中摇晃着纸旗，居民们还在楼房与楼房的中间插满了旗帜。孩子们以为这就是狂欢节，便问父母亲在节日活动处于高潮时放不放鞭炮，放完鞭炮后还放不放气球。他们还想化装成接待委员会的那些绅士的模样，身穿燕尾服、条子裤，大腹便便，臀部丰满，从侧面看，活象一只只大公鸽。孩子们东奔西跑，你冲我撞，还一个劲儿地追逐着那些衣袖上别着公务员标志的职员。

说来也奇怪，事情虽已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在安娜的记忆中却象用火漆烫上一样仍对这一切记得一清二楚。那时，她穿着一件蓝色短大衣。她上街时，人们给她两面糊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旗，每只手拿一面，长度正好到达她的面部。纸旗上写着：“我们欢迎您”。她那两只圆眼珠就象两条张着嘴的小鱼在眼眶内游动。从远处看，她那张小脸活象一只白色的圆盘，中间有三个小孔：两只蓝色的眼睛和一根红色的粘乎乎的棒糖。那是袖子上别着公务员标志的人路过她身边时给她放到嘴里去的。这根棒糖含在她嘴上很

象放在雪人嘴里的一根烟斗。

从街的另一端突然传来一阵鼓掌声。人们立即拥向阳台，抛掷鲜花，欢呼声四起。孩子们高呼：“议员先生万岁！”她也两手拿着两面旗子，身穿蓝色短大衣，挺直着身躯，叫喊着“万岁！万岁！”由于嘴里还含着那块红色的糖块，叫声小得几乎听不见。于是，她取出已经吃了一半的棒糖，又“万岁！万岁！”地叫了起来。这天真够热闹的了，孩子们人人手里拿着纸旗。

“我的那面纸旗是红色的，”她说，“上面是红色，中间是黄色，下面又是红色。”

站在她身边的男孩子轻蔑地对着她注视了一会儿。

“是的，我的纸旗也是红的，所有的纸旗都是红的。”

“可是，你的糖块是绿色的，”安娜说，“相反，我的糖是红的。”

“对，”男孩子说，“是这样。”

议员朝她身边走去。他和别的绅士一样，身穿黑色燕尾服，对人们的欢呼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以示回答。他的面容已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记忆中：目光柔和，步履缓慢，在讲话的间歇不时地捋着黑色的小胡子，个儿长得又瘦又小，在一群身穿燕尾服的人们中间他象是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安娜发疯似的鼓着掌。当议员走过凯旋门时，人们的欢呼声达到了最高点。孩子们快把嗓子都叫破了。安娜叫喊时，那块糖从嘴里掉了下来。她赶紧从地上捡了起来，用

衣袖擦去灰尘，继续鼓着掌。几分钟后，她看到议员走上了主席台。台下是一大片随风招展的欢乐的旗帜。

悬挂在刚刚竣工的楼房顶部的许多彩旗迎风飘扬。主席台上铺着红色地毯。人们拥挤在一起，聆听演讲。安娜从嘴里取出糖果。先是一阵沉默，从话筒和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一阵咯咯声，人们弄不清是议员在清嗓子呢还是扩音设备有杂音，大家低声猜测着。安娜张大着嘴，站在台下，一面吮吸着那一小块还没有吃完的糖果，一面用双手挥动着纸旗。演讲终于开始，她虽听不懂，但他的嗓音十分柔和抑扬顿挫她很喜欢听。

“在一里地之外就能一眼看出他是个绅士。”她妈曾这样对她说过。在演讲的一次短暂的间歇中，突然从街道的一端传来了一阵奇异的军乐声。人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那儿，安娜也吃惊地睁圆着眼睛朝那儿看了一眼。接踵而来的是人们的叫喊声、抗议声和咒骂声。

“他们来了。”

“谁？”

“革命党人。”

嘴里的那一小片糖块掉到了地上，可是，这次她没想到将它捡起来。一阵口哨声打断了议员的演说。于是，两派（安娜当时还分辨不清两派之间有什么不同）的人们开始对骂起来：“滚开 快滚开 婊子养的！”孩子们好奇地来回奔跑着，有的还鼓起掌来。站在安娜身边的男孩子问道：

“还放鞭炮吗？”

“看来……”

“气球，气球！”

安娜不知不觉地夹杂在一大群孩子中间，欢笑着、鼓着掌。她嘴里也叫着“万岁，万岁”。几个年轻人站在阳台上，向街上投掷纸旗。“抓住他们。”人们说。孩子们立即朝投下来的旗帜扑过去，争着、抢着、互相追逐着、哭闹着。有人在分发传单，打倒压迫。孩子们也大声地叫喊起来：“打倒，打倒。”安娜不知怎么地在自己的手中也抓了一把传单。她将传单和上面写着“我们欢迎你”的纸旗捏在一起，在头上挥舞着。

议员继续站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说，站在他四周的人们虔诚而庄严地聆听着，虽说谁也弄不清他话里的含义。高音喇叭传来清晰的话音，但原来机械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的那一张张面孔这时却转了过来，目光投向传来军乐声的街道的另一端。

在街道的那一端，人们骚动得越来越厉害了。离主席台越远，人们便越敢于背朝议员先生。在离主席台一个街区远的地方，听演讲的人都已忘乎所以。他们叫喊着，鼓着掌，有的还发出咝咝声。敌人（安娜的父亲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在公路上游行。他们都是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手中举着标语牌，在树上、墙上贴着传单：“致城乡工人书”，下面的落款是“社会主义者，男子汉们”。中间的正文是用印刷体书写的，安娜看不懂，因为那时候妈妈只教会了她大写字母。但见到游行队伍，她兴奋起来。六个月前，她在屋顶平

台上曾见到列队而过的克罗纳马戏团的马队。这游行队伍也有点与马戏团相似，只是不用花钱罢了。

游行队伍不顾突然出现的卫队，仍继续密密集集地朝旁边的那条平行的街道走去。标语牌上写着：我们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安娜并不理解标语牌上写的意思，但她还是拼命地鼓着掌。游行的人们伸出脏手，高举着拳头，其中也有衣衫破旧的妇女，她们笑着，扯着嗓门儿叫嚷着。游行队伍中还夹杂着几个孩子，他们手中拿着彩带和迎风飘扬的小旗，那是他们参加战斗的标志。

在游行队伍的最后面走着一个小吉卜赛小孩。他边走边冬冬地敲着一面比他身躯还大的鼓。在他身边是个吉卜赛女孩，她又唱又跳，双手还好象在敲打着两只看不见的响板。安娜赤着脚，呆呆地注视着他们。她那一双小脚在积满灰尘的公路上轻巧地奔跑着。那瘦小的身影出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时而给他们点头致意，时而给他们来个飞吻，还在那个吉卜赛孩子周围转着圈子。

安娜手里还拿着那两面小旗，她将它们交叉地放在胸前，象是在打信号，脸部表情显得呆滞。脏污不堪的吉卜赛女孩竟把她给迷住了。当小女孩走过她身边时，真想跟她说话，吻吻她。她觉得，这小姑娘的一双明亮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她。

游行的人们走了。他们举着迎风招展的旗帜远离了公路。安娜眼睁睁地瞧着他们：你们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她很想跟他们走。那敲鼓的孩子奔跑着，吉卜赛女孩撩起裙

子，露出了臀部。他们那矮小的身躯充满着生命力。安娜哭着，嘴里不断地高喊着：打倒，打倒。传单上所宣扬的口号与刚才那老年议员所说的话在她头脑里混成一团。她脸颊上淌着泪水，她什么也不懂，当时她只有八岁。

“那议员名叫弗朗西斯科·瓜尔纳尔，”安娜对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了我仇恨的对象。他对孩子们倒是挺温和、挺和蔼可亲的。他既虚伪，却又有教养，颇具风度，也很有钱。”

接着，安娜跟他谈起了瓜尔纳尔在几年前如何青云直上的情况。他已成了个头面人物，衣冠楚楚，活象个小丑。但在资产阶级（这是个父辈们的封闭式的天地，年轻人已从思想上与它断绝来往）的眼中，他是传统的作风、风度和主张平平静静地过日子的人生观的体现者，而这一切正是那些渴望变革和斗争来临的年轻人希望永远加以埋葬的。“杀死他，”她说，“这等于对以他为代表的人生观给以致命的打击。”瓜尔纳尔本人曾经撰文说：“周围的环境充满着血腥味。看来，青年们已从远处嗅到了这一点。这真令人惊奇。我确实是老了。”这篇在父辈们中间颇有影响的文章最后说：“我年轻时，一切都不是这样。那时，人们至少还保持着仪表和风度。”安娜露出胜利的神态将那篇文章的剪报递给阿古斯丁。当他问她，她的叛逆精神是否开始于那个时期时，她作了一个手势。

“还要晚得多，”她说。“在往后的一个长时期内，我仍受着母亲的决定性的影响。在整整七年多的时间里，我和一般

人一样过着庸庸碌碌的日子。我母亲是个荒唐的女人。她言行不一，但很慷慨。她给我的教育就象那些用来教育人们克服胆怯的可敬的教科书或使人们在交易中取胜的技巧一样，只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她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内容空洞，言之无物。“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有时她还说：“你的行为要与你的身份相称，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的特长。”她的这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时，振振有词，但对我来说，却完全是耳边风。

“她买来的那些教育学教科书反倒使她自己弄得稀里糊涂，而最终倒霉的还是我自己。她竭力想把我培养成为有用的人，并试图消除我的胆怯心理，但她采用的方式却使我变得更为羞怯。她要我穿上中学生的校服，去看望她几年前曾经服侍过的富家太太。在这些太太面前，她说我是个聪明的、受过教育的姑娘，‘比她同年龄的女孩子要强得多’。

“有时她带我到一个很奇怪的家庭里。据说这个家庭里有几个很高雅的孩子，‘他们很希望成为我的朋友，。我说不去也不成。妈妈心坚如石，她产生了什么念头，便从不轻易改变。我只好到一个人们不欢迎我的地方去，走上那通向令人讨厌的房门的楼梯，按响了每次令我心惊肉跳的门铃。那家的女主人曾不止一次地见到我脸色不好，问我是不是生病了。

“与此同时，我还常常在家里接待一个穿着节日服装的男孩子的来访。显然，他是被我母亲叫来，想让我与他交朋

友的。我当时想象着在他家发生的那个场面：男孩子不愿来，而他母亲却硬逼着他来：‘哎，不管你愿不愿去，你都得去，而且要和和气气，因为我已答应过那可怜的女人了，你总不能让我为难吧。那女孩子家虽穷，你也不应该瞧不起她。不管怎么说，她年龄和你相仿，兴许你们在一起玩得来。’一想到这儿，我就更胆怯了。我脸红了，费了好大的劲儿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母亲曾抱有幻想，希望我的命运与她有所不同。她从来也不让我学习烹饪。如果我对她说，到头来我也得和她一样当个工人，她就会生气。‘你别胡说，’她大声地说。‘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你决不会在工厂里当工人。你有艺术家的素质，有千金小姐的风度。’于是，我们母女俩便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争论：她一个劲儿地要向我证明，我生性聪颖，而我则坚定不移地向她表明，我是个平庸无奇的人。当我对她说诸如：‘你清楚地知道，你说的话并非真情，’‘你不要自欺欺人，我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和一般女人一样，既不好看，又很俗气’这样的话时，她心里很难过。我父亲不高兴地瞧着我俩的争论，但从不介入。

“我母亲比父亲更聪明也更有点抱负。说到底，父亲只是个普通的木工，他一成不变地尊重她的意愿。对我的教育他从不过问，我也没有见到过他越过他自己规定的这个界线。妈妈感谢他这样做。每当谈起他时，总说‘你可怜的父亲’。有时他生气骂我几句，她总是为他辩解，说他脾气不好的原因是太劳累了，虽说每当我想到这点，总感到

母亲同情父亲的同时，怀有她个人的目的：她是暗暗地在疏远父亲和我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妈妈在内心深处十分自私，她不能容忍别人共享我对她的感情。每当说起‘我们’时，她总是把父亲排除在外：‘孩子 只要你和我好就行 别的就无关紧要了。’

“八年前，也就是我十五岁的那一年，我常常去听教义解答 那是每星期天上午一些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帮助教区牧师举办的，她们都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姑娘。我们聚集在几个清洁的教室里，互赠礼物和食品，成了好朋友。做梦也想着要将我塞进上流社会的母亲逼我每星期天都去。我呢，虽然不愿意，也只好顺着她的意。

“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塞莱斯特的姑娘。她身材苗条，风度高雅，眉清目秀，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被她吸引住了。在我看来，她是我最高理想的化身。有了她，我就有可能成为舞蹈明星。我每天跟她上舞蹈课。有一次她给我看几张照片，照片里她穿着希腊长袍。

“从那时起，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每星期我总是急切地盼望着星期天快点到来，这样，可以再次见到她，聆听她那银铃般的歌喉唱的歌曲，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柔和的香气。她也已经感觉到了我对她的钦佩，对我特别亲热 我成了她最喜欢的女友。我一直叫她‘塞莱斯特小姐’，但她总是要我不要叫她小姐。‘看在上帝分上 安娜，’她对我说，‘既然我们已是朋友 就应该尔汝相称 你就叫我塞莱斯特好了。’

“在我的眼里 塞莱斯特的出现 象征着我愿望的实现。与一位出身于上流社会的人接近，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我充满了幸福。我渐渐地习惯于屈指数着还差多少天能与她相见。一到星期天，我就大清早从床上起来，穿上校服，兴高采烈地、飞快地跑到了教堂。

“除了星期天外，塞莱斯特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使我十分关心。我不敢直接去问她，只能从蛛丝马迹中作些猜测。我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我永远无法涉足的禁区。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的关系仍然十分脆弱。于是，我的心悬了起来，我以为塞莱斯特会与我永远分开，这对我来说，无异是世界末日的来临。我曾暗暗地下决心要问问她。她不在时，我说起话来伶牙俐齿，颇能表情达意，人们都说我很有胆识。可是，一到了她的身边，这些表面现象便很快地消失了。

“如果不被塞莱斯特本人察觉到的话，这样的情况本来还可以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一天，她将擦着香水的脸蛋贴在我的脸上，问我是不是喜欢她。我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喜欢’俩字。于是 塞莱斯特微笑着，她握住我的手，请我在任何一天下午到她家去玩。

‘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你，’她说。通过她的身影我仿佛看到许多张笑脸在迎候着我。在她离开我前，她要我答应下来。在车门口，她还最后一次回过头来，给我来了个飞吻。

“由于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她没有去教堂听宣讲教义，

两天后我便鼓起勇气，到贝拉斯克斯街她家的楼房里去看她。出门前，我梳妆打扮一番，在头发上扎着一条西洋丁香花色的彩带，我妈妈还给我一只暗红色的皮夹，里面装着她从商场回来用剩下的零钱。

“我就这样来到她家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门前，心冬冬地跳着。我记得我在门口站了好久，一只耳朵贴在门上，也不怕让人瞧见我这个姿态。最后，我终于按了按门铃，全身的神经顿时绷紧了。我就仿佛在梦中一般跟着那个脸带傲气的年轻女佣人走进客厅。到了那里，我不敢就坐，因为我自惭形秽，深感自己地位的卑微。我在那儿站立了好一会儿，心里既感到幸福，又感到害怕。塞莱斯特终于来了，我都差一点流出眼泪来。

“那天她漂亮极了。身穿一件薄薄的丝绸上衣，领子上镶着花边。‘好家伙，你来得好突然哪，’她说。我心里本能地懂得，我打扰了她。可是她还是吻了我的两颊，还让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

“她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目光移动得十分迅速，有些急不可待的样子。‘好啊，好啊……你终于决定来看我了……’她走出去给我找点好吃的东西。我趁她不在的时候，看了一下放在橱子里的水果，个个都是又大又圆又光亮，俨然是有钱人家的东西，好象是那年轻的女佣人为了取乐故意将每只水果都擦得闪闪发亮似的。

“这时，我听到隔壁的房间里有人声。我朝门那边一看见到几个姑娘，衣着都十分讲究，她们都吃惊地看着我。

我顿时产生了一个怪念头：她们早已来到那儿，专等我的到来。想到这儿，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塞莱斯特也觉得有些尴尬，感到有必要作点说明。‘她是参加教义解答课的一个女孩子，’她说，‘今天特地来看我的。安娜，亲爱的，快去吻吻她们。’我逐个地吻了她们，并接受了她们的爱抚。塞莱斯特仁慈地朝我笑了笑。‘她的愿望是当个舞蹈家。’我知道，这时她们的目光一齐投向我那几乎伸展不开的双腿，同时，她们还一个劲儿地向我提一些愚蠢的问题。我感到从心底里燃起怒火，觉得无地自容，真想一死了之。

“我猜想在场的这些姑娘（除我之外）中一定有人鼓动她这么做的。我回家走在漫步街头的人群中时，觉得自己宛若一朵鲜为人知的其外形并不使人感兴趣的花儿。

“几天后，我家来了一个父亲的故友。由于他参加了最近几次罢工，又参加了一个我当时也弄不太清楚的左派政党，他刚刚被解雇。晚饭后，我听他和父亲在争论些什么。那天夜里我没有睡好觉。我听他说，在未来的世界里，要取消慈善事业。他话里的含义我虽弄不清楚，但却在我的思想里引起了混乱。

“翌日，一起床我就劈头盖脸地给父亲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那些革命党人想干些什么呢？’

“我父亲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犹疑了一阵，然后才说：

“ ‘他们试图破坏现存的秩序 宣扬革命。’

“ 我开始懂得了一点儿，便又问道：

“ ‘那你呢 你是革命党人吗？’

“ 爸爸拿烟丝装满烟斗后，说：

“ ‘不，我不是革命党人。我以为要过好日子还得靠自己，’

“ 我打断他 说：

“ ‘那么 那些靠自己过不了好日子的人呢？’

“ 他不知该怎么回答我，便扬长而去。

“ 那次谈话使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纳闷。我已看到，我能在某些事情上有所作为，但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当天晚上，我又向父亲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 ‘那些革命党人杀他们的敌人吗？’

“ ‘杀，’ 他回答说，‘这些人不怕流血牺牲。’

“ 于是 革命党霎时在我的心目中提高了威望。‘有的人杀人，’ 我自言自语地说，‘有的人被杀。我强烈地感到 我自己属于第一种人。

“ ‘那他们现在为什么不战斗？’

“ 父亲的目光漫不经心地在房间内扫视了一下。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那几秒钟对我一生的重大意义。

“ ‘兴许他们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吧。’

“ 一想到眼下还隐蔽着，但或许在暗暗地准备着的革命，我全身都抖动起来。

“ ‘那你呢？’ 我又提出了老问题，‘如果他们举行了起

义 你不帮他们？’

“ 我知道这个问题会使他生气，但我顾不上这些了，还是把它给提了出来。

“ ‘ 你以后会知道的，’ 他对我说，‘ 人老了就顾不上这些事了。老人的唯一愿望就是能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在这个国家里，一切变革只能是越变越坏。’

“ ‘ 可是在几年前 你还是个革命党人呢 是妈妈跟我说的。’

“ 我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 ‘ 是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

“ 我心灰意懒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仰面躺在单人床上。内心产生的对行动的难以抑止的渴望使我一刻也难以得到平静。我控制不住自己，立即跑到母亲那儿，说出了心里话。

“ ‘ 妈妈 我要当工人。’

“ 我见到她呆呆地对我看了一阵，脸色苍白，仿佛难以理解我的意思。

“ ‘ 你 你疯了？’

“ 可我早已打定了主意。

“ ‘ 是啊 我要去工厂干活。’

“ 我怎么说也无法使妈妈理解我，于是我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家。

“ 两星期后，我在一个钟表车间里找到了工作。

“ 对我来说，这一举动表明我对童年时的所作所为的厌

弃。我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我不喜欢别的女孩子将来也遇上象塞莱斯特这样的小姐。从那时起，我就好象在梦中一般开始出现杀人的欲望。我对自己说，只有通过流血才能取得成为革命者的权利。当时我想，每个真正的人都难免一死而……”

说到这里，安娜停了一会儿，象是在犹豫着该选用什么字眼儿。门多萨坐在她的对面。他本来想将他画好的那张身材矮小且又畸形的女舞蹈者的画竖立起来，但没有成功，只好放在画架上。

“其余的情况你都已知道了，”她说，“没有什么你还不知道的事可说了。”

“我以我母亲的名义起誓 我一定行。”

劳尔用拳头捶了一下木制的桌子。他只穿着一件衬衣，帽子歪戴在后脑壳上，嘴边的香烟已经熄灭。

“你既然这么说了，”苏亚雷斯说，“那就得试一试了。”

劳尔拍了一下巴掌。

“克劳迪奥。”

坐在柜台后面的那个人注视着他。

“有何吩咐 堂劳尔？”

“您有空瓶子吗？”

“有 先生。您要什么牌子的？”

里维拉将香烟扔在地上，用脚后跟踩了一下。

“随便什么牌子都行 是拿来作试验的。”

克劳迪奥立即在抽屉里翻弄一阵。他腰上围着一个白色围兜，活象个理发师。在他灰色的眼眶里，两只眼睛象火炭般闪闪发亮。

一年多来，劳尔一直是他的老顾客。他就住在附近的公寓里，每天早上都光顾酒店。在所有的常客中，他花的钱最多。

“看来您家里的人终于又记挂起您来了 堂劳尔。”克劳迪奥说。

里维拉和平时一样，爱开玩笑。

“总不能老是过那瘪三一样的日子吧。”

克劳迪奥给了他一只仿蒙蒂亚酒酒瓶。

“这个瓶子行吗？”

劳尔拿在手中掂了掂。

“只是瓶底太厚了 不过还凑合……”

赫拉尔多、苏亚雷斯和他的几个加那利群岛的朋友默默无言地瞧着他。

“请您给这瓶子灌满水。”他说。

克劳迪奥照办了。他已看惯了劳尔的表演，每次都乐意为他效劳。他将那只装满水的瓶子交给劳尔。

“好。现在请您随便给我一块用来包瓶子的布。”

赫拉尔多将他自己的手帕交给他。

“行啦。”

他将手帕折迭了一下，然后将它围在瓶颈上。

“这样就不会把手割破了。”

小酒店的顾客们（他们都是住在依萨克·贝拉尔公寓的大学生和附近车库的卡车司机）好奇地注视着他。

“你想试一试吗？”他对恩列克说。

苏亚雷斯摇了摇头。

“让赫拉尔多来干吧。”

“给。”

他将瓶子交给赫拉尔多。

“你得用右手掌心使劲地敲瓶口，这样瓶底就会击碎脱落。”

赫拉尔多是个面色苍白但身体结实的青年。他犹豫地说

“我可能会割破手的。”

里维拉微笑着。在浓黑的八字胡下，两片圆圆的嘴唇撇了一下，露出粗野的脸相。

“你试一试吧。”

“你们如果要打破瓶底，”克劳迪奥说，“最好到街上去敲。”

“好吧。”，

这群年轻人走出了酒店。门外有几个面孔漆黑、头上裹着上衣的人在一辆小型卡车上卸煤。那个劳尔常常扔给她硬币的老乞丐站在她平时常站的街角，咧开两片干枯的嘴唇对他们微笑着。

“你说只能击一下 是吗？”

“嗯 是这样。”

他倚身于墙上，双臂交叉着抱在胸前，两腿叉开。在阳光的映照下，他的两只眼睛象是两只烟灰色的玻璃球在闪闪发亮。

赫拉尔多左手拿住瓶子，右手掌心猛击瓶口。用的劲不小，但瓶底没有掉下来。

“是这样吗？”他说。

劳尔笑了笑。

“是这样，可得再使点劲儿。”

赫拉尔多将瓶子交给他。

“这么敲谁也敲不破。”

“你再试一次。”

“算了，敲一次就够了。”

他看了看右手掌心，发现瓶口在掌心上印了一个印子，是个粉红色的圆圈，越来越红了。里维拉拿来瓶子，将香烟放在门边的小托架上，将手帕裹住了瓶颈。

“你们看看我能不能击破。”

他一手拿住瓶子，象里面装了什么灵丹妙药一样摇晃了一阵。尔后，又用另一只手的手掌做了一个闪电般的动作。做这个动作的技巧在劳尔看来具有深奥莫测的、几乎是神圣的含义，就象大典前举行的仪式一样。接着，他猛击一掌。

瓶底被敲得粉碎，掉了下来，水洒在人行道上。观看他的人都欢呼起来。

“我请客，给每个人一杯酒。”劳尔说。

大家又走进小酒店。里维拉去盥洗室的时候，那些加那利群岛人在后面的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那里有两个加那利群岛人和一个姑娘，他们正和那位“无产者”在讨论政治。

“这事我也没有把握。”

“我要对你说，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他们将报上报道有关革命者将接受审判的消息的大字标题给赫拉尔多看。

“你不认为会处置他们么？”

“无产者”轻蔑地微笑了一下。

“他们会随便从大街上抓个工人枪毙，可对这些公子少爷却不会动他们一根毫毛。”

赫拉尔多耸了耸肩膀。

“我认为确实是这样。”

那天上午，贝坦科尔特和他另一个同志被释放了。赫拉尔多他们，还有格洛里娅和那另一个被释放的同志的未婚妻一起在监狱的门口等待被释放者。他俩才刮过脸，看起来已恢复了常态，兴许脸色还有点儿苍白。

“只不过是度了几天令人腻烦的假，”海梅对他们说。

“当局逮捕了我们，却不知怎么处置我们，连释放我们的借口都找不到。”

他那一番幽默的言词把大家都逗乐了。

“放了我，他们一定会去找个工人当替身，谢谢了。”

“是啊，”无产者说，“倒霉的还不是那些穿草鞋的人！”

他挪动了一下位置，给劳尔腾出了一个座位。加那利

群岛人中那个年纪最轻的人将肘部靠在桌子上，说：

“他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谁？”

“还有谁呢 贝坦科尔特呗。”

“没有说什么，只说他们日子过得还不错。看来他家里还不知他被捕的事，回到公寓，还有一笔汇款等待他去取呢。”

“无产者”轻蔑地啐了一口。

“你们这些人永远也不会吃亏。你们成天吃喝玩乐，对那些吃得脑满肠肥的人来说，看到穷人的苦难反而会感到快乐。”

那些加那利群岛人并没有理会他。他们已听惯了他的牢骚话，都快能背出来了。他特别爱对《阿蒂卡》<sup>①</sup>的投稿者发泄心里的怨气。

“你们这些人看不起人民，”他常常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只是一些有左派思想的资产阶级分子，缺乏群众的支持。你们的所作所为对谁也没有好处，你们是在真空中干，你们写的文章根本没有人看。”

刚才那个加那利群岛人又问道：

“那他现在在哪儿？”

赫拉尔多回过头来朝劳尔看了一眼，然后嘲弄般地笑了笑。

杂志的名称。

“ 他已跟你朋友派斯的妹妹走了。说实在的，她的所作所为真象个女英雄。 ”

他一只手拍了拍放在口袋里的纸币，还剩下二百比塞塔。

“ 我不认识她。”里维拉说。

加那利群岛人笑了起来。

“ 你根本用不着认识她。”

劳尔一口喝下了杯里的酒。

“ 我只认识她的哥哥。他是阿古斯丁的朋友。”

“ 对，这点我们已知道。你知道吗？那女孩对我们倒很信任呢。”

“ 是的，是很信任。”

他们又面带嘲弄的神情笑了。里维拉生起气来。

“ 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他对那些加那利群岛人已产生了怀疑，对他们并不信任。自从《阿蒂卡》出版后所有的加那利群岛人和整个团伙分道扬镳了。此后，他们常常争吵。

苏亚雷斯装作全神贯注地瞧着杯底仅剩的一点儿酒。

“ 你遇到什么倒霉事了？”劳尔问。

“ 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 瞧你对着酒杯那失神的样子…… ”

赫拉尔多笑了起来。

“ 你认识戴维吗？就是那个挺有教养的卡塔卢尼亚人，是门多萨的朋友。”

劳尔点了点头。他怕他的朋友们会讥笑他，便装作认识他说：

“认识。”

赫拉尔多说起话来，下巴下面总有一个小小的“酒窝”。

“你要是看见他，可以对他说，叫他小心点儿，否则要吃亏的。”

“据我们所知，他一个劲儿地去管那些谁也没有叫他管的闲事。”

“你是指格洛里娅的事吧？”

“对，就是她的事。”

劳尔想起他过去的同伴们跟他说话的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便怒不可遏：“就因为他们在罢课的那天跑到街上，象一群猎狗一样奔跑了一阵，就自以为是一群英雄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以为他愿意跟谁出去，是他的自由。”

他一只手伸到脖子边，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一块银牌。

“格洛里娅是个轻佻的女人，”另一个加那利群岛人说。“她要是跟他玩腻了，便会干出恶作剧来。”

“说不定这阵子已经干了什么恶作剧了。”

“对，说不定已经干出来了。”

人们交换了一下目光。

“你们都不是好人，”在场的有一个姑娘说。“格洛里娅可不是这样的人，她不是个这样坏的姑娘。”

“当然不是罗，你可以说，她是无辜的，我们会相信你

的。”

“对 她可是个圣徒呢。”

那姑娘耸了耸肩膀，说：

“这么说也太夸张了。”

“女人们总喜欢替女人说话，”无产者”说，“也许是因为她们作贼心虚。”

大家都笑了。赫拉尔多伸了伸长着一张扁平脸的脑袋，他那两片嘴唇红得象火漆。

“听我说，我们还是别谈这件事吧。我们刚才只是对你提醒一下，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噢，还有一件事，你对门多萨说一声 叫他别玩火。”

劳尔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说：

“我不知道你这话指的是什么。”

“这话的意思就是你刚才听到的。他要是想让事情不往外露 就应该小心谨慎点儿 别与她在外面招摇过市。”

“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你总不会说你不认识安娜吧。我几次看到你们走在一起。”

“能不能让我知道，这一切与派斯的妹妹有什么联系吗？”

赫拉尔多耸了耸肩膀。

“毫无联系 绝对没有任何联系。”

“我以为，”苏亚雷斯说，“你们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我再说一遍，你们的时机选得不好。你们在几个月前

就该露一手了。”

在那些罢课的日子里，劳尔就住在安托恰附近克里尼科诊所一个护士的楼房里，那时节他正与她谈恋爱。

苏亚雷斯这么一说，却触动了他的思绪。

“你们如果把干那些胆小鬼才干的事也叫露一手，那我就称得上是圣徒路易斯·贡萨加了。”

“那时我们至少是上了街。”恩列克说。

“你们完全可以待在家里么。我以为你们不上街革命也不会遭到任何损失。”

“无产者”点头表示同意。

“劳尔说得对。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最好还是待在家里，等着人们来砍你们的脑袋。这样，这个世道会好一些。”

“那你呢，成天醉醺醺的，也应该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啦。”那个最年轻的加那利群岛人说。

“无产者”对着杯子啐了一口。

“谁也没有说过您呀。”

“他说得对，”那姑娘说，“您也是个无用的人。”

“我们都是些寄生虫。”无产者最后说。

劳尔的身上颇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他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象是散了架似的摆动着双臂，让女人们看了高兴。街

十六世纪耶稣会教士，曾在曼图亚宫廷服务，后为菲利普二世侍从；因照料疟疾病人而死于罗马一家医院。

上的裁缝店女工们见到他都要回过头来看看。劳尔感觉到她们朝他背后投来的目光非同寻常，心里不免感到快慰。

那天上午，在一个他时常去实习的诊疗所的注射室里，他上面的看法得到了很好的证实。当他准备给一个女病人打针的时候，发现那女人的神态异常，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很年轻，长着一张迷人的脸蛋，两只眼睛象一只驯服的家畜一般温顺地瞧着他。劳尔身不由己地在她脖子上、嘴上以至她的全身吻了起来。他记得那女人感激地对他微笑着。他们之间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他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有个男人在等着她。他挽上了她的胳膊。

“我向你们保证，那女人确是妙不可言。我当时什么话也说不出，只羞得恨不得钻进地底下去。那男人问我要不要给注射费，我只好对他说：给十个半比塞塔。”

“你要了吗？”

“我只好要了。”

“那个女人呢？她当时干了些什么？”

劳尔将帽子往脑后一推，说：

“她是个彻头彻尾的贱货。她挽着那可怜虫的胳膊，象是不认识我似的瞧着我，还叫我大夫。走时，连手也不和我握一下。”

乌里贝坐在房间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一个人玩纸牌打通关，别人说的话似乎与他无关。他不时给自己倒上一杯丁香酒，小口地啜饮着。

“哪个女人不爱这位先生呢。”他用假嗓子说。

安娜微微吃惊地回过头来：她弄不清这说话象小丑一般的人是谁，还以为又进来了一个人。

“谁又能经得住他的诱惑呢。”

科特萨尔生气地朝他瞪了一眼。

“你要是喝醉了，最好闭上你的嘴。”

乌里贝一口喝干了一小杯酒。

“我们说话的格调最好高一点儿。”<sup>①</sup>

他将鼻子贴在瓶口上，闻着酒香。看见科特萨尔一直在瞧着他，他抬起头来说：

“你们可以继续谈你们的，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科特萨尔回过头来，对劳尔说：

“那好……刚才我问你，你有没有向那些加那利群岛人问起过什么。”

里维拉习惯地摸了摸他那浓密的八字胡。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问他们。赫拉尔多问我，是不是认识安娜，我回答他说认识。于是，他便警告我，叫我们当心点儿。”

在房间的另一端响起了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

“不对，不对，里维拉先生没有见到赫拉尔多，也没有见到与他有关的其他人。那时这位先生正与一个漂亮的娘儿

<sup>①</sup>此句原文系拉丁文。

们调情呢。”

他的伙伴们厌恶地朝他看了一眼。乌里贝老是打断他们的谈话。里维拉用手背在厚嘴唇上擦了一下。

“你们要是再不让这蠢货闭上嘴，我以我父母的名义起誓，我要将他的脑袋劈成两半儿。”

两天前，在圣马科斯街的一家餐馆的单间里，乌里贝因刚收到汇款，请里维拉和三个女人喝酒，把他们都灌醉了。劳尔发起了酒疯，将桌椅都掀翻了，还将妇女们的衣服剥去，让她们又是笑又是叫地在房间里奔跑着。最后，他象是“发了怒的赫拉克勒斯”一样，每只胳膊挟着一个女人在桌子周围转着圈子。乌里贝从来也没有象这时那样喜欢劳尔。后者挺着他魁梧的身躯，好不威风。他笑着、吻着、与女人们调着情。在一片吵闹声中来了两名警察，将他们全都抓走了。从那时起，劳尔便不再理睬他了。

“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乌里贝说。“跟你们说句真话……他可越来越象个男子汉了。”

“而你呢，越来越象女人了。你要是不成天喝酒，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也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劳尔回过头来，对同伴们做了一个手势，说：

“我真希望你们能看到他在警察面前吓得浑身发抖，对他们的问话一口一个‘是’的情景。”

雨不紧不慢地落在花盆上。阿古斯丁打开一瓶杜松子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力大无穷。

酒。那天下午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竭力想振作一下自己的精神。

“他们没有说别的什么吗？”他问里维拉。

“没有 没有说什么 至少根据我的记忆是这样。”

“这太奇怪了，”安娜说。“我不明白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

“他们什么也不会知道的，”派斯说。“如果说 连我们自己在几个小时前还不知瓜尔纳尔这个名字，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这是传心术。”科特萨尔幽默地说。

“我看他们只是听到一点儿风声，根本不知详情，便装作象是全部知道的样子。”

“我认为，”劳尔说，“他们是怕我们抢在前面。”

“对，”科特萨尔说。“口头议论该结束啦 这事都让他们给知道了 眼下该着手切切实实地干了。”

“各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 我们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问题是赫拉尔多和他的朋友们是一群胆小鬼。我总认为他们不敢坚持干到底。”

“几天前，”门多萨说，“我曾说过 谁想不干 就该退出，谁也不会去指责他。”

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间。人们的眼睛都盯着他，仿佛在向他默默进行的这次公民投票表示最大的决心。

小派斯的目光落到了戴维身上，脸上不加掩饰地露出好奇的神情。

“谁要是有不同意见，我以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说出来。”

科特萨尔清了清嗓子。

“我的看法是，首要的问题是确定行刺的方式。你们刚才都谈到了瓜尔纳尔，也谈到了怎么接近他的方法。我们却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瓜尔纳尔每天上午都要接待来访，”安娜解释说，“因此，与他见一次面并不困难。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化装成新闻记者。在楼上只有两名女仆和一个秘书。那个看门女人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但进去时只要走得快一点，就可以避开她。唯一的困难是完成任务后如何离开楼房而又不被发现。不过，我们只要在门外停一辆已发动起来的汽车，十分钟后便谁也抓不住我们了。”

“进去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是不是更好一些？”戴维说。“一人干掉瓜尔纳尔的同时，另一个人可以监视家里的其他人。”

阿古斯丁摇了摇手。

“不行，可不能兴师动众。一个人去不会引起猜疑。再说，一个人干，干净利落，后果会由他承担，一人做事一人当么。”

门外下着大雨。大滴雨水落在窗玻璃上，掩盖了人们的说话声。惊慌失措的鸟儿在屋檐下寻找着栖身的地方。雨水的淅沥声越来越响，滴答，滴答……

“在目前的情况下，”科特萨尔说，“形势对我们有利，我

们没有必要进行互相指责。”

“可是赫拉尔多和那些加那利群岛人已知道全部底细，”戴维说。“我们在这个时候高唱凯歌是不是太早了点。”

“赫拉尔多可不是个好东西。”劳尔说。

“是啊 这是个不好的开端。”

“你以为他们会去说三道四？”

“连梦里都不敢。”

“最重要的一点，”阿古斯丁说，“是要沉着、冷静。一到街上就没有危险了。”

安娜认为这样讨论没有什么用处。她肯定，只要刺杀的消息一传开，全国便会引起巨大的震动。见到那老政客的尸体，人们便会失去镇静，政府与民众间的对话便会从此结束，民众反会变得更富有责任感。

里维拉作了一个手势 打断她 说：

“我以为，我们应该首先决定行刺的方式和由谁去行刺。”

乌里贝那尖声尖气的假嗓音又响了起来，他那喉咙里好象塞了一块破布。

“问题是劳尔很想打这一枪。”

里维拉朝脑后歪戴着帽子，黑色的八字胡下张着两片厚嘴唇，衬衣敞开着衣扣，脸上露出一副轻蔑的神态。

“混蛋！”他骂道。

阿古斯丁早已将已打开瓶塞的杜松子酒酒瓶放在地

上。这时，他拿住酒瓶的瓶颈，将瓶口放在嘴边。

“这个问题谁也没有谈起过。”

门多萨在说话前摸了一下胡子。

“自然罗 选谁去这个问题将于下一次‘聚会的下午’时抽签决定。这样，我们都会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索。谁被选中了，便应该作好体面地死去的准备，”他微笑着说。“这个主意自然不是我出的，是‘丹吉尔’想出来的。不过这个主意倒挺有意思。”

他停了一会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没有喝，只是将酒杯放在掌心，在另一只手的拨动下，酒杯转了起来。

“抽签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将一定数量的火柴梗插在书页中（火柴梗的数量依参加抽签的人数而定，做到人手一根），让火柴头整整齐齐地露在外面。其中有一根特别短，谁抽到它，谁就选中了。”

“这个方法是你从海盗故事书中看来的。”科特萨尔说。

门多萨笑了起来。

“不错，在桌子下面还有几本呢，洛拉挺喜欢看。”

他拿出几本给大家看，彩色的封面都已撕破了。书的标题是《印度的巫术》和《死神长有蝴蝶的翅膀》。

“你要说真话，你也是喜欢看的。”派斯说。

阿古斯丁做了一个鬼脸。

“我也非常爱看。”

科特萨尔以有气无力的声音模仿着书中人说：

“世事种种，人们早已熟知……”

大家都笑了。

“那么火柴梗该由谁放进书页中去呢？”

乌里贝还没有等对方把问题提完，便说：

“可以让一只天真、纯洁的手来放。”

大家又朝他看去。他已玩罢纸牌，显得有些坐卧不宁。

“一只柔软、纤细而又长得十分匀称的手。”

“我想你总不会是指你自己的手吧。”劳尔说。

乌里贝的眼睛一亮。

“我的心灵是纯洁的。”

他将短大衣的衣袖一直卷到肘部，装模作样地举起手来。

“在中世纪，人们总是选孩子们来干这些事情的，”他说。“那时还组织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十字军远征呢，那场面壮观极了。讲道士们跑遍了各个乡村招募儿童。他们说：‘要唤醒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不能使用武器，要通过这些天真纯洁的孩子们的表演。’他们一共招募了十万多孩子，化装成一支长着翅膀的天使大军。这支大军到了地中海边，说教士下令仍继续前进。他们说，‘在这些天真纯洁的孩子们面前，就象在摩西<sup>①</sup>面前一样，海水也要为他们让道。’孩子们顺从地朝海里走去，成千上万地淹死了。其余的虽然被破旧的船只救了起来，却又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到了土耳其后，又当了俘虏，变成了奴隶。”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人物，他生下来被扔在河里，被法老的女儿救起。后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海水为之让道。

说完，他象魔术师一般对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谢谢。”

安娜站了起来。“丹吉尔”刚才开的玩笑和在同伴们中引起的反响使她十分生气。

“那好吧，看来一切都已商定了。据我所知，下星期三下午就是你们说的‘聚会的下午’。要是在这天之前你们认为有必要会一次面，请通知我就是了。”

透过窗玻璃，她看到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只是从屋檐上还滴着雨水，在石板上发出淅沥声。

一阵沉默。

“那我们走吧。”她又说。

人们一个一个地走了，小派斯走在最后。正要往外走时，他抓住阿古斯丁的衣袖，说：

“你看到了吗？”

他指了指门口，一行人已走出了大门。

“没有，我不知道你在跟我说些什么。”

小伙子那双发绿的眼睛亮了起来。

“刚才戴维的脸色苍白得象一张白纸。”

他看到门多萨用手摸了摸胡子，这件事好象使他很担心。

“我觉得很奇怪。你以为他害怕了吗？”

路易斯说了这话又后悔，因为将“害怕”这个字眼用到团伙的某一成员身上，就意味着对他严厉的指责。

“不过，要弄清这一点也不容易。”他又说。

阿古斯丁努了努嘴，做了个鬼脸，说：

“没有根据也就只好说说算了。”

派斯摆弄着香烟。

“我也不认为他会背叛我们，可我对他的动摇总觉得十分奇怪。”

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我要是你的话，就给他打打气。我看得出他很信任你，你的话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总之……你自己看着办吧。”

伙伴们在楼梯上叫他，门多萨耸了耸肩膀。

“我会跟他谈的，你放心好了。”

派斯对他微微一笑，表示谢意。

“谈的结果如何，请告诉我一下。”

他也很快地走下了楼梯。

他的同伴们在门房里等着他。门外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只有科特萨尔穿着雨衣。他把雨衣给了安娜，她却摇了摇头说：

“不啦，谢谢。”

他们飞快地朝街上走去。安娜跟科特萨尔走在一起，别的人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在杜克伯爵街的拐角，戴维遇到了派斯。戴维竖起了外衣的翻领，远远地见到派斯朝他走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正在找你呢。”派斯说。

他们紧贴着墙根朝前走着。从屋檐往下淌的雨水在他们身边发出单调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你听我说，”派斯说，“我并不想来干预你的私事。不过，我近些日子发现你对我妹妹颇感兴趣。”

由于下雨，他们紧贴着身子走路，派斯能细细地观察他的表情。戴维紧紧地咬着嘴唇，拿烟的那只手颤抖着。

“我不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派斯挽住他的胳膊。

“我们早就是朋友了，为什么还要互相隐瞒些什么呢。我早想跟你谈谈这女孩子的事。不过，你要是不想谈就算了。”

戴维那两只圆圆的眼睛疑惑地注视着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路易斯。问题是……”他强装着微笑说。“今天你已是跟我谈这件事的第二个人了。”

“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俩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劳尔也跟我谈起了这件事。”

“劳尔？”

“对，跟我谈起了格洛里娅的事。”

派斯吃惊地瞧着他。

“他这是什么意思？”

戴维强压住心里的怒火。

“事情发生在今天上午，他在酒店里与那些加那利群岛

人聊天。今天下午我俩会面前，他在电话里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或许他以为，当你的面谈你会不愉快。”

路易斯明白，事情的主动权已不在他的手中了。

“我能知道一下他跟你说些什么吗？”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他只是告诫我，要当心点。”

“为什么？”

“就是由于格洛里娅的缘故。”

派斯搔了搔脑袋。

“现在是我不懂你的意思了，说真的。”

戴维竭力装出一副笑脸，但没有装成。

“你妹妹和贝坦科尔特常常出来……你是知道的……”

“应该说过去常出来。”路易斯说。

“我认为贝坦科尔特已被释放了。”

“是的。释放了又怎么样？”

“他们叫我别管闲事。”

小派斯在地上啐了一口。

“这群混蛋！”他说。

他们几乎奔跑着穿过马路，朝圣贝尔纳多走去。戴维打算上那儿去乘地铁，路易斯陪他同行。

“你别理他们，他们不知道想捞到什么好处。”

“他们对我说，你妹妹今天上午去找过贝坦科尔特。”

在他的话里含有苦味。派斯耸了耸肩膀。

“女人们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谁叫得起劲儿，她们就

找谁。你别泄气。你瞧，我正好打算跟你谈谈这件事。”

戴维没有说什么。一大滴雨水沿着他的鼻梁往下淌着，看起来象是一滴眼泪。他用手绢擦了擦脸。

“你常跟我妹妹出来吗？”

“嗯。”

“最近呢？”

“出来过两三次。”

派斯摸了摸胡须。

“这就奇怪了。跟你出来不多，但她对你却比对任何人感兴趣。”

“别这样认为。我跟她出来时，贝坦科尔特还在狱中。”

“这有什么相干？”

“没有什么相干 我只是说说而已。”

派斯摇了摇头。

“你错了。格洛里娅并不象她的外表那么傻。”

“我不懂你的意思。”

“这很简单。她之所以对海梅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个革命者，坐过牢。她差一点都快把他看成英雄了。”

“那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道理很简单：你到今天还没有突出的表现。”

他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继而又低声地说：

“看来荒唐可笑 但事实确是这样。”

戴维怀疑起来，他怕路易斯打算引导他干一件他猜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思想上防范着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干不出使她信服的事情来。”

路易斯偷偷地做了一个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的手势。

“你实在太无所作为了。”

他看到戴维露出疑惑的神情回过头来，便继续说：

“昨天下午我跟格洛里娅一起待了一会儿，我们谈起了许多事情。从她跟我说的话，我得出结论，你是她感兴趣的人。”

“我认为恰恰相反 她是在戏弄我。”

“要女人们痛痛快快地说出心里话 可不容易啊。”派斯说。

他又挽住了戴维的胳膊。

“你有时显得很傻。没有一个女人会向男人表示好感，而目的却只是为了瞧不起他。”

“可我认为有这样的女人。”

双方的谈话越来越不投机，路易斯首先发现了这一点。

“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格洛里娅的所作所为对我毫无关系。我说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你。你受人嘲弄，我很生气。”

“那好吧 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吧。”

派斯擦了擦嘴，他觉得嘴唇很干。

“昨天我们谈起了你。她认为你不错，比海梅聪明。她只是说他更勇敢。我对她说你也是个革命者。”

虽说天已近黄昏，路易斯还是看清戴维的脸红了。看来路易斯刚才说的话使他很难堪。

“我知道了。”他回答说。

“不，你还没有懂得我的意思。她还以为在形势需要你的时候你不会帮助我们呢。因此，我提醒你一下。”

戴维这时发现自己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看来是要考验我一下啰，是吗？”

“对不起。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有意使你不高兴的。你也非常清楚，我一直把你看成是我们团伙中的一员的。”

戴维低垂着脑袋。

“别这样说，我并不怪你。再说，你们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

“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

“大家总是认为我有点儿胆小怕事，可只有你这么坦率地说出来。”

“你别说傻话了，”派斯说，“你完全明白，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有这样想。”

“听我说，路易斯，我们不谈这个，好吗？你别以为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只是对你谈了谈我妹妹的个人看法，我们中间绝对没有人对此表示同意。她也只是认为你不能……”

戴维正要反驳，却又戛然而止，他以为这样争论下去太没有意思了。他们走下圣贝尔纳多，来到地铁的入口处。两人停住脚步，不知说什么好。

“我刚才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请原谅。”

戴维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但显得十分勉强，好象这微

笑是别人强加给他的。继而，他用手摸了一下嘴巴，脸色便又严肃起来，刚才的微笑好象根本没有出现过。

“你还在记恨我吧。”派斯说。

“别胡说了。”

这时，熙熙攘攘的人群将他们朝着地铁站的走廊上推去。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只巨大的电钟，不停地跳动着的指针好象在催促人们加快步伐。他俩中间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快点摆脱这令人难堪的时刻，但这时间却又过得特别慢。

“明天我去看你 我们再平心静气地谈一谈。”

“随你的便。”

他们握了握手。

## 第三章

“丹吉尔”坐在画室的一个最黑暗的角落里，专心地玩着他常玩的魔术。在门多萨平时放水彩画和黑色颜料的桌子上，他放了一大堆酒瓶。“丹吉尔”打开一个个酒瓶的瓶塞，对着亮光比较瓶里各种酒的颜色，辨别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异，然后在每只杯子里倒上一点儿酒。

“请看魔术。这是真正的魔术 配制鸡尾酒。”

他记得在童年时，在他家的乡间别墅的花园里，他和一群孩子们（他当然是他们中间的首领）将从家里拿来的各种做菜的作料聚集在一起。他喜欢将这些作料全都放在一只烧瓶里，使它们混合中和，希望从中能有所发现，这就是他童年时一直盼望着的奇迹。

到了十五岁，他发现酒吧的侍者干的那一套活儿很有意思。他们成天与酒、虹吸瓶、冰块打交道，还有削苹果、洗樱桃等。于是，他也胡乱地配制了一些混合酒，最后自然无一例外地倒进了废水池里，连尝都没有尝一下。玩了一阵，他觉得没有什么奥妙可言，便玩腻了。

这时，他喝了几小杯酒，便烂醉如泥。他的朋友们进来时呼唤他的小名、爱称。每次总是这样，他喝醉了，翌日朋

友们便轻轻地拍他的背部。看来他命中注定要过这样的日子：人们似乎都勾结在一起，引诱他上钩，使他无法学习。

一个烦躁不安的念头老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很荒唐，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但这个念头总一直存在着，象在嘲笑他，在向他挑战。“我们来一步一步地进行回忆。”对了，他跟朋友们一起喝醉了酒。他回忆起来了，便露出了笑容。突然他全都记起来了。“我拿着一只杜松子酒的小酒桶，把酒倒给渴了的人。”

他记得在拉瓦皮埃斯的几家酒吧度过了整个下午，周围都是一些老娘儿们和小伙伴。那个卖火柴的加利西亚女人，年过半百，一头灰色头发，脸上笑容可掬。她曾亲吻过他的脑袋，还叫他“我的宝贝”。作为交换，他给她喝杜松子酒。他记得还给一个穿了好几条裙子才显得胖乎乎的耳朵上戴着一朵花的女人喝了酒。就在那个酒吧间，一个身穿灯芯绒裤子、条纹衬衫、头戴黑色贝雷帽，模样儿有点象受了惊的大蜥蜴，也有点象黑鸟的男人向他走来。他给来人喝了酒，后者给他留了一张名片。

乌里贝翻遍了短大衣上的好多只口袋，终于在最小的一只暗兜里找到了那张名片。那人叫弗朗西斯科·戈麦斯，是个修复古迹的木工。他读了写在名片上的一行字，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我给你们带来了光亮、色彩和欢乐。我就象放在经济饭店的橱窗里的一朵纸花。”

他根据经验就知道，象戈麦斯这样的人住的房子色彩都很单调。他看到他们的住房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一样是灰

色的，平淡无奇的。女人们在房屋的阳台上种上天竺葵、紫茉莉，在家具上铺着色彩十分刺眼的装饰布。她们和他一样，也象是在玩魔术。

“象我们这样的人都必须将现实遮盖起来。我们要给自己带上假面具，背部装上两只翅膀。我们是伊卡洛斯，是被战败的天使，是已经消亡的灿烂文化的遗迹。”

他手里摇晃着那张卡片，嘴里不停地大声重复着上面的话，颤抖着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微笑。

“你在说什么呀？”

一个胸脯丰满、臀部发达的金发女郎出现在他面前。她曾经给阿古斯丁做过一段时间模特儿。和聚集在那儿的大多数姑娘一样，她专门给美术学院当模特儿。

“我三岁时我父母和一家电影制片厂签订了一份合同。我扮演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的角色。他挨饿受冻，别人给他穿脱衣服，给他喂奶，帮他独立生活。我估计约有上千万个太太看了这部电影都哭了。可现在，”他以轻柔的声音继续说，“我只想将这些都忘掉 我喜欢搞点儿雕虫小技 比如配制饮料，写诗……”

那模特儿脸上带着傻笑走了。看她走后的背影，仿佛比她本来的身躯更为丰满。不少地方的雕塑便是根据她的模样建成的。

接着又过来一个姑娘来问他。他没等对方发问，便抢先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请您走吧。”

他还记得在几年前，他曾头上戴着大假发，下巴上是海盜式的大胡子。这么化妆打扮后，他到自己家门口求乞。他母亲没有认出他，想将他赶出花园。“行行好吧，”乌里贝很富有戏剧性地说，“肚子饿了。”说完，他跪了下去。他母亲突然大叫起来：“孩子。”他很快地扑到她的怀里：“妈妈。”于是，母子俩回过头来，感谢在铁栏杆外面流着泪看他们这场表演的观众的掌声。这场面实在动人。

当他发现自己在说胡话了，便越发觉得醉了。他双手捧着那张名片，然后，又放进口袋里。从里面取出了又一张纸片，原来这是他的一张相片，身穿水手服，格子衬衫，头戴草帽，手里拿着一根小手杖。劳尔站在他的后边，双臂放在他的肩膀上，象是在保护他。“丹吉尔，”赶紧将相片放进口袋里。“我在说胡话了。”

他从拉瓦皮埃斯来到了一家简陋的酒馆里喝了几口酒。有人夺去了他的酒桶（后来他们找到了那条桶上的铁链）。大概就在那里他挨了打。他看了一下表：九点差二十分。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干的事他没有回忆起来。这两个小时内他大概与伙伴们干了一些神秘莫测的事情。他们争吵、斗殴、受伤。“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干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许我给交通警察喝了酒，还用手帕给他们擦了汗水。”对，一定是这样。还不止这些，我可以肯定。不久，他们将会派人来向他表示感谢，还将给他一束鲜花，他笑了。

他更加起劲儿地变他的魔术。他将栗色的酒和白色的

酒搀和在一起，又将黄色的酒和绿色的酒混合，也就是将白兰地、杜松子酒和白葡萄酒混杂在一起，再加上几滴薄荷。瓶子上面贴着标签，上面写着：“请您提高在朋友们中的威望，向他们馈赠以……”他打开一只扁平的酒瓶，那是一瓶马蒂尼卡的甘蔗酒。“我要一瓶蓝色的酒。”他在旁边的一只抽屉内放着一本有关配方的书。他站起身来，穿过房间去找这本书。“喂，‘丹吉尔’，你总是醉醺醺的。”又喝多了。”“是酒后不适。”丹吉尔”“，丹吉尔”象是朋友们在叫他。他对他们报之以微笑。有人拍了拍他的屁股，是个老娘儿们。他又坐了下来：“谢谢。”我不怀疑，有人会憔悴枯萎，他的躯体与黑暗融为一体。”这几句话是他不久从什么地方读到的，突然从嘴里说了出来。他也不知为什么，觉得十分奇怪。那天夜里光发生这种怪事。他玩起牌来，寻找答案。“要是第一张牌是黑的，疑团便会解除。”他知道第一张牌的颜色，果然是黑的。“我得救了。”他朝四周看了一眼。从前一天夜里起，洛拉便开始进行‘聚会的下午’的准备工作。乌里贝帮她一起干。他抱了一大堆东西到画室，眼下房间里已堆满了各种物件。在木制的房梁上挂着彩色纸条，还有各种灯笼、纸做的灯罩和彩带。画室内处处呈现着神秘的色彩。

他爬上木板搭起来的架子上，为装饰画室他花去了很长的时间。他用他一双魔术师的手将画室完全改变了模样。墙上挂满了玫瑰色的纸条，纸条的中间仍露出因年久失修而发黑的潮湿的墙壁，天花板下横八竖七地挂着很多布条。画室内还挂着不少素描，都是阿古斯丁喜欢的题材，

有背上长着蜻蜓翅膀、身材纤细的女舞蹈家，身穿金银丝织物身躯肥胖、身上爬满蚂蚁的女人，还有那些从姘妇那儿拿倒贴的男人。他们留着从中间分开的象刷子一样浓密的八字胡，长着一双大手，脖子上围着黑色的围巾。

他从各个抽屉里拿出一大堆匕首，形状各异，正如他在梦中常见到的那样，有波浪形的，有弯弯曲曲的，也有说不清是什么形状的。在一只灯罩上用别针别着一大串葡萄。在画室的一个角落里，在一堆废纸下，藏着五彩缤纷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纸做的小号手、小帽子和各种假面具。

他高兴地微笑着。这一切都是他亲手布置的。他出现在伙伴们的面前，大家瞧着他。人们没有说别的，只是瞧着他。他想举手向他们致意：“也许不久就会发生我渴望发生的事。”有人会轻声地告诉他抽签的奥秘。他想回忆起那天下午在五点到七点钟之间发生的事，但又不想这样做。有一种比他自己更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他，使他回忆。“还有两个小时，也就是说还有一百二十分钟，或者说七千二百秒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没有想起来。”他头脑里出现了模模糊糊的回忆。他用手摸了摸面孔。在五点到七点之间有人打了他。这不合乎逻辑。他拿起一杯混合酒，一饮而尽。

“我得好好地乐一乐。”

画室里慢慢地挤满了人。洛拉充当着女东道主的角色，正将来客一个个地引进房间内。这时，科特萨尔正在给留

声机上发条。他对来客们说，叫他们不要客气。

“在这儿大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紧的是让大家玩得痛快。”

在画室的一角，乌里贝正在配制饮料。有几对舞伴已翩翩起舞。

“阿古斯丁呢？”

“还睡在床上呢。”

“我们能去看看他么？”

“当然可以。”

在走廊上，劳尔和几个伙伴们在一起抽烟。天气炎热，里维拉只穿一件衬衣。他们正在谈论着一位刚才和他们问过好的金发姑娘的事。劳尔肯定地说，他与她曾有过亲密的交往。

“我说就是她。我是于去年在安托恰认识她的。”

“那她眼下跟这胖家伙在搞什么名堂？”

“他大概是她的未婚夫吧。”

“是你邀请他来的吗？”

“我不是对你说了我还不知他的名字呢。”

“那他为什么来呢？”

“谁知道呢。”

“兴许她是门多萨的朋友。”

洛拉端着一托盘饮料朝他们走来。她的眼睛炯炯有神，嘴唇湿润。她已喝醉了。

“你们不觉得烦腻吗？房间里有那么多漂亮的姑娘，你

们却反而站在这儿，不觉得害臊吗？”

“我们在聊天。”

她颤抖着双手将一杯杯饮料递给他们。

劳尔在喝酒前，先闻了闻酒的气味。

“啊唷，一股香水味。”

“是‘丹吉尔’配制的。”洛拉说。

“除了他还会有谁？”

他露出厌恶的神情将酒杯还给她，她笑了笑。

门口走出来一群姑娘，其中一个长得又高又苗条的金发女郎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毛线衣，与劳尔说起话来。

“你好，大叔。”

“你好，丑八怪。”

“已开始很久了吗？”

“什么已开始很久了？”

“音乐。”

里维拉摸了一下八字胡。

“今天还有音乐？”

她笑了，露出了一口洁白好看的牙齿。

“你难道没有听到吗？”

“噢，真的……”

他装出吃惊的样子，装得很象。

“你们都喝醉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这样成天地喝呀，喝呀，你们难道不会干点儿别的什么吗？”

劳尔将两只毛茸茸的手插进裤兜里，微笑着用脚后跟

跳起舞来。

“这要看你所理解的‘干点儿别的’是指什么？”

那姑娘做了一个鬼脸。

“混蛋。”

“我们进去吧。”

洛拉将他们让到房间内，在门口她遇到了安娜。后者衣着随便，身穿黑色上衣，外面披着一件皮猎装，是男式的，显得有些肥大。

“您玩厌了吗？”洛拉问她。

安娜发现，这女画家与她说话时，改变了腔调。于是，她竭力装作和蔼可亲的样子。

“一点儿也不……”

“我看您披上了外衣，以为您要走了呢。”

“有点儿凉。”

“是吗？”

安娜的手接触到她那潮湿的手指时，身不由己地颤抖了一下。

“您允许我和您共饮一杯吗？”

“请便吧。”

安娜来到乌里贝正在配制饮料的桌子边。

“我很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洛拉接着说。“您呢？”

“请放上一点儿冰块。”

她们互相说了声“干杯”。乌里贝坐在椅子上张大着眼睛，瞧着她们，用手指指着她们说：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洛拉喝干了她的一杯酒。

“住嘴 你不懂这些事情。”

乌里贝将食指放在嘴边，说：

“你们都给我住嘴 你们说的都是一派胡言。”

安娜又感到洛拉的手指碰到了她的手。

“来吧 亲爱的 我希望您能去看看门多萨。”

她俩走进卧室。阿古斯丁还穿着睡衣，俯伏在床上，心不在焉地吸着烟斗。见到两位姑娘走了进来，便给她们让出了一个位置。

“天不早了，”洛拉说，“该穿衣起床啦。”

“我懒得起来。”

“你总说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安娜来了，我对她不十分熟悉。”

“你好 安娜。”门多萨冷冷地说。

洛拉的声音既单调又带有抱怨的意味。

“你觉得这样做对吗？”

“我就这样出去。”

“这太不成体统了。”

“我穿件晨衣出去。”

洛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对安娜弯着身子，说：

“请您跟他说说，或许他会听您的话。我跟他说明向东，他就向西。”

“我 您要我跟他说些什么？”

洛拉那种向她乞求的神态反使她不耐烦。

“我都听到了。”门多萨说。

他翻过身来，仰面躺着，毫无顾忌地伸着懒腰。

“我也没有小声地说话，”洛拉说。“我只是希望你做人要合乎情理。客人已挤满了画室，你得去招待他们。”

“我不明白我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安娜说。

洛拉嘴里喷出的一股酒气使她感到十分讨厌。她在他们中间好象有中了他们的圈套的感觉，她认为他们是逼着她亲眼目睹这一事先已经排练过的场面的。她想站起身来，但洛拉却要她继续坐着。

“请您再坐一会儿吧。”她说。

阿古斯丁解开睡衣的扣子，在毛茸茸的胸口上搔痒，还打着呵欠。

“洛拉很会演戏，她喜欢更多的观众看她表演。只有一个观众，她觉得很委屈。再说，我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她已经喝了不少酒。”

安娜再一次闻到了她喷出的酒气。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他成天拿我寻开心。他不但是个没有用的人，而且是个无赖，还说谎。”

门多萨将食指放在太阳穴上，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

“骂人对你不会有好处的 亲爱的。这会使你变老。”

他从床上坐了起来，穿上了晨衣。

“噢，我忘了，我请了那个你十分喜欢的加利西亚小伙子来参加聚会。你在我这儿不是浪费时间吗？”

“你是个骗子。”

她也站了起来，将安娜拉到自己的身边。

“别听他的，”她说，“他刚才说的都是诬蔑之词。”

安娜的手从她的手指缝里抽了出来，心里燃起了一阵怒火。

“让我出去吧 这一切跟我毫不相干。”

她走出了房间，但洛拉在门口赶上了她。

“您得听我说。”

洛拉将一只手搂住她的腰部，跟她走进画室。画室内已挤满一对一对的男女。她们来到了走廊尽头的一间简陋的房间里。

“您得听我说，”洛拉对她说，“我有权让您听我说话。”

乌里贝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对她们伸了伸舌头。他又喝醉了，但头脑仍很清楚。他觉得自己已在腾云驾雾，飘浮在天空。人们叫他的名字 对他微笑着 拍着他的背。“这小伙子了不起 很亲切 非常和蔼可亲。”他是在说他自己。他觉得参加聚会的人都低下头，便点头表示赞同地说：“人们处处都欢迎我。”他觉得头上有一圈光彩夺目的光环，觉得自己象是在一条涂满肥皂的跑道上滑行。

“‘丹吉尔’。”

“你好 醉鬼。”

“我得跟你谈谈。”

“你不想喝上一小杯么？”

“等一会儿 等谈完了再喝。”

路易斯每次与他说话，总是这样：派斯说什么，他总是听他的。派斯已知道他的弱点，便常利用这个弱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对乌里贝说：

“我需要三十杜罗。”

乌里贝虽然不缺钱花，但手头上从不十分宽裕。借钱给派斯有去无回，可是他还是没有加以拒绝。

派斯露出嘲弄凶狠的目光，直截了当地说：

“我需要这笔钱 你得给我。你一定会给我的。”

乌里贝每次总把钱给了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路易斯拿到钱后，便玩女人，干恶作剧，胡乱地花完了。他从来也不向对方表示感谢，相反，乌里贝那有求必应的做法使路易斯更瞧不起了。尽管这样，路易斯一向他要钱，他还是无法拒绝。

“你别紧张 我又不会砍你的脑袋。”

乌里贝笑了笑，将大衣口袋翻过来给他看。

“我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派斯取过一张椅子，坐在他的对面。

“有件事儿跟你谈谈，很简单。这件事一定很合你的胃口 是个小玩意儿。”

乌里贝的眼睛亮了。

“你说的是正经话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正经过。”

“啊……”

他脸上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态，颤抖的手拿起了一只酒

瓶，咕噜噜地喝了一大口酒。

“是个鬼点子么？”

“自然罗。”

“那快告诉我。”

他走上一步，贪婪地倾听着对方说的悄悄话。他这时虽然已经喝醉了，但对干这样的事仍然全神贯注，勇气倍增。路易斯跟他说的这玩意儿在他看来，正好是周围普遍存在的那玩世不恭的态度的一种具体而集中的体现。无疑，这正是他盼望已久的能令人震惊的事。这只是个小玩意儿，小得很，但是个恶作剧，含有暗示的意思。“就象一条小蜥蜴，”他想，“一只奇异的鸟儿。”他想对了。

“这事很简单，”派斯说。“今天夜里舞会结束后我们要讨论行刺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乌里贝点了点头。

“记得。,,

“我们要玩纸牌。”

“对。”

“你得玩个花招。”

“真的？,,

他睁大着眼睛，两个瞳孔圆得象两只玻璃球。他的眼珠是蓝色的，显出很顽皮的样子。

“你听我说 别激动，”派斯说；“要听清楚我对你说的话，要牢牢地记住，可不要叫我再说一次。我们将要通过玩纸牌来决定由谁去刺杀那个家伙。”

“ 哪个家伙？”

路易斯开始不耐烦起来。

“ 住嘴，听我说下去。我们要杀死一条寄生虫，一个老东西。 ”

“ 丹吉尔 ” 高兴得将手放到嘴边，说：

“ 你说的是个老头儿？”

“ 对。”

“ 我最喜欢干杀老头儿这样的事了。”

“ 别光空谈。今天晚上我们将决定由谁去干掉他。门多萨曾主张用抽火柴梗的办法来决定，可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通过玩扑克牌来确定。你将负责发牌，谁的牌不好，谁就被选中了。 ”

乌里贝一动不动地专心听他说。路易斯说的这一套打算就象从他自己口中说出来似的，他俩好象长着同一个脑袋。

“ 我同意。”

“ 那好。你很会玩花招。有一天你还教我玩了不知多少花招，你一会儿从袖子里取出纸牌来，一会儿又不见了…… ”

“ 飞走了，在空中跳跃着呢，我要它在哪儿出现就在哪儿出现…… ”

“ 对，我俩已谈到问题的中心了。我们玩扑克，由你给我们分牌。 ”

“ 玩点儿花招？”

“不，你别心急。你只是给戴维发牌的时候才玩花招，你要把坏牌分给他。”

他停了一会儿，看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丹吉尔”那苍白的面孔中，两只眼睛象火炭一般地闪着亮光。他将一只手放到嘴边。

“啊。”

“你一定得想办法做到这一点，可又不能让别人发现。分给他的牌要五花八门的，让他凑不成对子。这样他就得去开枪了。”

乌里贝陶醉般地瞧着他。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的，出人意料的。他觉得太好玩了。这么说，伙伴们又来求助于他了。看来，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他真想欢呼，真想把心里想的都告诉大家。“我是一只白鸽。”

“安静点，”派斯说，“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决定自己的命运了。你得把我给你说的话都记住。还有，你要严守秘密 这事只有你我两人知道。”

“那戴维呢？”

“他什么也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地道的恶作剧 是吗？”

派斯没有理他。

“得了吧，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去干和别人去干还不是一个样？”

“你这么安排是因为他胆小 是吗？”

“是的。”

“他不会出什么事吗？”

“你以为他会出什么事？不是有我们在吗？”

“对，是这样。”

“只是吓唬他一下。”

“对。”

他俩默默地待了一会儿。然后，派斯喝了一口酒。

“我给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当然……玩牌的时候，你给我挤挤眼，我就……”

“我既不会给你挤眼，也不会干任何与此类似的蠢事。我是正正经经地在跟你说话，你这个蠢才。”

乌里贝脸上露出内疚的神色。

“啊，请原谅。我刚才这么说，并不是不想干。我当然会记得你的话的。我全照你说的那样办，可你不要拿这样的脸色瞧着我，使我难过。你这样会使我觉得自己老了。我喜欢你笑……”

“好，那我就笑。”

“不，别这样笑。好吧，总算笑了。我清楚我说的话。”

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我醉得很厉害。”

他回过头面对其中的一个女人，她给自己斟上一杯薄荷酒，对他开始做起鬼脸来。她一会儿扭歪着嘴，一会儿转动着眼珠，还喘着粗气。

“我想我能再喝点儿。”他对路易斯说。

“只要你在两小时后能头脑清醒，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么。有一点别忘了，对谁也不能说一个字。”

“行 我一定守口如瓶。”

不知谁推了一下他们头顶上的灯泡，盘形灯罩下的灯泡随即摆动起来。灯光一闪一闪的，照得参加聚会的人们的脸膛忽明忽暗，脸色也变得苍白了。靠着椅背的人们用卷起衣袖的手臂举着酒杯，手舞足蹈，忘乎所以。戴维感到自己仿佛从渐渐减速的秋千上缓缓滑下。他看着那灯泡，圆形的，里面那向四周张开的钨丝就象一只在蛛网的一端来回摆动的蜘蛛。

喊叫声骤然而起，喝醉了的人们已头晕目眩，东倒西歪，好象大地也在他们脚下移动。

“别晃灯泡了 我头晕死了。”

“是谁晃的？”

“会是谁 还不是‘丹吉尔’。”

戴维转过身，顺着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手所指的方向朝墙角望去：乌里贝坐在酒柜上，两手交叉着抱在胸前，他的四周围着一群崇拜他的女人。

“胡说，”其中的一个女人说道，“‘丹吉尔’一直一本正经地坐在这儿 给我们讲故事呢。”

乌里贝赞赏地抚摩了她一下：

“谢谢 我的小心肝儿。”

有人扶住了摇晃着的灯泡，并将跌落的装饰物重新放好。

“总算不晃了。”有人高声地说。

一位陌生的姑娘在人群中给戴维让了一个座儿，递给他一杯威士忌，并将食指放在嘴唇上，说：

“您瞧他，今天与往常不一样。”

乌里贝已经看到戴维来了，做了一个表示倒霉的手势，说：

“诗人，您的星相不好，玛斯<sup>①</sup>和维纳斯<sup>②</sup>就在您面前蹲着交欢呢。”

刚才说话的那姑娘不耐烦地说道：

“‘丹吉尔’，你接着讲吧。”

乌里贝丝毫也没有理会她，只是神秘地对戴维说：

“您准备一下，该轮到您了。”

戴维决定跟着他玩儿，脸上勉强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吧，我考虑考虑。”

姑娘们七嘴八舌地要乌里贝讲下去。

“快讲呀，‘丹吉尔’。”

“我已经讲了么。”

“讲了，你讲了什么？”

“最重要的。”

他用手帕擦了擦嘴唇。

“只是没法让你们都满意。”

乌里贝离开人群，戴维挽住了他的胳膊：

古罗马传说中的战神。

② 古罗马传说中的爱神。

“我刚刚到这儿，只看见你和里维拉，其他人在哪儿呢？”

“阿古斯丁在他的房间里 我想他可能还没有起床呢。”

“安娜呢？”

“洛拉把她拉走了。一个多小时前她们还在这儿商量着什么。”

戴维朝门多萨的卧室走去，见他已经穿好了衣服，还未拿定主意是不是出去。从房门射进去的灯光照着他床铺以上的上半身，房间里很暗。

戴维见他将烟斗里的灰烬倒在马桶里。门多萨开始这样做时，只是想气气洛拉，但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

“你不舒服？”

“没事儿，只是无聊得很。”

门多萨给他在床边让了个座位。屋里的灯都灭了，戴维感到旁边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女人。

“你不认识塞利娅？”

戴维摇了摇头，他发现，那女人在哭泣。

“我是来找你谈谈的。”

阿古斯丁又躺到床上，他不让从书房射进来的灯光照到他的脸上。

“你说吧。”

“咱们单独谈谈。”

门多萨朝女人挥了挥手：

“你出去一下，行吗？一会儿我再叫你。”

那女人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出了房间。戴维没有看清她的脸。

“谈吧，只有我们俩了。”

戴维在开口之前咬了咬指甲，每当他面对阿古斯丁时心里总感到有些发慌。

“我听说，这几天你们讨论了我该不该参加暗杀活动的事情。我知道，你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特别是在认识你们以后。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过去你们有什么想法，完全可以不告诉我，我丝毫也不会指责你。但是，既然你们已经接纳了我，那我就有权知道一切，让我了解你们是不是改变了看法，或有哪个人反对我。我同你一样参与了这件事，就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既然我已下了决心，那你们就没有理由怀疑我。我希望你们能作出解释，反对我的人应该当面对我说，不必背着我。如果他能证明我干不了，那我不会有任  
何意见。”

他不慌不忙地说着，但是颤动着的双手却流露出他的真实感情。他的心在急剧地跳动，于是便侧过身去，躲过了同伴的目光。

“你误会了，”他听门多萨这么说，“谁也没有怀疑你，对你说这话的人说的不是真话。”

戴维早料到他会说这样的话，下巴不由得抖动起来。派斯的那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但他不想那么快就被说服。

“阿古斯丁 我刚才说的也是有根有据的，”他说。“请你相信我，我并不怪罪于你，每个人都完全有权对其他人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只想有个自我辩白的机会。”

“戴维，你听我说。我提出暗杀计划的时候，参加与否你和大家都有充分的自由，你们说干还是不干对我都一样。真见鬼，早知道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干，或者照安娜说的那样，同她一起去干。我只是想给你们大家一次机会。既然从一开始我们就参加了这玩意儿，那么由我们来结束它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说呢？”

门多萨用他那低沉的嗓音热情地说着，戴维有很长时间没有听他这么说了。他想起了巴塞罗那，想起了他们相识的那一天。他与一位朋友去里塞奥咖啡馆，在那里认识了门多萨，他的周围站着一群画家、诗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四年过去了，他们的友谊使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那时起，戴维再也不是家庭的骄傲，不是那个被所有的人视为典范的、勤奋的小伙子了，他成了一个一无所能的小瘪三，一个贪杯的平庸的诗人。门多萨去马德里后，他也跟着去了。现在他一想起这事心里就乐滋滋的，倘若还有那种机会，他一定还会那么做的。

“在巴塞罗那，”阿古斯丁说道，“你也干了与此类似的事情，当时我骂你是个蠢货。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我陪你走到你和你祖母住在一起的彼得拉尔贝斯。我对你说，你想有所作为，一定要勇敢些，我相信你是个勇敢的人。但遗憾的是，你使我大失所望，或者说是辜负了我

的期望。那时候你就有自寻烦恼的毛病，我总是想方设法让你防止这一点。你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是缺乏自信心。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那只能一事无成。”

阿古斯丁象对一个孩子那样数落着他，同四年前的情景完全一样。戴维几乎要哭出声来，他觉得别的一切对他都无关紧要，只想让使他感到无地自容的这一瞬间赶快过去。

几年前他的母亲曾在那儿拍过照的那个旧的网球场上杂草丛生，还长了许多灌木，已有好些年没有人在那里打球了，场地已不是红色的了。只有堆积在柴堆旁的一些橙黄色的小土堆才使人想起那逝去的岁月：想起当时场子中间挂着球网，姑姑们在打球时微微飘动的衬裙。风吹落了灌木上的种子，无数幼芽破土而出。在球场一端的一个圆形水泥池上漂浮着一片片绿色的浮萍，他的兄弟们常用芦秆将它们推到一边。一群群被午后的大风吹得摇摇晃晃的蜻蜓象一架架小型直升飞机在空中飞翔。

欧查树下悬挂着三个吊床，那是阿古斯丁、胡安娜和他的。他说话时一只熊蜂在盛饮料的杯子旁嗡嗡飞舞，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夹竹桃的清香。胡安娜在他们中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他希望阿古斯丁以同样的眼神看她，象他一样认为她长得很美。她有两只象牙般洁白的手臂，衬衣内的乳房微微隆起。她平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而现在却沉默不语。戴维担心阿古斯丁会看不起她，便想方设法夸奖她，但他很快便发现，无须他的帮助他们两人已经情

感相融了。不知为什么，这竟使他烦躁不安起来。

两天以前，胡安娜和他曾躲在花园里花木最茂密的地方一起吸了一盒香烟，这盒烟戴维本想从父亲的口袋里拿的，但实际上还是在商店里买的。他们面对面地坐下，双膝碰在了一起，胡安娜象往常一样讥笑他笨拙。他用鼻孔喷烟，并开玩笑地说，他会“两眼冒烟”。当她哈哈大笑时，胸脯微微颤动着，戴维立刻想用手指触摸她的皮肤，并将她一把搂过来，吻她。胡安娜长得小巧玲珑，皮肤白嫩。她最讨厌别人把手放在她的身上，更不喜欢别人对她表示好感。当她的女友们吻她时，她总是以厌恶的表情将头扭开，并咒骂她在学校里身着皂服、双手湿淋淋的、面带玫瑰色的女友们是矮小的尼姑。为了把手放在她的膝上，戴维下了最大的决心，紧张得心都要跳了出来。胡安娜悻悻地望着他，蓝色的眸子失去了光彩。突然，她恶狠狠地拿点燃的香烟烫他的手背。戴维叫了一声，差一点把手缩了回去，但他的手指仍牢牢地抓住她那皮肤柔软的膝盖，眼泪夺眶而出。胡安娜终于将香烟拿开，说：“这就是你的自尊心，戴维，令人讨厌的自尊心。如果我愿意，你会从窗口跳下去。”

现在他把事情讲给阿古斯丁听，给他看手上烧焦的伤疤，忍受着他们的讥笑。

戴维对他们充满了妒意：胡安娜出神地听着阿古斯丁讲故事，阿古斯丁只讲给胡安娜听。戴维突然感到他们的一切优点都是那么叫人讨厌，他真希望阿古斯丁是个平庸之人，胡安娜也不是那么漂亮。戴维介绍他们相识的目的

是要毁掉自己过去所爱的一切。他知道，阿古斯丁对付姑娘们颇有办法，胡安娜特别钦佩他的勇敢，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他介绍他们认识意味着自我毁灭。主啊，主啊，他感到热血涌上脑门，他看见胡安娜在笑，露出了如同一只幼小动物的牙齿。阿古斯丁也在笑，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他们。他突然决定带他们去柴堆，借口给他们看看家中的破烂，然后便将他们关在里面。

让他们去干他们爱干的事吧！啊，就让他们去干吧……喇叭花在他面前摇动着紫色的花朵和黄色的铃舌；舞姿翩翩的夹竹桃在栏杆上方微微下倾，在他往家里跑时拍打着他的头发。夕阳下，暗淡的灌木舒展开带花的枝梢，空气中荡漾着叫喊声。鸟儿在飞翔，花园里的碎石在他脚下沙沙作响。仁慈的主啊，“如果深渊深不可测，难道人心不正是无底的深渊？人能够用言语来表达思想，然而，又有谁的心灵能向人们敞开？谁能知道别人内心发生的事情？知道别人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想做些什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你们难道不知道人心深奥得连他自己也捉摸不透吗？”阿古斯丁拉住了他的胳膊，让他正视自己：“你还是个孩子，戴维，你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自寻烦恼。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爱着她？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音乐的演奏声愈来愈刺耳，因为有人打开了中间的那道门。

“我已经把我想说的都讲给你听了。”戴维喃喃地说。

“那你想让我做些什么？难道要我对你说，你不值得我

们信赖 我那样说 就是骗了你。”

戴维无言以对，只是把手伸到光亮处，呆呆地望着。

“我说 你别再胡思乱想了 抛开那些愚蠢的念头 别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斗，装满烟丝。戴维把打火机递了过去，火光照亮了他那沾满油污的脸庞。

“真奇怪，”他突然说道，“我们在拉斯帕腊斯咖啡馆里的聚会好象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当时我们认为搞暗杀是乌托邦 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你有多大？”

“十九岁 我刚从法国回来。”

“你记得吗？那时我中学毕业才几个月。每当我想起我们现在和那时的变化，总是惊异不已。你难道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也有同感。生活匆匆而过，我都来不及回顾往事。我常常问自己 我们到底算什么样的人，”戴维说道。“我总以为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现在已完全变了样。”

“那是因为我们既没有留恋过去 也没有考虑将来，”阿古斯丁打断了他，“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我常常在起床的时候暗自问自己，今天要干些什么，我却答不上来，我仿佛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其实，我连问题是什么也根本不知道。”

“或许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门多萨说，“别人会以我们的名义告诉你的。”

“我们荒废了最美好的岁月，”戴维喃喃咕咕地说，“那

种把戏该永远结束了。”

“正是这样 该结束了。”

他咬了咬牙，又说道：

“迟早总要结束的。”

戴维差一点就要问他：“你敢肯定这是我们玩的最后一次把戏？”他对此坚信不移 但不敢问出来 害怕门多萨认为他是个胆小鬼。

他的手突然被碰了一下，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最好就在今天结束 你说呢？”

悬挂在天花板中央的电灯用一张粗糙的皱巴巴的纸包着。在门多萨的示意下，戴维将包着灯的纸解开，他的动作几乎是机械的，仿佛有一个小魔鬼在指使着他。

“你平静点。”门多萨说。

戴维顺从地歪了一下脑袋。奇怪得很，他们相处那么长时间，戴维却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对他说过话，心里感到既不安又温暖。

“你是很了解我的，”门多萨继续说道。“你知道，我小时候父母是怎样地溺爱我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我父母亲太宠爱我了，从来也不敢对我说个不字，我是他们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的目标 是个宝贝 是天赐的宝物。在我出世三年前我的哥哥生下就死了，我母亲不得不住院。医生说，他们可能再也不会再有孩子了，但我却出人意料地降生人世，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

“现在家里还保留着数百张我童年时拍的照片，有命名日拍的，有初学迈步时拍的；有的穿着海军衫，有的戴着假面具；有的摄于海边或海滩，有的是在农村拍的。对他们来说，只要我活着，他们就感到无比快乐，他们还常常带我去公园拍照。慢慢地，我的脸部习惯于这样的经过精心设计的表情：从早到晚摆出一副架势，耐心地等待按动相机的快门。

“早在你认识我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听到别人的夸奖，不论是多么不切实际，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周围人们的微笑和赞扬声中飘飘然起来，就象是一条插着诱人的蝴蝶双翅的高傲昆虫。尽管我对那些溢美之辞佯装不知，表面上还装作不好意思，愧不敢当，实际上我却象在做黄粱美梦一样得意洋洋。

“我的爱好从小就与众不同（这说起来还怪不好意思的），我的父母总是想方设法培养我的爱好。他们丝毫也不觉得让我从事绘画和跟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儿学习钢琴，是件可悲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对艺术也十分敏感。

“我父亲把工作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他的愿望就是让我成为画家，他不断地给我买来一盒盒颜料、画布和调色板。有许多个下午，他让我陪他去画室，坐在小凳上看他如何画画。在颜色的选择上他喜欢征询我的意见，每次画完，还要正正经经地让我谈谈看法。他还经常亲自教我画画，让我画酒店、人物的素描和水彩画，他会长时间地欣赏我的绘画，表示十分满意。在他兴致好的时候，他还会把我

的画带回家去，给我母亲看。这一切看来未免太荒唐了，尤其考虑到我当时还只有十四岁，但它却是父亲对我进行教育的组成部分。

“在我母亲的脑子里却存在着让我成为舞台大明星的念头。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她送给了我一个盛满假胡须、假发和假面具等化妆品的箱子。那时候，我们家后面有一个舞台。在我母亲的赞助下，一些艺术爱好者在那里登台演出，也就是在那里，我戴着假面具，学会了背诵兰波的诗《醉舟》。有一天，母亲悄悄地叫来了对这一切毫无所知的父亲，我满怀激情地背诵了整首诗。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俩都热泪盈眶。打那以后他们决定一定要我成为演员。

“不久，我进了戏剧学校，接受严格的训练。我不得不背诵令人厌倦的台词，但同时我利用在家里这个机会背诵我喜欢的作品：麦克白 的疑虑和布莱克 的诗歌，我满怀雄心壮志，作了种种打算，渴望有朝一日会一鸣惊人。我想象着，似乎已听见远处传来的好似嗡嗡虫鸣般的热烈掌声。

“父母对我的崇拜使我变得目空一切。我已经对你说过，他们只要我在他们身边，就会感到快乐，他们把我看作是意料之外的奇迹，是超乎自然规律之外的人。这一切都使我认为，我是与众不同的。听见他们夸奖我，我总是眉飞

兰波（1854—1891）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 作品表现了对现实生活不满和反抗的情绪。

② 莎士比亚同名剧中人物，苏格兰大将军，后篡位。

③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 版画家。

色舞。有好多次，他们以为我睡着了的时候，谈论为我安排的锦绣前程，我闭着眼睛听着，心脏急促地跳动着。就这样，浮夸虚荣、谈情说爱、吃喝玩乐这些被视为‘美好的情操’的东西在我身上不知不觉地培养起来。这样一些相互矛盾着的情操荒唐地交织在一起，占据了我的心灵，我的内心感到令人窒息的烦恼。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那时她已觉得我无可救药了。我的那些美德都是虚假的。我却不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我只是个浑浑噩噩的孩子。我对父母没有丝毫的不满，他们对我的溺爱反使我飘飘然，我总想讨得他们的欢心，报答他们对我的厚望。几年以后，当我感到手头没钱花，心烦意乱时，才发现我当时已变得不可收拾了。那时，我戴上他们送给我的一个面具，自以为卓尔不群，于是洋洋自得，不可一世。我身着黑色衣衫，对着房间里衣柜上的镜子背诵着《地狱中的一季》<sup>①</sup>。当我念到诅咒祖先的篇章时，深深体验到了诗人的愤慨之情，仿佛身临其境，忘记了自己。

“坦率地说，我朗诵得颇为感人，因为我很容易进入角色，其中有些诗句象是从我的心中自然而然地萌发出来似的。令我吃惊的是它们居然已被诗人写了下来，足见诗人和我产生了共鸣。诗人的言辞使我产生了仇恨，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仇恨之火。

“我已经说过，我的双亲对我的宠爱使我飘飘然，忘乎所以。他们溺爱我，迁就我，顺从我。突然，对这一切我开始厌恶起来。我和父母的关系从未发生过龃龉，我从来都是要什么有什么，有求必应。我的任何决定，在他们看来，都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围着我转，给我绝对的自由，这是我的同龄人不可能得到的。然而，他们让我为所欲为的同时，自然要为我作出牺牲。对这种牺牲，如果我加以拒绝，则非要逼我接受不可。关系实在微妙，我真难处理。但我从父母那动人的话语中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他们溺爱我，为我作出自我牺牲所要达到的目的。‘好吧，’我这样自言自语地说，‘我绝不会让你们牵着跑。’

“我母亲对我的爱抚与关怀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一生的全部希望就是拥有一个象我这样的桀骜不驯、性好冲动、骄傲自负的儿子。就在我开始迈出放荡不羁的生活的头几步时，她便坚决地支持了我。我父亲远不如母亲那样精明，我的变化我根本不愿告诉他。他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只有母亲伴随着他，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母亲并不幸福。我知道，象我父亲那样的人是不会使她感到充实的，平静单调的生活并不能满足她的渴求。她感到孤寂，需要有人与她为伴，渴望有人能填补她心灵上无限的空虚。

“于是，就在我父亲把自己关在他那个象玻璃罩一样的小天地里，对我的一切不闻不问时，母亲就知道了我最初的隐私。我们母子俩抱成一团，将父亲排除在外，目的在于坦

露我们俩内心深处的秘密。我将我初恋时的种种风流韵事都讲给她听，还告诉她补救的办法，说得尽量不遗漏任何细节。有时，我的坦率达到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但母亲丝毫也没有责备我，只是把我要的钱给我，千方百计将一切瞒住我的父亲。我对她的信任似乎使她觉得幸福。同时，她认为，瞒过我的父亲是高尚的举动。

“最初，我向母亲坦露的仅限于我在两性关系上的经历。不久，我又向她谈了我对自由的渴望。在我心中渐渐地产生了对周围一切的仇恨，我开始感到爱情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束缚、限制我们自由的羁绊。我便对母亲说，‘爱情是把软刀子，它将我们吸住，使我们变得软弱，使我们动弹不得。’

“母亲一声不吭地听着，好象我说的与她毫无关系似的，也许她以为我不是在向她说心曲，而是在信口开河，泛泛而谈。每当我讲完后，她总是劝我不要再向他人敞开心扉：‘你对我说说就算了，可不要再向别人说这种事。任何一件好事，一旦重复便失去其价值，便会走样儿，你说的话只是我们俩知道就行了。’

“她对我宠爱无度，就象要用紧身衣将我裹住。我给她讲的罗曼史虽然十分卑劣可耻，但她却反而更加爱我了，从来也没有反对我的表示，总是一味顺从我，但她绝对没有想到，正是她这样一味迁就使我感到不舒服。时间慢慢地逝去，我终于讨厌她、蔑视她了，我不断地用言语来刺伤她。

“我甚至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她，我对她的爱早已烟消

云散，我正等待合适的时机远走高飞。我埋怨她对我的教育说她是自食其果：‘你看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倘若你对我严厉一点，一切都可能不一样了，而现在已无法弥补了。’母亲默默地听我说着，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她仍然是那么温顺地低着头，对我的不恭之言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你是个好孩子，可你总装成这个样子。’

“我听腻了她这千篇一律的谈话，觉得索然无味，毫无意义。我对她说，‘我不知道你究竟能从中得到多少乐趣，谁都会说你这是自找苦吃。’这时母亲总是沉默不语，两眼直愣愣地注视着我，喃喃地说：‘我求求你啦，我求求你啦。’

“与此相反，我的父亲对我的一切始终一无所知。当他了解事情真相时，为时已太晚了。这都是母亲对我袒护的结果。当他猝然得知真相时，惊愕得连话都说不出。因而，对他的打击最为沉重。面对既成事实，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惊愕之余，他甚至没有力气对我讲上一句话。

“我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曾戏弄过我的母亲。我父亲经常接待让他作画的模特儿，她们大多是些楚楚动人的女子，其中一位娇小多情的姑娘特别令我倾倒，她那和谐的身段犹如一尊用胶捏成的塑像。我尽力让在女人面前不能左右自己的父亲注意她，并想方设法使她成了父亲的情人。一天下午，我设下圈套，让父亲在画室里与她发生性关系，随后便急急忙忙把这消息告诉了母亲。‘你别生他的气，’我对她说，‘这都是我一手策划的。’只见她脸色苍白，怒不可遏，但她一言未发，只等我躺下睡觉时，她才走到我床边，

双眼噙着泪珠 说：‘你是个畜生。阿古斯丁 这种事我甚至连对我最可恨的仇人也下不了手。’

“ 她的回答使我明白，她的秉性仍然未变。于是，第二天我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要去巴黎。我说得很简单，并不想征得他们的同意，但他们很快就表示同意，还去给我买火车票。他们的热心又一次使我愕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只相信可以用柔情软化我。

“ 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对我的前途所寄托的希望终于破灭了。人们当时只要看上他们一眼便会明白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和痛苦。他们问我是否会给他们写信，我摇了摇头，于是他们便求我允许他们给我写信，我回答说，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一点乐趣，那就随他们的便，我是不会反对的。他们用汽车把我送到车站，一路上他们找不出言辞对我讲。现在看来，那时他们已经料到，我不会再回到他们的身旁了。

“ 尽管如此，他们仍竭力不对我失去希望。希望我在巴黎、里斯本、马德里的停留只是暂时的，现实还会召唤我回到巴塞罗那。他们给我的钱足够开办一所戏剧艺术学校。他们还对我说，不论我到什么地方，都不会有家里那样方便，让我为所欲为。呵，他们实在太慷慨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在为我作出牺牲。

“ 那是快五年前的事了，我到巴黎后便租了一间画室，找来几块白布，开始胡乱涂抹起来。我十分清楚，在绘画上我并没有天赋，我想在戏剧上闯出一条路来，但我的发音成

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上了几次排练场，均无结果。我的音色不受欢迎。于是，我开始从事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就象美国百万富翁尚未发迹时干的那些事：送报、在饭店里当侍者、开电梯、洗碗。每天回画室的路上我在市场上买些食品，我还租了一个电炉，每天晚上自己烤点腊肉片，并煮上半升咖啡。

“这就是我赖以生存的全部食品。白天，我常常感到象橡胶一样的胃壁在抽搐。夜晚，我睡在床上冷得发抖，为了驱寒，我烧起一锅开水来暖手。一天，我收到母亲的一封信和一张空白支票。我独自一人躺在长沙发（那是一张印着鲜红色花朵的令人恐惧的沙发，我永远也忘不了它）上，饥寒交迫。那张空白支票更使我怒不可遏。我立即写了封回信，信中只有一个字，这个字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亲自把信塞进附近的一个邮筒。

“细雨绵绵 雨滴似乎顺着脖子往下流 但仇恨、饥寒却象不透水的塑料薄膜一样覆盖着我全身。我知道，我终于彻底得到了自由，因为在回信中对父母的辱骂便是我唯一的（是的，唯一的）自由行动。在嗓子眼儿里燃烧的怒火使我头脑清醒，我知道依从母亲的建议就意味着接受她的伦理道德，拒绝她才是恢复了我的本性，我相信我终于自由了。

“戴维 我怎么对你说呢 我只觉得我好象已经死了 即使不是死，同死也差不了多少，我活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是咳嗽、打呵欠，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为了证明我还活

着，我不得不编造理由，象人们用来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一样。我犯什么罪？对谁犯罪？”在空气凝聚的房间里，这些漂浮在空气中的问话听起来声音变得更尖细了。“呵，我知道我父母一定会说我是疯子……还会对我说，现在回头还不算晚，然而……”他的声音变得冷酷无情，戴维的心急剧地跳着，“我不想走回头路，我要破釜沉舟……断绝一切退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戴维气喘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们已是大人了。”

“我要杀人。”

对着化装室内毫无光泽的镜子，身子站在两副烛台中间，乌里贝着迷地摆弄着面具，他渴望着通过化装逃避现实中的自我。

房间里半明半暗，镜子里映照出颤抖着的烛光和他右边的姑娘手里拿着的烛台。

“啊 完全变了模样了 我都给假面具迷住了。”他用那干燥的嘴唇贴着自己映在镜中的双唇，用双眼贴着面具里的眼睛。他已经从柜子里取出一管管颜料，在调色板上调着颜色。

“我得把镜子包起来 或者砸碎玻璃 否则 我要爱上自己了。”

他小心翼翼地将颜料涂在脸上，在面颊上涂上绿色、桔黄色和赭色，在眉毛上画上一道粗浓的靛蓝色，在眼皮上涂

着淡紫色，嘴唇是黑的。

“好看吗？”

姑娘把烛台放在桌上，并将画笔浸在桔黄色的碗中，她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她只能从镜子里见到的、背对着她的这个心绪不宁的人，使她感到恐惧：

“您的样子很好看。”她说。

她惊恐地不再说下去了。乌里贝用双手梳弄着头发，将一绺绺头发卷曲起来。在烛光映照下，他的面影酷似一棵被风吹乱了缨须的玉米穗。突然间，他一句话也不说便将一绺绺头发染成红色。姑娘不由得发出一声尖叫。

“现在您真象个魔鬼。”

“丹吉尔”让她尽情地看了自己几眼，鲜艳的色调突出了他原有的脸部特征：尖尖的鼻子、干燥的嘴唇以及过早出现的一道道皱纹。姑娘在瞧他，使他很满意，使他话也多起来了：

“在巴拿马，面具几乎都用于宗教仪式。土著居民半裸着黑黝黝的身体，在大街上走着。有的人身上涂满了油彩，另一些人在皮肤上刺着花纹，上面涂着热乎乎的柏油，然后插上羽毛。

“六年前我随父母去美洲旅行。在巴尔堡<sup>①</sup>住了一个星期。那时正值狂欢节。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男人们都神奇地装扮成女人。他们露出温柔的目光，只是身躯总不象

<sup>①</sup> 巴拿马城附近的一个小镇。

女人。我向码头走去，人多得几乎使我寸步难行。面粉混杂着彩色纸屑象雨一样从空中飘落下来，街上满是五颜六色的飘带和大大小小的彩灯。黑人们狂饮着烈性酒，人们在大街上跳舞、亲吻。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身着多米诺外衣<sup>①</sup>，化妆得完美无缺，妙不可言，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剃掉了半边胡子、一边眉毛和半边头发，然后用白石灰涂上。而另一边，即有胡子、眉毛和头发的地方全染成黑色，黑得发亮。他从头到脚挂着一块块对称的方格子布，就象洗澡的人裹上浴巾一样。啊，看着他的样子真让人害怕，他的脸黑白相间，白里露出黑光，黑里透出白光，身子不停地摇摆着，面部就象戴着一个活动的用马粪纸做的面具。由于不时地移动着假面具上的两只眼孔，眼睛的颜色也不停地变换着。

“在另外一群人中，一个体形娇小的小娘儿们在奶头上系着彩色飘带……哦，不对，我喝醉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姑娘用钦佩的目光望着他：

“你就讲讲吧。”

他又装起小丑来了。

“不行 小家伙 我不能泄露秘密 我答应过不再谈那件事。你甭提它了。”

姑娘不再开口了，而乌里贝却喋喋不休地又说了下去：

即带风帽的长外衣。

“禁止谈论此事<sup>①</sup> 你别再坚持了。”

他又对着镜子中他的形象说道：

“啊 你喝醉了。”

他仔细地端详自己 头戴艳丽的羽冠 面部红、橙、黄、绿、青、蓝、紫 七色俱全。

“我要高速地转动起来，让人们看起来我就象一道白光。”

他在结束自己的化装前，又增添了一个花样：在尚未干的油彩上贴上一撮撮毫毛。

姑娘朝大门口走去。

“别走 还没有完呢。”

她站住了，给他披上丝织斗篷。这时，他感到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愁，每次化装前他都有这种心情。他能完全改变模样么？能变成另外一个人吗？

他已经多次尝到了通过化装蒙骗过别人的乐趣，他对面具的嗜好也是为了满足自己这个逃避现实的欲望。每次打扮都使他变成一个不同的人物，每见到一个陌生人，他就可以化装成一个新的人物，他总是不失时机地进行乔装打扮，改变自己的模样。在不相识的人面前，他宛如一张白纸，能在上面书写他想写的东西。

在化装方面他千百次地变换着花样。他感到苦恼的是不能摆脱人们对他的弱点的看法。他生性怯懦，正因为

<sup>①</sup> 原文为拉丁文。

这样，他要改变自己的形象，但化装完了他又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越暴露自己就越要加紧化装，但由于他不会隐瞒，每次化装后总以失败告终。

只要想到别人可能在议论他，乌里贝便会心惊肉跳。他抢在人们议论之前乔装打扮，编造谎言来吸引别人的注意。这样，他便以为不是别人发现了他内心的秘密，而是他窥探到了别人的隐私，因为他抢在了别人的前头。

现在，乌里贝化装成令人恐怖的红种人，开始了动人的表演。他高举双臂，用姑娘的披巾搭在两只袖子上，在空中晃动着，就象一只蝙蝠。

在书房的灰暗处，一对对舞伴相互紧贴着身子跳着舞，谁也没有注意到乌里贝。直到他走到了他们中间时，人们才压抑不住内心的惊恐。

“哎呀 哎呀！”惊叫声此起彼伏。

“原来是‘丹吉尔’……”

唱片已放完了，但谁也没有去把留声机关上，唱针仍在发出吱吱的声音。

“这鬼家伙。”

“真难以令人相信。”

“你是怎么化装的？”

“我都认不出你了。”

“你的模样太可怕了。”

指北美洲的土著居民。

乌里贝在人们的议论声中自鸣得意，频频向人们祝福：

“我的孩子们……”

当人们走近他时，他更疯疯癫癫起来。他接过人们递给他的一杯葡萄酒，一饮而尽。继而，他又作出要吻女人的样子，遭到女人们的强烈反对。

“不行，‘丹吉尔’这可不行……”

“你全身涂满了油彩，会弄脏我们的。”

这时他的头脑发昏，嘴里胡编乱语起来。

“我要去阳台展开我的两只假翅高飞；我要到街上去用喊声吓唬那些名门望族；我要去取下屋檐上的白霜送给瞎眼的鸽子。”

他的目的达到了，脑袋晕得天旋地转，但心里仍有些害怕。这样过去了两个小时。

“你们快来，快跟我来。”

他担心别人会丢下他走开。他已经醉了，口中嚷嚷着，心里却迫切地感到要把真情告诉别人，同时也想了解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他知道，倘若人们都走了，只留下他独自一人，他会和盘托出他的真情，这愿望十分强烈。他想起了派斯常说的话：“我应该沉默不语。”他用手遮住前额，什么也不愿去看了。

“喂，小兄弟。”

他注意到一位不引人注目的黄头发的青年。不知为什么，他觉得那张脸十分和善可亲，感到自己浑身无力，坚持

不了多久就要坦露自己的真情了。“啊，不行，还不到时候。”

“小伙子，对，就是你，正在看着我的这一位，你听我说话。”

他有意带着嘲弄人的口气，学着他以前老师的样子说话。

“您说的是我？”

“对，就是你，请过来。”

他把他带到化妆室，对着镜子和燃着蜡烛的烛台。

他强压住满腔怒火，又一次承认这一点：智慧遭到了失败。他感到五脏六腑都在翻腾。“好吧，我们开始谈吧。”

他已经取出一个紫色酒瓶，边喝边想。他明白，这一切都已不可避免，他必须在这个年轻人面前而不是任何别人面前坦露自己的心迹。

小伙子仍然吃惊地望着他：

“我好象认识您……您化装得……”

乌里贝挥了一下手，打断了他。

“那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就象我的裤子一样，是人们给我用来打扮的。”

他双手在面颊上抹了一下，嘴唇上的油彩往下流，染污了脖子。

“我憎恨一切真实的东西，”他说道，“我是靠谎言过日子的。我让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假面具，贴上五彩纸卷和金

箔 我喜爱转瞬即逝的东西。”

青年人呆呆地看着他。

“您 您是什么人？”

乌里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这不要脸的家伙。不过，你最好还是少插嘴，先乖乖地听我讲。懂吗？好啦，你跟着我，我们走出去，不让任何人看见。在楼梯的拐角有一个空房间 我们到那里去谈心里话。”

他拿起烛台，朝门口走去。

“您带我到哪里去？”

小伙子在他后面丝毫未动，乌里贝又瞪了他一眼。

“这与你无关，你不要过问。倘若你舍不得这儿的某一个卖弄风骚的女人，就对她说你一会儿就回来。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我不会伤害你的身体。”

他打开化妆室的门，向对方指了指出口。青年人依从了他，他的面部表情又起了变化：他又一次成了小丑。

“我们出去吧，街上许多自负的小天使违反交通规则，驾着汽车在街道左侧行驶。”

他又回头朝镜子望了望，喃喃自语：

“我疯了。”

那小房间里十分静谧，只有高脚烛台上白色烛芯上的火苗在跳动 在摇曳。

乌里贝手拿紫色高脚杯 举到唇边 说道：

“这酒的名称叫‘Parfait Amour’<sup>①</sup>。”

那小青年在一张小藤椅上动了一下身躯，乌里贝坐在转椅上虎视眈眈地瞧着他，仿佛要将他压扁。

“我认为，它的意思是完美的爱情。”

“正是这个意思，”乌里贝说，“这意思是纯洁的爱情，没有被玷污的爱情。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

他喝了一小口酒，便把酒瓶递给了小伙子。

“拿着，尝一口，看来你也是个非常纯洁的青年，我一点儿也不讨厌你。”

青年人不好意思地笑着，“丹吉尔”递给他的饮料令他恶心，但他又不敢拒绝，于是便饮了一小口，说道：

“味道很好，谢谢。”

乌里贝开始卸装。涂抹在脸上的油彩斑斑点点，只有涂成黑色的双唇间露出一口细密雪白的牙齿。

房间里用来照明的三角烛台上的火苗剧烈地摇晃着，乌里贝不禁打了个寒战。

“有一股冷风吹了进来，你去看看窗子关好了没有，好吗？”

小伙子迅速地站了起来。乌里贝见他刚走进那间对着楼梯的小房间时，就用口袋里的钥匙锁好了门，他不知他们的谈话会怎样结束。

青年人掩好了窗门，火苗立即停止了跳动，而且变得十

① 法文：意为完美的爱情。

分细小了。

“这房间多么昏暗多么安静啊。”他说。

小伙子早已回去坐到藤椅上，仔细端详着乌里贝的那张涂得乱七八糟的花脸。乌里贝的表情和声音使他联想到某种东西。

“丹吉尔”丝毫也没有注意到他在瞧他，只是用一瓶掺水的酒精弄湿手绢，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面颊。

“你喜欢化妆吗？”乌里贝对青年人说，青年点了点头。

“不是很好看么？”青年人嘟哝着说，“您不应该把它擦去。”

“我一直很喜欢假面具，”乌里贝说，“小时候就收集了几十个。我的父亲是个企业家，我呢，却喜欢去剧场和马戏班表演，有时候也演些不体面的节目，但通常是跳舞，每年我都盼着狂欢节的到来。我喜欢人们带着面具在街上行走。你从来没有化装成女人、红种人或者海盗什么的？”

“没有。”

“你应该试一试。我们住在‘丹吉尔’的时候，周围有一群无所事事的青年人，他们教我怎样乔装打扮。我有棕色的带有风帽的摩尔式的风衣，驼色条纹的阿拉伯长袍，我还收集了各种乐器，有高音吉他，响板等。孩子们都披着兽皮，脚踝上捆绑着蚕茧，这一切都美极了……”

他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对着它开始抹去眉毛上的颜料。有那个青年人在他身旁，使他感到平静些，他既想保持沉默又想对他继续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那一定是发生在很远的事情。”他听青年人说道。

“是的 那是在非洲。”

“在非洲 您到那儿去过？”

“我去过世界五大洲，还到过南极和北极，”乌里贝夸夸其谈开了，“但我的出生地是‘丹吉尔’。”

他用手绢擦了擦嘴唇上方，止住话头喘了口气。

“我的父母在那里担任外交要职，他们是康德诺夫-卡莱其伯爵的追随者。当我只有七岁时，他们便要我学世界语 我当时已经学会了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拉丁文。可他们硬要我学世界语，你愿意我说几句给你听听吗？”

“我听不懂。”年轻人回答道。

“去你的，你以为我们用同一种语言交谈就能相互理解？人与人之间能有真正的思想交流？难道我们不就是在同一时间里播放不同节目的扬声器？”

这一连串的问候在空中荡漾，声波撞击在小房间坚硬的墙壁上，与传来的舞曲的回声交织在一起。

“我以为……”小青年开始说话了。

“我认为 没有人让你回答任何问题。”

他停止了卸装，神情沮丧地照着镜子。他看起来象个老头子，疲劳无力。小伙子呆呆地站立在那里，既使他心里平静些，又使他生气。还有两个小时无事可做，他得填补这个空白。他把手放到了额前，他本想喝得更醉一些，但他没有能够超脱现实，化妆并未达到他的目的。

他用手指尖揉了揉那天下午挨了拳头的地方。烛光下，脸部涂颜料的痕迹依稀可辨，呈猪肝般的酱紫色。他自言自语地说：“啊，那时有两个小娘儿们，我坐在她们身旁，我多爱她们啊。”但那不是真的，他们在洗手间打了他，还把他几乎是拖着拉到街上。

他用两只手迅速地拿起高脚杯，已经空了。他立即摇了摇酒瓶，也是空的。他气喘吁吁地转向那个小青年。

“你听我说，”他说，“你是个很机灵的小伙子，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找出问题的关键。你听着，要竖起耳朵听，不要漏掉任何细节。”

小伙子恐惧地望着他。他已经抹去厚厚的一层颜料，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的声音、举止和表情，从一开始就使小青年感到熟悉，甚至是非常熟悉。那天下午在埃切加赖酒吧里，他喝得酩酊大醉，被人用劲推了出去，被推出去的原因正是现在他预感到的那些。

小青年的脸上渗出了冷汗。他记起乌里贝已用钥匙把门锁上了，并把钥匙放在了口袋里。他的头脑里闪现出许多恐怖的故事，想起了学校里的同学们的忠告。“有时候他们是很危险的，会施行暴力。”他因自己已落入圈套，心里直埋怨自己。

“今天下午，”乌里贝继续说道，“我遭了毒打。他们打了我，还说我生来就喜欢挨打，这是胡说。有人用手放在你身上，你都觉得可怕。有一次，一个小娘儿们搯了我一个嘴巴，太可怕了……”

他的自白就象呕吐物一般从喉咙眼儿倾泻而出。他明白，他该收场了，于是决定说些稀奇古怪的事来解脱自己。

“就象人家在学校里揍你那样，我十二岁的时候就让老师用戒尺打过手背。我记得那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教师，他几乎都要打断我的指关节了。我当时还是个经常患病的孩子，长得又瘦又高，成天惶恐不安……”

接着，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拿烈酒酒瓶。他编造了这个故事为的是达到更加感人的效果。小青年见状立即站起来，说：

“您要是愿意，我去帮您找……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说得如此急促，连自己都觉察到了。他暗暗告诫自己要镇静。

“谁也没有准许你从椅子上站起来。”丹吉尔说。

他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小伙子有些害怕，心里很不痛快，但决定利用这一点。

“当我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情况完全变了。那时我才十六岁，在一次乡村舞会上爱上了一个小姑娘。我们是偶然认识的。我们在一起猜古希腊底比斯人的字谜画，很快地便产生了感情。阿丽西娅是个清秀机灵的金发姑娘，象羚羊一般温柔。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她的身段长得如此苗条，让你恨不得整天地爱抚着她。

“她喜欢打扮成克娄巴特拉的模样，在公园里散步，

埃及女王，以美貌著称。

而我象着了迷一样陪伴着她，不断地吻着她的双手、秀发、脖颈和嘴唇。我将她比作大海、蓝天、船舶和云彩，仿佛她是自然界万物的灵魂。当我吻她的手，搂抱她的脖子时就好象我在亲吻、拥抱整个大自然……啊，请原谅。”

他侧过身去，呕吐起来。小青年睁大双眼，瞧着他，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他脑子里：“他疯了，我可得跟一个疯子打交道了。”他伸了伸舌头，全身颤抖着。乌里贝吐了一阵后，用手绢擦了擦嘴巴。

“阿丽西娅，”他平静地继续说道，“是她激起了我这个具有潜在诗人气质的诗人的诗兴。我在她身旁感到幸福和充实，我送给她小鸟和水果，用山野的鲜花打扮她。我们还常一起去一个寺庙遗址游玩，请她跳一个赞美俄尔甫斯的舞。她的舞姿映衬在蔚蓝色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上，就象那不勒斯博物馆的一座浮雕。

“一天我中了彩票，替她买了一只小鹿。打那时起，阿丽西娅、小鹿和我便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我父亲又雇了两个小丑和一个侏儒跟随着我们。

“我们希望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只图现时快乐，忘记过去，也不顾未来。我们的一切都很简单，因此也是令人神往的。尽管我们双方的家庭嫉妒我们，仇视我们，但他们的反对并没有使我们苦恼，反而增添了我们的欢乐。

“那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我忘了一切，心

古希腊神话中的音乐之神。

里只有阿丽西娅，还有同阿丽西娅在一起的蓝天、大海、鲜花和小鸟。在她的身旁我成了一个小孩，享受到了我在孩提时代未曾领略的欢娱。

“下雨的时候 我们把脚伸进水坑里 唱着歌 躲到树枝下，亲吻嬉戏，亲吻象雨点一样多。我们想象着世界只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我们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灵。我们向在田里耕作的奴隶致意，让他们分享我们的快乐。

“我们沉浸在永恒的春天里，除了我们俩，什么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回到了纯洁无瑕的童年，我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不去谈论未来，正因为我们无忧无虑，我们的爱情才那么纯洁。阿丽西娅是我的仙女，我是她的天使。我们之间爱情的表达非常简单，她闭上眼睛让我亲吻她的眼皮，我的幸福就在不言之中领略到了……你明白吗？”

小青年脸色阴沉，嘴唇僵硬，双眼直愣愣地盯着烛光，一根蜡烛芯就要熄灭了，他害怕同乌里贝一起待在黑暗中。

“我懂。”他轻声答道。

“你在说谎，”丹吉尔说：“你根本就不懂。你是来这儿窥视我的，还准备把我对你说的一切张扬出去。”

他发现小伙子已经面露惊色，痴痴呆呆地瞧着他，便决定再吓唬他一下，从中得到一点乐趣。

“你这臭小子，我早看透了你，看透了你们这些专爱打小报告的家伙。你以为我是傻瓜？你难道不知道我会怎么惩罚象你这样的人？”

小青年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惊恐不安地望着

他 全身发着抖。

“ 我 我向您起誓 …… ”

乌里贝拿起空酒杯，扔到了地上，他顿时感到精神倍增 发起威风来：

“ 别说了！”

他左手拿起烛台，朝门口走去。人影在墙上移动，令人不寒而栗。他开门走了出去，又用钥匙把门锁上。

他从楼梯口听到了小青年渐渐靠近门的脚步声，耸了耸肩。

“ 让我出去 让我出去 我什么也看不见 开门 开门！”

他穿过楼梯平台，进了书房。他刚才做的一切已使他精疲力尽。现在他只想把头靠在柔软的东西上睡觉。

他从走廊上看了一眼仍在跳舞、喝酒的人们。劳尔、门多萨、安娜聚集在一边，对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想去一个听不到醉鬼们的叫喊声的安静地方。他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现在他又恢复了原形。尽管还带着面具，人们还是认出了他 大家都叫他“ 丹吉尔 ”。

远处传来了那个被关在房间里的小伙子的敲门声，他把拿着钥匙的手伸进口袋里。“ 让他关在那儿腐烂发臭，让所有的人都腐烂发臭！让我也烂掉吧。 ” 忘记一切吧！他本想要点 儿能使人酣睡的麻醉剂，使自己忘记过去。

他的胃象灌满了水银一样往下坠，头脑在胡思乱想，不能左右自己。在灯光的直射下，他张着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那个地方的一切都令他厌恶 嘈杂声、喊叫声、彩灯、宽

檐帽和面具。

小青年敲门的声音愈来愈响了，整个楼梯都被震得摇摇欲坠。人们的议论声嗡嗡地传了过来。

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闯进书房，象发疯一样尖叫起来，乌里贝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都怪我 全是我的过错……”

他把钥匙递给了安娜，那中年女人双手叉腰尖叫起来：

“真不要脸，在这个时候还惹事生非……还在这么个体面的家里。”

劳尔穿着衬衣，抱着双臂挑衅般地站在她面前。

“门可是在走廊的尽头，我不知你是否知道……”

女人气愤得哭了起来，恨自己不是个男子汉，而是个无依无靠的软弱寡妇。她想搥他一个嘴巴，里维拉抓住了她的手臂。

“冷静点，太太。千万要镇静。您安心地走吧，好吗？……就象一个温顺的女孩。”

晚会就要结束了。大多数姑娘们面露羞愧之色，开始穿上大衣。只有劳尔在轰走了那个在楼梯口用劲敲门的女人之后，若无其事地同黑皮肤的女人跳起舞来。

那个“囚犯”被放了出来，他指着“丹吉尔”大声地辱骂他，指控他。一个小姑娘拉了拉他的袖子，想让他安静下来。围在那里的人不由得大笑起来。

乌里贝只觉得双膝发软，直想呕吐。他想闭上双眼，象个婴孩一样在摇篮里安睡。他装着醉醺醺的模样（虽有几

分酒意，心里很明白），又开始表演起来了。他摇摇晃晃地靠近了劳尔：

“我想睡觉，快送我回家，劳尔……我一个人走不了啦。”

他装着结结巴巴，连话也说不清的样子，似乎酒已醉得他头脑发昏，但却掩盖不了他那装模作样的情景。

“‘丹吉尔’你都烂醉如泥了。”黑皮肤的女人对他说。

“如果你想要个保姆来给你摇摇篮，”劳尔接着说，“那就去市场上雇一个。”

这两个男女象两只幼畜一样紧紧地搂抱在一起跳舞，笑着离开了他。

乌里贝正准备尾随他们而去的时候，发现有人拉他的袖子。他转过身去，原来是派斯。

“我亲爱的艺术家，”他说，“您亲眼目睹了我刚才遭到的戏弄。我要同他决斗，作一次不用手枪的决斗。”

派斯一点也不理会他的申辩，把他拉到洗手间，乌里贝任他拖着，嘴里只是说：“苍天是我的见证人，我清白无辜。”

派斯把洗手间的门插上，把乌里贝逼到墙边，用双手抓住他的衣领，象摆弄洋娃娃一样摇晃着他。

“那是个圈套，”乌里贝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给忘了……我……”

路易斯用手背狠狠地搥了他一个嘴巴，他的面颊上长时间地留下了他的指印。乌里贝好象被石头砸了一下似的，两腿瘫了下来，身躯靠在毛巾架上，嘴唇苍白得毫无血色。

在派斯身边，乌里贝露出一脸可怜相，涕泪涟涟，不知怎么办才好。

“蠢货 笨蛋 这就是你履行诺言的方式 你这混蛋 比混蛋还要混蛋。”派斯使劲儿拉他坐起，又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拎起来摇晃。他那发紫的双唇紧紧闭着，两眼闪烁着凶狠的光芒。

“你要照我说的去做，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听到了吗？我太清楚怎样对你和你们这些人了，你喜欢我再揍你一顿？”

他又举起手来威胁他，“丹吉尔”的双眼露出无比恐惧的神情 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话来 派斯 噙了噙嘴显露出鄙视的表情，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好吧，不值得揍你，揍你反而会使你感到舒服。你们这些人就喜欢挨揍。”

他忽而又放开乌里贝，乌里贝象木偶一样摔倒了。路易斯听见他在呻吟、呕吐。

他毫无顾忌地从房间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不停地吸着刚刚点燃的烟斗。

人们围坐在堆满饮料的桌旁，安娜撤去了酒瓶和酒杯。宾客们早都离去了，在汽灯灰暗的灯光下，这一小群人看起来仿佛是银幕上的一个镜头。

聚会才结束 房间内杯盘狼藉 到处是酒杯、彩色面具、踩扁了的烟蒂。有人已摘去了灯上的绿色灯罩和一串串布

做的葡萄，而“丹吉尔”的那些纸条和奇奇怪怪的装饰物却仍然悬挂在上面。夜晚的雨水从水泥顶板渗入，不停地滴在金属痰盂里。乌里贝洗着牌，他把一叠叠纸牌从一只手不停地转到另一只手上，将它们打散，然后翘起拇指将两叠牌同时滑出，让它们交叉重叠在一起。在灯光的垂直照射下，他的脸呈青紫色，露出一脸病态。尽管他已经将大衣领竖到耳际，还是在打哆嗦。

“你不舒服啦？”安娜问他。

“是酒喝多了。”

围坐在那里的其他人都无精打采地望着他。他们都困了。这次聚会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可与会者终于弄清楚了他们就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兴味索然地默默喝着酒。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安娜说。

“你看着办吧！”

他们自左至右发着牌，只有四十八张牌，没有大小“司令”，乌里贝先给每个玩牌的人发三张牌，然后又发两张。

科特萨尔将先发的三张牌反扣在桌上，等接到后面两张牌才敢拿起来看一眼，人们常说，不这样牌运就不好。可在座的人中只有他这样玩牌。他打了个呵欠，神情紧张地看了看门多萨。

阿古斯丁已经从口袋里掏出烟斗，冷静地望着自己的同伴们。“从他们玩牌的方式上，”他想到，“可以推测到每个人的性格。因此，扑克牌是能透视人们心灵的X光机。”

比如说，劳尔他只瞟了一眼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有时候他只有一对“+”，便下了赌注，而每次亮牌时，他准赢。他的赌运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每次玩牌时人们都得求他手下留情。戴维同他正好相反，从不会虚张声势，只有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他才敢下赌注。派斯却总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科特萨尔最不稳定，他玩牌全凭手气，牌好就赢，牌不好就输。他从来没有同安娜一起玩过牌。

阿古斯丁一边看着发牌，一边观察着戴维的神情。只见他脸上的表情严肃，呆板，门多萨在旁猜想他的牌运一定不佳，便耸了耸肩。这次玩牌是全凭运气的，谁拿的牌不好，就会输掉。尽管如此，戴维还是紧张得面无人色。

牌发完了，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牌，只有劳尔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用双膝顶着桌子，身子向后靠着，摆出一副旁观者的样子。

门多萨又要了三张牌，乌里贝给了他，并把还给他的牌放在下面。科特萨尔只换了两张牌。当轮到里维拉时，他只是说：

“我不换了，谢谢。”

他象是非常抱歉的样子，躬身说这句话的。他注意到派斯拿起牌时露出不悦的表情，便朝他投过一瞥。安娜堆放在墙角木板上的酒瓶在墙上映照出巨大的，变了形的影子。

派斯则看了看“丹吉尔”，他还不敢去看其他同伴们的脸色，只想同“丹吉尔”交换一下眼色。半小时以前他在洗手

间打了乌里贝一顿，都把他打哭了。尔后又用花露水擦了擦他的前额，并用手绢擦去他的眼泪，甚至还在他的背上亲热地拍了几下。一想起这些事他就忍不住想笑。

戴维也要了三张牌，手里拿着一杯白葡萄酒，下意识地不断端到唇边。他尽力显得泰然自若，但总做不到。

他拿起牌，一眼未看便放到桌上，露出不屑一顾的挑战般的神情。他已预知这次玩牌的结果，只好听天由命。这次通过玩牌去干一桩冒险的事，在他看来是一系列事件的必然结果，而他对这些事件是有责任的。他只感到耳朵嗡嗡响，便将白葡萄酒一饮而尽，试图使自己镇静下来。他每张牌的花和点数都不一样。戴维只听到同伴们在报着自己的牌的点数和花色，他们都有三张点数相同的牌。而他只有一对“九”。他想：“命该如此啦。”

他苦笑着，等待同伴们来安慰他。

## 第 四 章

天使的翅膀象竖琴一样在颤动，日子象羽毛和雪花一样轻飘飘地过去了。戴维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了一支手枪，他从未象现在这样感受到与金属接触后的那种冷冰冰的感觉。他用手握住枪柄，手指轻轻地扣了一下扳机。这是神圣的护身物，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宝物，应该将它包裹起来，保护好它，以免自己流血。阿古斯丁把枪交给他的时候，只三句话便简单扼要地交代了武器的使用方法：“握住它 这样瞄准 这儿是保险。”这几句话是任何一个初学者都能明白的。然而，接着又该怎么办呢？啊，我的上帝。接下去又该干些什么呢？

“这好比拿竹篮打水，往大海撒网，最后落个鱼死网破，我们仍然一无所获。”镜子映照出他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部，嘴唇紧绷得好象上面有一块陈旧的伤疤。手中的手枪是黑色的，他的食指将抖动着扣动扳机，子弹会顺利地射出。他，戴维，就是杀人凶手了。可他戴维还是个孩子呢，心地善良，重友谊，现在就要变成被人诅咒的，却又是胆小怕事的人了。他关了灯，又打开，手枪已经没有了。他要与死神打交道了。他必须了解那个老头儿，知道他眼睛的颜

色，在下手之前还要喜欢上他。“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杀死我们心爱的东西。你们听着，大家都听清这句话。在屠杀时，有些人露出凶残的眼神，有些人则满口甜言蜜语；胆小的人用的是亲吻，勇敢者则抽出宝剑。”写了上面这段话的人不知受了多少磨难！他可能已经上了绞刑架，等待他的已不是审问，而是绞索扣，它会将他的喉咙紧紧勒住。

从一楼传来了克里奥约<sup>①</sup>歌曲的欢快的旋律。戴维用胳膊肘支撑在窗台上，他仿佛看到了那些淫荡的女子，她们的裙子在旋转，转出了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漩涡；她们的身体在空中飘荡，动作敏捷似闪电。他伸手摸了摸前额，他就象个孩子一般吓得出了冷汗。他想象着黑亮的手枪正对着那些准备参加死亡宴会的宾客，他们将会沉浸在他们的痛苦之中。桌上放着一部打开的《圣经》：“耶和华——上帝啊 强者的上帝。”他们在诅咒他，《圣经》也在诅咒他。一个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传入他的耳际。那既不是留声机，也不是自动钢琴发出的乐声。拉克尔太太有一架收音机打开着，一双灵巧的脚后跟敲打在一架旧式钢琴的盖子上。“上帝啊，弱者的上帝。”他想着。双眼蒙蒙眈眈，他哭了。风拍打着晾晒在隔壁屋檐下的衣服，呼啸声犹如从海螺壳中发出，戴维关好窗子，外面的音乐令他心烦。他希望看见“丹吉尔”打扮成魔术师，让他表演各种戏法：从耳朵里取出扑克牌，用手形的变化做出中国式的皮影。可他现在离

出生在拉丁美洲的欧洲人。

② 希伯莱语的上帝。

他太远了。他们让他只身一人，与他手中这黑家伙在一起，等待着手指去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他在写字桌前坐下，随手翻开了日记本。

“我的童年乍看起来似乎是无忧无虑的，但当我反复回忆时，便会发觉它坎坷不平，荆棘丛生。我对童年的记忆已是模糊不清，零零碎碎的了。我愈是仔细回忆童年的琐事，愈难对我的童年作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

“小时候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缺乏生气的孩子 羸弱的身体经常使我的父母感到烦恼。我出身于望族，这个家族直到我出世时仍然常盛不衰。因此，人们要我成为这个家族的历史、名声和产业的继承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了。尽管我还有几个兄弟，但我的责任丝毫也没有减轻。在我父辈的那个时代，巴塞罗那还不象现在这样人口众多。那时刚刚拆了城墙，正象一个人刚刚脱去紧身衣裤一样，整个城市无拘无束地伸展在大平原上。那时候，财产都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我祖父就是财产最多的人中间的一个。他是在安的列斯群岛发的财。他同其他去美洲归来的暴发户一样，住在一所阿拉伯式的豪华别墅里，每年从马坦萨斯的甘蔗园里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收入。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我听说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对了，我还记得他在一张照片上的模样。在这张背景暗黑的大照片中，他正在主持家宴。他那张皮肤粗糙、满脸横肉的可怕的面孔常吓得我夜里从梦中惊醒。我祖母是

个矮胖的老太婆，脸上布满象枯萎了的树芽一样的瘰子。多亏了她，我才爱上了书籍，并从中自得其乐。很久以前，她有一个儿子在睡着时死去了，她因担心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见我熟睡时总要把我叫醒。“睡眠是死亡的影子”她常常这么向我解释。直到现在，我仿佛仍能看到她前额挂满着细小的汗珠在向我微笑。我的双亲秉性善良、平和，他们的这种性格似乎与他们浑浑噩噩的头脑正好相配。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相反地，我愈是去思念他们，愈会吃惊地发现，有时人们虽然有着血缘关系却犹如陌生人一般，我与他们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我出生前不久，我外祖父家的财产已荡然无存。外祖父原是个创业者，从各方面看他都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却漫不经心。他独断专行，总不让子女们插手他的买卖。他惯于投机冒险，子女们的涉足只会给他带来麻烦。由于他是个投机商，他的事业总是矛盾重重。他死时留下的遗产相当可观，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令人头痛的问题。我的舅父们的肩膀上承受不了这一重压，他们听从了亲属们的劝告，拍卖了在古巴的产业。

“尽管如此，我童年时的生活仍非常优裕，拥有家庭教师和家庭教士。由于我们家境宽裕，我的愿望总能得到满足。我父亲一向循规蹈矩，他最操心的事是想把我培养成有用之材。祖父对他的教育没有白费。他经常开车带我和一个弟弟去工厂，让我们从小就习惯做生意赚钱。在工厂

里，我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天地，里面有一群半裸体的童工，他们象灰暗的蜥蜴一样不信任地站在我身边。我想同他们玩耍的兴致油然而生，但我吃惊地发现他们总是饥肠辘辘，渴望能吃上我在家里父母都要逼着我才能吃下的饭菜。这样，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威望提高了。在他们身边我反而感到平庸、懦弱、缺乏气度。

“我常常认为，父母为我们积攒的钱财只能使我们更加娇弱无能。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以工人孩子的教父身份参加他们的命名仪式。当然，社会上都是这么做的，我不去指责它，也许我处在父母的地位也会这么去做，尽管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与他们那一代之间有所不同：我们不象他们那样坚信自己的权利，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去保卫这些权利，但这仅仅出于利己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这些权利的合法性。

“我已经说过，我好象是个从另一个国度来的幸福的使者，在小孩子中间分发一口袋一口袋的糖果。我暗暗感到，我需要人们宽恕我的处境。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有人曾给我摸过彩，结果我中了奖。即使是现在，当我散发小费的时候，既不是因为慷慨，也不是因为胆小，而是为了宽慰自己。我早就发现，世界并不仅限于家庭这个小天地，而父母亲给我说的关于世界的情况并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我对自己童年的记忆已很淡漠了，但一想起来总感到局促不安。我的双亲对我的照顾达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因此我每学期都盼着夏天的到来可以去乡间别墅度假。那

是我曾祖父母留下的一座旧式楼房，那里的生活要比学校里呆板的生活好得多。我每天空余时间很多，到了下午，我就在堆满废旧物品的各个房间里乱窜，那里有整箱整箱的书、彩色灯罩、破旧的屏风、放满了贝壳和鲜花的小壁龛。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好象是来自某个神奇国家的贵宾。

“与我父母的教育方式相比，我更喜欢堂安赫尔的方法。他是在夏天的上午给我们上拉丁文课的滑稽可笑的家庭教师。他膀大腰圆，面色通红，动作笨拙，举止粗俗，在大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他的衣着奇特，且十分破旧，古里古怪的衬衫的颜色非常刺眼。他是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家中收入甚微，这使他不得不给有钱人家的子女教课以维持生计。堂安赫尔用他熟练的拉丁语使我父亲为之慑服。他说话时总是引用大量的原文，我多次怀疑他自己可能压根儿就不懂那些引用的原文。但是，我的父亲非常严肃地认为安赫尔‘已使他口服心服’了，这可能是因为他发音时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结果。

“堂安赫尔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懒洋洋地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猜测那些纵横相拼的字谜。在这方面他是个行家，因为他有一大堆毫无用处的百科知识。他让我背诵拉丁文的变格的同时，把鼻烟塞进多毛的鼻孔里，痛快地打着喷嚏。他曾许下诺言，要把我和我的弟弟们培养成有教养的青年的典范，还要培养我具备高雅的情趣。他向我介绍了一大批希腊和拉丁诗人，都是经过他‘精心翻译’的。我的双亲在他的要求下，禁止我阅读有关海盗的书籍，

堂安赫尔认为，只要迷上了这些书，年轻人的心灵就很容易染上恶习，因此，他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受到这种恶习的侵蚀。

“他深知我父亲在社会上的地位，谆谆告诫我要明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你是个幸运儿，应检点行为，不要败坏了家庭的名声。’他还常常规劝我要与上等人交往，并以极其厌恶的口吻谈起那些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他对一切事物都爱直呼其名，他十分厌恶贫穷，对痛苦缺乏同情心，渴望自己跻身于上流社会。如果说他十分乐意让我把贵重的礼物送给一位与我地位相似的孩子，那么，当看到我给一个穷孩子施舍一点物品时便会大发雷霆：‘他们都是些蓬头垢面、满身烂疮的人，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尽管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同我的兄弟们玩耍，但在场院里奔跑的佃农的孩子们的戏闹声常常吸引我的注意力。他们比我年岁稍长一些，却是自由自在地在玩耍，不受任何人的管束。他们穿着衬衫和不过双膝的短裤，光着脚丫跑着。我因腼腆，不敢靠近他们，即使偶而相遇，也忘了同他们打招呼。

“我记得九月的一天下午，人们在放塘水。父亲养在塘中的金鱼在水位下降时抖动着尾巴，箭一般地到处窜动，在水浅的地方鱼儿们被困在小水坑里无法脱身。它们绝望地摆动着尾巴，似乎已预感到死亡的来临。我在一旁伤心地观望着，想救它们，却又无可奈何。这时，一群小孩靠近了水塘，问我为什么伤心。

“我指了指那些奄奄一息的金鱼，他们便立即脱去鞋子，双脚踏入污泥中，沿着石缝，将鱼儿放进水桶里。我再将水桶接过来。这时我高兴极了。望着鱼儿生机勃勃地在水桶中游动，心中充满了喜悦。我把手伸进桶中，感到鱼儿在手指间穿梭而过，我情不自禁地高声唱了起来。

“正当我完全沉浸在欢乐中时，忽听身后有人在狂吼怒叫。堂安赫尔披头散发板着脸出现在我的面前，令我不寒而栗。水桶从我手中滑落，几条金鱼掉在了沙土上，拍打着身躯，金色的背上沾满了泥土。堂安赫尔不等我捡起金鱼，便怒气冲冲地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回家去。

“那天和随之而来的几天中，堂安赫尔仍以鄙视的目光让我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同那些肮脏低贱的人交往似乎无可挽回地降低了我的身份，玷污了我的名声。他用极其厌恶的口气说那些佃农的孩子都是‘赤身露体，全身黏乎乎的象条蚯蚓’，他发誓要永远消除我头脑中的平民意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变成了泡影。一个月以后，他在上拉丁课时死了。他突然间倒下不动，全身僵硬，手上仍拿着一支未吸完的雪茄烟。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的父母正在欧洲旅行，我们便住到了一个有钱的叔祖母的家里。

“堂娜卢西娅（大家都这么称呼她）是个虔诚、怪癖的女人。她孤单单地生活着，除了服药，便与圣像和金丝雀作伴，她住的房子靠近彼得拉尔贝斯修道院，地处富人区。房间极其宽敞，却无人居住，里面堆满了包装好的家具，挂着厚实的窗幔。卡夫列尔和我最喜欢在阁楼上玩，家具杂乱

无章地堆积在那儿，散了架的椅子堆放在积满灰尘的镜子旁，茶几又堆在木箱旁。我们在杂物中绕来绕去，兴致很高。瞧着那一条条撕裂的床单和那些已损坏的钟表的复杂机件，我们开心极了。那儿还有些老式的农家弹簧床露出了带锈的弹簧。我细细瞧着一些古老庄园的平面图和在一张羊皮纸上写着的大主教对我曾祖父的幸运的子孙们的祝辞。叔祖母有时还搀着我们的手，告诉我们每件物品的来历。

“那时我已毫不怀疑积聚在那个老妇人胸中的矛盾心理。她的性格本身就是柔情与残暴的奇妙的结合。一方面，事情从她的嘴里说出便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希望我们循规蹈矩，‘象小天使那样天真无邪’。她的为人处处体现了她虔诚的信仰。她的那些圣像身穿柔软艳丽的衣服，圆圆的脸蛋红光满面。她幻想的天堂就象一个巨大的满是天使的儿童乐园，她一提起耶稣就会谈起他的童年和襁褓。

“另一方面，我的叔祖母是个自私自利到让人不可理解的地步的人。她非常吝啬，从不拿东西送人。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懒洋洋地待在与附近一个修道院的庭院相对的走廊里，手里捧着一本每日祈祷书。她的最大乐趣是观看教士们休息的情景，她常常亲昵地称呼这些教士的小名，并一个个地爱上了他们。

“教士们的厕所建在一座小楼里，通向厕所的那条路正好在我叔祖母常常注视着的走廊的下面。好奇心极重的堂娜卢西娅统计着每天下午休息时上厕所去的教士的平均数

以解闷。有时她还无同情地听见某个教士因拉肚子而发出的呻吟声。有一天我发现她异乎寻常地激动，平时总是躺在躺椅上的她，这日丝毫也不能平静，象一只小鸟一样走来走去。她头发散乱，脸涨得通红。她笑得直打嗝儿，整个下午都没有离开窗前。以后我才知道，她曾给修道院送去了一盒会引起腹泻的食物，其后果从她目不转睛地瞧着教士们直往厕所跑的情景得到了证实。好奇心和穷极无聊能使人干出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来，我的叔祖母已经无所不能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我父母把我送进了一所豪华的寄宿学校，在同学们的感染下，我也变得好施乐善、温文尔雅起来。我的伙伴们个个都头脑简单、体弱多病、精神空虚。我似乎又看到了他们现在正有气无力地依傍在酒吧柜台上的情景。他们的脸和从前一样胖乎乎的：‘喂，来点富有刺激性的。’正是在那些场合我养成了争强好胜的习气，这是因为学校的老师曾努力向我灌输了他们称之为‘健康的竞争精神’，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在学校组织的为穷苦孩子募捐衣物的活动中，老师们把募捐最多的那个孩子的名字及其供献的数额写在黑板上，并依名次写上其他学生的名字，就象足球比赛一样。当名次发生变化时，老师便面带笑容，涂去被超过的第一名的名字，写上新的优胜者的名字。获得最后胜利的人亲自向孩子们分发玩具，与他们合影留念。他模仿部长们在这种场合做出的种种姿态，摸摸孩子们的脑袋，对他们露出微笑。

“学校还组织学生们的智力竞赛，目的是测试孩子们的知识水平和应变能力，家长们也应邀参加。老师坐在丝绒椅上主持竞赛，让我们在一小时内相互提问，难倒对方。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在各方面争得第一名，以博得人们的掌声。我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好的成绩。对于荣誉，对于溢美之辞，我虽多次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实际上，当校长在每月发奖时说：‘戴维打破了募捐的记录 他的贡献最大 而且他的表现很好，成绩也是全班最好’时，心里充满了喜悦。大家一齐鼓掌，我却装出谦虚的样子，微笑着，完全是个优秀生的样子。

“那时候，大多数象我这么大的孩子几乎整天都在玩，而我却一心扑在学习上。只要能保住第一名，什么困难我都不在乎，我暗地里花费很多时间背考题，表面上却装出轻松的样子，好象自己才华过人，只要看上一眼便能记住所学的东西。老师们被我蒙骗了，他们对我的才能赞不绝口，他们还要我在诗歌朗诵会上登台表演。尽管我为此得花很多时间进行准备 但只要看到老师微笑着对我说：‘哎 这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我便心满意足了。

“当时，我一心想满足各方面对我的期望，深怕有所闪失。害怕失去第一名的念头使我夜不成眠。老师们也发现了这一点 便利用它鼓励我：‘您得感谢上帝 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您出身富家 受人尊敬 又具有非凡的才华。’尽管我位居第一，他们仍不断警告我：‘这次您差一点儿丢掉了第一名，当心，可不能高枕无忧啊，别让人家在下个月

夺去您的冠军。’于是 得到奖品时的愉快心情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对失去第一名的忧虑。就这样，我头戴桂冠，象一位传说中的善良、友好、平易近人的皇帝一样，出现在校刊的封面上。

“对赞美之辞我已习以为常了。我经常想，倘若我的同学们对我的调皮捣蛋也会拍手称好的话，我肯定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用功学生的典范了。这一切表明我很需要自己原谅自己，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才能理解我目前的表现。我的整个童年都背着身负重望的包袱，这个包袱甚至在我考入大学之后也没有摈弃。只是在几个月后我同阿古斯丁的邂逅才使我变成了意志软弱、懒散粗野的人……”

戴维停了下来，他喘着气，脑袋沉重。他翻开日记本时的动机与现在合上它时的心情毫无二致，仿佛看了日记的内容使他弄明白了点儿什么。一种奇异的不安情绪使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并用手梳理着不平整的头发。他喝了一口水壶里的水，立即发现，他感到的是另一种渴。“想喝酒？”他从来也没有喝过 然而……一位在织布机旁耗尽了自己豆蔻年华的女工的故事在他的脑际中浮现，她为了报复自己的命运，把自己奉献给了在街上路过的第一个男人。现在他渴望着随波逐流，混同于一般人，忘掉自己所属的阶级，成为人流中的一分子，穿过路面开裂的沉寂的街道，成为一滴干涸后不留下任何痕迹的水珠。他用手摸了一下双唇，干燥得很。他似乎忘记了什么，竭力在回忆，随即又不去想了，因为四肢感到一阵奇痒。到星期六还有三

天时间可自由支配，他合上日记本，把它放进抽屉里，然后穿上大衣，走到了街上。

这一天总会到来，到那时上帝将区分出强者与弱者，分清良种和莠草，并在自己的帐幕里摆上筵席，用丰盛的食品和圣水款待有福之人和圣徒……他脸朝下躺在地上，祖母在他身后用脚蹬着地，摇椅是黑木制的，带有用藤条编的椅背，墙上挂着一幅画着我叔叔们的肖像的油画，在搁板上有一张祖父身着三帆船船长服的照片。“他当时在圣地亚哥，”她说，“他独自一人，杀死了五百个美国佬。”噢，我说，“那些美国佬几乎都要杀尽了。”只剩下两三个。”爱德华多说。他手指间夹着一个吮吸过的蜜炸果子，用那口鼠牙般的牙齿啃着。“你不想喝点巧克力吗？”她说。“我想喝威士忌，”我说，“我口渴。”祖母给我倒了一杯，“你再说下去。”她说。“祖父多英俊！”是的，他长得非常英俊。”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么多美国佬？”“他们要抢走他的土地，因为他是西班牙人。”我也是西班牙人，”爱德华多说。“我们都是西班牙人，”祖母说。“那我呢？”保拉说。“亲爱的，你也是的。”我呢？”帕科说。“也是，也是。”我翻开相册，她对我说：“这是四十年前的我，旁边那个是爷爷。”我说：“爷爷怎么死的？”“这是上帝的旨意，”她说，“它总是带走最好的人。”她又用脚抖动着，继续看书。“这是你昨天看的那本？”我问。“是的，是《圣经》。”为什么总是看这一本书？”我问。“因为这是一本给人启示的书。”我信手翻开，看着图画。“这是些什

么人？”埃及人。“他们怎么了？”上帝在惩罚他们。“为什么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坏。“那这些小孩呢？”他们也很坏。“他们干了些什么？”她说我们应该听话，应该想着上帝正在看着我们。“那爷爷呢？”我说。“他也在望着我们。”

“那么说，死了的人也……”我说。“一切都是表象：我们象只容器，是范型<sup>①</sup>，是僵死的过去的遗物。”她说些什么？啊，我不知道！她在喃喃自语，在说胡话。空气都成了沙土，我的眼睛在燃烧，电扇的叶片在打空转。我想喝酒，重新去拿杯子。“不行，朋友，您已经喝得很多了。”喝多了？”我说：“我只喝了……”十四杯，”他说。他拿下夹在耳朵上的铅笔算了起来：“十四杯，一杯不多，一杯不少，还不包括你早先已经喝的。而且，您的脸色很难看。”这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我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要我不对您说，可您甚至都站不稳了。”我想说，不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他们从来也没有把我当作他们的人，”我说，“我们之间好象有隔阂。有些人去杀人，有些人被杀，您明白吗？”那男人笑着说道：“当然，您很有口才，为什么您不去竞选议员？”所有的人都在笑，并请我继续说下去。“我多么希望去经受考验，有机会向他们表明我是他们的人，并愿接受团伙的约法。”他们面带笑容地望着我，喝着甜得腻人的红醋栗汁，思考着我的话。“好吧，您来解释一下，您是大学生，不是吗？”我看着他的脸。“您不是他。”我当然不是他，”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认为永恒不变的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

我说：“我就是我。”他胖胖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我在学法律，”我说，“您想成为律师？”是的，”我说。“太好了，”他说，“您想当律师 并为此而学习。”我很渴。“也许今天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节日。”我对他说。“难道是您的生日？”他说。“不 不是我的生日。”那么 今天为什么是您的重大的节日？”因为今天我遇到了盼望已久的机会。”真的吗？”他说：“是什么样的机会？”……我想告诉他，思想丰富的人为数并不多，而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的人则更少，那都是些参与冒险行动的主角，是精选出来的人材，他们经历了小说中描写的爱情，电影中出现的种种场面和所有的人都渴望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将生活和爱的权利，以及我们希望做的一切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也许没有他们的牺牲，我们甚至连想都不能去想……“您唱得很糟糕，”他说。“我知道，我的嗓子本来就不好。”而且您喝醉了。”很可能，我说，“我去了三个酒吧 都被他们拉出来了。”其实您有一副好嗓子 您不想休息一会儿？”在路灯下有一张木凳 我们俩坐在了上面。“您刚刚同未婚妻吵嘴了？”他对我说。“我没有未婚妻，”我说，“以前有一个 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您做得很对 我祝贺您。我没有您那么聪明 现在她整天在家里搅得我心烦意乱。她说她要是不同我结婚 早已成了明星 现在就能乘车去兜风……您不觉得可笑吗？”为了取悦于他，我笑了笑，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您很可爱，要是在喝酒方面再能克制些就更好了。”他朝我做了个我弄不明白的含糊不清的手势 说道：“有所得必有所失。”事情总是这

样，我对他说：“这是生活的规律。倘若一个人不去杀人，那他就要等待着被……”我认识一个人，他要是不喝酒是不会去杀人的，他说：“这都是酒精的过错。”其实我几乎不喝酒。”哈哈，他说：“您很有意思。”我听任他在我肩上亲热地拍打，端详着他的脸庞：一双水晶般的眼睛闪闪发光，留着蒙古人的八字胡。“与您相反，我至今仍精力充沛，”他说，“仍保持着象您这么大年纪时的精力。可我也喜欢喝酒。”我是不知不觉喝起来的，我说：“那时我头很疼，想用酒来镇痛。”今天我十分清醒，您知道我喝了几杯？”“五杯，”我说。“九杯。”他拉住我的胳膊，搀我站了起来。“这附近有一家可靠的客店，如果您愿破费的话，我们就去那儿。”“我请您，”我说。“您真好，”他说。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腰，帮我站直身子往前走。门廊里挂着一幅画，画中是一个胖乎乎的男孩，从耳根生出两只翅膀，在半空中飞着。背景是暗淡的景色，空中飘着无数块白云。“您看，”我说：“他没有身子。”您不懂，”他说：“这是丘比特像。”他把我带到门厅，扶我走上楼梯。“您要是愿意的话，我背着您。”他说。“谢谢，您太热情了，我还是自己走吧。”请至少让我扶着您的胳膊。”您不用操心了。”我说。“我们可得正经点儿，这是一家正正经经的客店。”他推开通向客厅的门扇。“您好，里卡多，”一个女子说：“这小伙子是谁？”“是我朋友。”噢，他好象有点儿醉了。”我不是有意喝醉的，”我说：“其实我应该待在家里休息。”您在这儿也能休息么，”她说：“我给您介绍几位姑娘。”她去叫姑娘了，带了四个回来。“您好，里卡

多 您好 您好，”她们说。“这位是谁？”是我。”是我的朋友。”你们好，”我说。“他的脸很漂亮。”她们说。他捏了一下我的上臂 给她们作了介绍：“这小子做事挺认真。”我请大家喝一杯，”我说。“小伙子 您已喝得不少了，”老女人说。“就只喝一杯，”我说。“很好，”她叹了口气。那位金发女郎坐在了我身旁：“你好 你有一双迷人的眼睛。”你好，”我说。“你在街上没受凉？”真热 我的头在燃烧。她打开酒瓶：“你喝一点儿吧。”我喝了下去 酒滞留在胃里。“我有点儿不舒服。”“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你最好还是休息一下 向我叙述一下你的事情。”好的，”我说，“其实我是很想休息一下。”里卡多拥抱了我：“祝你好运气。”我们走吧，‘迷人的眼睛’ 我去给你铺床。”那瓶酒呢？”我说。“我们不需要它了。”

.....

“你干什么？”“我要走了 我还有事。”这么晚了还有事？”“我现在才明白我喝酒只是为了壮胆，这是胆怯的表现。”迷人的眼睛 迷人的眼睛。”她说。她很平静 只是不悦地望着我。“你难道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我穿着衣服 什么也没对她说。“你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她又说。我照了照镜子，给我一把梳子。”她帮我梳理好头发 并帮我结好领带。“你什么时候再来？”“明天。”你撒谎。”“您好，这么早就走？”他说他有事。”再见，”我说。她们吻了吻我。她送我到街上。“你不会跌倒吧？”我已经清醒了。”我说。天下着雨。我站在那里，伸出双臂，让雨淋湿我的脸庞。“您怎

么啦？”没什么，谢谢。”您好象喜欢淋雨。”是我走路时心不在焉淋湿的。”我说。“进来吧，到了门厅，您就不会淋湿了。”我的下半身软绵绵的，便跟着他走了进去。“这儿就有个酒吧，”那个人看着我，笑了起来，“又是您？”我不认识您，”我说，“我不知您对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认识您，您喝了一瓶威士忌。”我记不清了，”我说。“那是您记性不好，我还以为您睡觉去了。”我不舒服，”我说。“那当然，”他说，“如果您总是喝这么多，很快就要去见您的祖父了。”您怎么知道我的祖父，他是谁？”您刚刚才告诉过我。”他说。“是这样，”我说，“但我忘了。”我的头就象旋转的木马那样在打转，而我的胃胀得就象一个充了气的皮球。“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对他说，“理应受到最大的鄙视。”算了吧，您别这样，还没到这地步。任何人都干出傻事来，甚至最谨慎的人也会这样。”我犯错误是因为害怕。”我说。他用手扶着，我以免我摔倒。“您为什么不去盥洗间，走吧，我扶着您。”“谢谢，我自己能走。”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我在楼梯那儿遇见了他，他脸色苍白得象具死尸。我走到街上。出租车。“啊，不，我不带您。”您不带我？”我说。“您醉了。”我付给您双倍车钱。”他同意我上车。“您一直往前开，什么地方下车我再告诉您。”您当心点儿，别吐出来。”“放心吧，我已经吐过了。”有时还会再吐，”他说，“车上的壁毯可是新挂上的。”我摸了摸，挺柔软。“这壁毯很好，”我对他说，“弄脏它实在太可惜了。”你给他的太阳穴上涂点酒精，这个可怜虫。有人摇晃着我的脑袋，我感到头晕目眩。

“倘若我不是个胆小鬼，我是不会醉的。”我说。“人们在酒后总会这么说。”他回答我说。我用双手托住脑袋。“您要是不舒服，就告诉我。”他说。“谢谢，我正在思考问题。”我又一次闭上双眼，他对我说：“是在这儿吗？”是的，十七号门牌。“啊，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事？你瞧，他能动了。你继续按摩。看门的女人看见我进去，问我：“您脸色多苍白啊！身体不舒服？”没什么，谢谢，是天太热的缘故。”天热，您是想说天冷吧。”是的，是天冷。”我说。我开始拾级而上，怎么也走不上去。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我摔倒了。六级、七级、八级。“要是阿古斯丁知道，”我说，“啊，要是他知道，该会怎样。”戴维，戴维，您听见我的话了吗？脑袋象灌了铅一样沉。一会儿我看到了七色彩虹，一阵轻微的痉挛使我看到了黑色，我竭力慢慢地睁开眼皮，又看见了紫色、红色和橙黄色，还看见一道白光。我用手一挡又重新看到七种颜色，继而又是一片黑暗。一种紫色的预感突然变成了黄色。我把手拿开。戴维，我的上帝，您把我们吓坏了，我们还以为您已经死了呢。

晚饭前一小时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下楼走到他房间下面的拉克尔太太家所在的那一层，他在那儿同那些日子正路过马德里的一位老朋友交谈起来。那位朋友给他带来了他母亲的一只装有衣物的箱子。戴维告诉他，他得离开那儿一个时期，因此请他把衣服放在他认为稳妥的地方。当他放下听筒时才发现，他刚才说话的口气好象他根本不再

需要使用那些衣服一样，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他在下面仅待了短短的两分钟，便回到自己房间，锁上了门。他走向卧室。进门之前，他看见了格洛里娅·派斯。

格洛里娅站在写字台旁，灯光只照着她的下半身，上半身因灯光暗，几乎都看不清楚。

“你别害怕 是我。”

他暗暗地倒退了一步，开始时好象以为自己在做梦。

“我从楼梯那儿见到灯光 门开着 没有人。”

他靠近她时才平静下来，细细端详着她。他觉得她脸色比往常更苍白了，而当他把她的一只手握在自己手中时，只觉得热得发烫。

“我下去了一会儿，”他含糊地说，“我……我不知道……”

他感到惶惑不解，似乎这次会面不符合他们团伙的规矩。突然，他想起就要对她说的话，心里一惊。他非常同情她，几乎想要请她原谅。她把手套放在桌子上，朝四周望了望。

“这儿很冷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在这里过冬。”

他感到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困惑油然而生。

“在炉子上我煮了点咖啡 我去看看好了没有。”

他走开去，以躲避开她的视线，这样能感到轻松些，他担心待在她对面会忍受不了她的目光。前一天晚上昏厥过去造成的不适尚未消除，他感到全身软弱无力。蓝色的火

苗轻柔地舔着咖啡壶。戴维揭开盖子，已经开了。他拿了一个过滤器，倒了两杯咖啡。

“我没有糖。”他抱歉地说。

“没关系，谢谢。”

他见她用一只手端着咖啡毫不犹豫地送到唇边，“而我……”他害怕把咖啡晃洒出来，便把杯子放在了桌子上。

格洛里娅身上温馨的气味慢慢地弥漫了整个房间，仿佛有人在那里散发着玉兰花束。以往有很多次她一进来总是好奇地东张西望，微笑着问这问那，现在她却尴尬地站在那里，不敢打破屋里的沉寂。

“我已得知你昨天昏了过去，我来之前就想知道你怎么样了……”

她停顿了一会儿，在灯光下看看自己的那双手。

“我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才决定来看你，请你相信我，我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她看了看手表，“我待不了几分钟就得走，但在走之前我想告诉你，”她想说海梅在街上等她，但欲言又止，“我们之间产生了点误解，必须讲个明白。”

就在格洛里娅讲话之前，戴维就已镇静下来。他感到一切都十分简单，好几年前他就等待着这次来访。他微笑着鼓励她说下去。

“我来看你并没有任何确切的目的。路易斯曾让我这样做，我也没请他说明这样做的目的。今年夏天我对你表示了好感，我很高兴能再见到你。可我没有想到你会真的爱上我，否则，我是不会那样表示的。请你相信我，我并不

想让你感到痛苦，也不想伤害你。那时，我只是想帮助我的哥哥，由于你和我是朋友……”

戴维轻轻地摇了摇头。

“你不用担心，”他说，“这没有关系。”

她吃惊地望着他，因为他的声音里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反而有点儿高兴，自格洛里娅认识他以来，第一次见他说话没有颤抖。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们之间的事情，也不知道路易斯曾对你说过我希望你加入他们那一团伙，我从来也没有希望你这么做。我……”

他又一次打断了她。

“这我知道，当他告诉我参加团伙的那件事，而你又来看我时 我就知道了。”

“那你怎么不对我说？”

他隐隐约约地看出她的嘴唇在颤动，他便低声地不好意思地说：

“人们有时受骗也不一定会觉得不好受。”

他那苍白的双唇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倒是无所谓，请你相信我。即使我知道你蒙骗了我 我也不在乎。”说着他把一只手放到胸前 似乎想借此将自己想的都表达出来。

现在他可以喝咖啡了。他慢条斯理地喝着，丝毫也没有移开注视着她的目光。

“再说，那件事没有你我也会同意干的，至少我会努力

这么做。至于路易斯么……你最好还是代我谢谢他，谢谢他让你来看我。你来这儿时正是我不好受的时候，我很需要你。”

他说得异常简单，连他自己也很惊奇，他表达思想的用词会这么确切。

表上的秒针滴答滴答地响着，快要关大门了，格洛里娅该走了。

“请相信我，你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很久以前我母亲就教育我，不管其目的如何，凡是使我高兴的人或事我都要表示感谢。”

他发现时间在同他作对，他感到分外自由平静的时刻即将结束，他们很快便要分手，戴维只想使这几分钟过得更加美好。

“好吧 让我们振作起来 你不要再哭了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他双眼噙着泪珠，惊奇地感到格洛里娅变得渺小了，“丹吉尔”说过的一句话脱口而出：“我们只管对我们有害的东西。”他开始用手绢的一角擦拭着她的眼泪。

“你瞧 你也很脆弱……”

他说这话时没有丝毫讥讽之意，但是，姑娘却好象挨了一记耳光。

“你……你……”她说。

他怕她会这样离去，便尽力让她镇静下来。

“哎，你这个样子人家会发现你哭过了。你真是个孩

子 我已说过 不会出事的。”

他抬起她的下巴，面对面地望着她。

“就这样，象好朋友一样……天已经晚了。最好还是让我送你到楼下。请相信我，你不用可怜我，让你可怜我实在是很荒唐的。”

“我……”她说。

戴维的目光避开了她。

“很久以来我就盼望着有这么一次机会，格洛里娅。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我的看法，尽管我没有表露出来，但我是很痛苦的。昨天，你已经知道，我昏了过去，我以为那是由于害怕，是我害怕失败。我甚至在梦里也遇到这些事。我梦见阿古斯丁遇险，我冲了上去，挡住他，结果挨了颗子弹。我让人打伤，打死了。谁知道呢……但是，我并不感到难过，我反倒镇静了，我现在十分平静。”

格洛里娅记起了几个月以前她哥哥说过的话：“象戴维这样的人，在决斗中只能束手待毙。”

她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只是走上前去，用自己的嘴唇吻了一下他的嘴，然后就逃下了楼。

戴维犹豫地、茫然不知所措地待在那间空荡荡的房间里。

## 第五章

瓜尔纳尔先生在寓所的帝国餐厅里一边用早餐，一边浏览报纸。这时，有人向他禀报，一个小伙子正等着见他。

他的秘书已经安排好了这一天的来访者名单：一位副部长、马略卡岛某社团的主席和记者赫拉尔多·塞古拉。

瓜尔纳尔先生放下报上刊登的部长先生对农牧业委员会委员们发表的演说词，朝接见来客的办公室走去。

记者坐在桌子对面，一只黑色公文皮包放在双膝上。

“您是塞古拉先生？”

记者欠了欠身，这是一位刚过二十岁的小伙子，黄头发，不时地眨着那双清彻明亮的眼睛。他向年轻人伸出手去，后者迟疑地握了握手。

“见到您很荣幸。”

“他很腼腆，”瓜尔纳尔心里想。他以为他说话时老盯着对方眸子的习惯会使眼前这个小伙子不知所措，便竭力把目光移开。他倚身在前面的扶手椅上，向年轻人做了个手势，让他也这样做。

“您有何贵干，请说吧。”

他别别扭扭地坐了下来，给人以一种既惶惑又羞愧的

感觉。议员先生看了看他的那双纤细、灵敏、白皙的手，手指细长，是一双从未干过活的手。

“看来是个富家子弟，”他心里这么说，“很可能还出自名门。”然而，他是个不修边幅的人。

“我是《阿尔卡萨尔》报的记者，”他鼓起勇气，终于打破了沉默，但话只说了一半便停了下来。

瓜尔纳尔向他微微一笑，对方那神不守舍的表情既令他莫名其妙，又引起了他的好奇。

“记者这个职业对您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可是个美差……您干了很长时间了吗？”

年轻人犹豫不决地说：

“不，只有几个星期。”

看他的模样那么可怜，他真想帮他的忙。他的声音尽管有点颤抖，却是非常动人的。

“毫无疑问，万事开头难么。一个人一旦熟悉了他的职业，事情就不那么难办了。对此，即使有才华的人也不例外。但一熟悉本行，往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就是这样。在我刚开始我的议员生涯时，那还是卡纳雷哈斯<sup>①</sup>和马乌拉<sup>②</sup>当政的时代，我被弄得焦头烂额，精疲力尽。然而，事过境迁，人们也就不再去想那些倒霉的日子了。”

忽然，电话铃响了，他发觉小伙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

卡纳雷哈斯·伊·门德斯(1854—1912)，一九一〇年任西班牙政府首脑，后被人杀害。

② 安东尼奥·马乌拉(1853—1925)，西班牙保守党首领，曾多次组阁。

下。他很奇怪，或许他有点害怕。他打了半分钟电话便挂上了。

“刚才我同一位塞维利亚人通了话，他是您的同乡，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叫拉米雷斯，是文艺部部长。您不会认识他的……他已有十五年不住在塞维利亚了。”

然而，戴维的口音并不象安达卢西亚 那一带的人。他仿佛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疑惑的表情，便立即说道：

“其实我不是塞维利亚人 我老家在巴塞罗那。”

瓜尔纳尔露出了微笑，似乎这么一来他们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

“您是卡塔卢尼亚人？我的外祖父母就出生在那里。实际上我也可以算是半个卡塔卢尼亚人了。您瞧，我的母姓是冯特 完全是卡塔卢尼亚人的姓氏。”

他把椅子朝扶手椅那里挪了挪，想使自己说起话来更亲切些。他们的双膝几乎都碰在一起了。

“正巧在三个星期以前我去开合作会议时，到过您出生的那座城市。那儿有我的许多挚友，他们硬要我……这座城市比任何时候都要美，看到它每年的变化都让人吃惊。”

“是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

“这很有可能，因为报刊总是把每件事都看得很重要。或许您还记得起我在会上的讲话吧。”

年轻人摇了摇头。瓜尔纳尔以为他很紧张，便将烟盒给他递过去。

塞维利亚属安达卢西亚地区。

“不，谢谢。”

老人自己点了一支，接着说：

“我在演说中引用了几段马拉加尔的诗，我是用卡塔卢尼亚文朗诵的。我想以此来取悦于听众，但我估计念得相当糟糕，离我远一点的听众一点儿也不懂。”

他又莞尔一笑。

“一个人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学他所向往的东西，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年轻人没有作声。他笔直地坐在扶手椅上，皮包仍放在双膝上。他不时地将右手伸进外套的口袋里，但又立即颤抖着、抽搐着将手抽出来。瓜尔纳尔见他迟迟不答话，便又拾起了老话题：

“那好吧，我想您是那个中等教育规划而来的吧。昨天下午有几位记者来采访过我，他们是塞基、哈维尔·巴拉尼奥斯。您认识他们吗？”

不，他不认识他们。他那双惶惑的眼睛不时地望着老人。

“他们让我对一两个不清楚的问题作些说明，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您一份记录稿，免得我们两人浪费时间。”

他那嘶哑的声音象是从喉咙深处发出来似的：

“您看着办吧。”

瓜尔纳尔转过身去。桌子上放着他从不准备去整理的一堆堆文件，他曾把一份用打字机打的记录稿放在上面。他开始寻找起来，“他的那双眼睛，”他脑子里产生了疑问，

但不愿信以为真，这太荒唐了。

“我记得将它放在上面的，但这么多文件，太难找了。”

年轻人仍然一言不发，议员先生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不回过头去看他。

“啊，在这里，我想就是这一份……对。”

他转过身去，小伙子已经站了起来，正迷惘地望着他。他那双蓝眼睛象是忍受不了强光的刺激，眨个不停。他的右手紧紧地攥着外衣口袋里的一件东西。瓜尔纳尔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您怎么了？”

对方没有回答。小伙子紧盯着他看，这使他不得不又转过身来。然后，他充满同情地靠近了他：

“您不舒服了吗？”

他拉住他的一只胳膊（那只没有伸进外衣口袋里的手臂）想扶他坐到沙发上去。

但是，他身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胳膊的肌肉也是硬梆梆的。不论老人怎样使劲，也无法让他动一动。他就象一尊石膏像一样直挺挺地背着光站着，一动也不动。

于是，他扯住他的翻领，使劲地摇晃他。他俩靠得如此之近，连小伙子呼出的气都喷到了他的脸上。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只伸进外衣口袋里的的手和手指握着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他突然感到很难过。

“孩子。”他低声说。

年轻人的肌肉渐渐地放松了。随着肌肉的放松，眼皮也眨动起来，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脸部的表情也不那么紧张了，因而，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瓜尔纳尔一时竟觉得他双臂抱着的也是一位老人。

年轻人顺从地坐了下去，光线又照到了他的整个脸面，他的皮肤象块海绵一样将光线吸附了去。

“您休息一下吧 别紧张 没事儿。”

他拿起瓜尔纳尔放在桌上的一杯水，一小口一小口地机械地喝着。

“您觉得好点了吗？您还想要点什么？”

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小伙子面前显得那么无能为力，似乎觉得仍然活在人世是自己的过错，这太奇怪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静。

戴维没有理会他。他一定在想别的什么事儿了，他让议员先生把手放在他的双手上，并让他用手绢擦干留在嘴角上的唾沫。

“好了 我的孩子 冷静一点儿吧。”

他终于听他说话了，双眼望着老人的眼睛。他的眸子闪烁了一下，也不知是由于恐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想站起来，但两膝无力，他仍十分虚弱。

“您 您……”他喃喃地说。

手枪的枪柄从外衣口袋里露了出来，他发现了，大吃一惊，想掩盖起来，但他看到瓜尔纳尔的目光，知道他已经瞧见了。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被对方握着，立即使劲挣脱出来。

“放开我。”他说。

这一次他站了起来。散乱的头发搭在额前，他的双眼象阳光下的玻璃那样闪闪发光。他哭了。瓜尔纳尔想走近他，他从未象现在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心里也从未感到这样压抑过。

“我的孩子……”

然而年轻人那怒不可遏的面部表情使他戛然而止。

“住口，您没有任何权利这样称呼我。”

他的右手艰难地不由自主地伸向那件武器，瓜尔纳尔却纹丝未动。

“胆小鬼，您甚至都不敢自卫，也不敢报警。您宁愿被打死。即使这样……也不过出于一钱不值的同情心。”

他转过身去，离开了房间。

瓜尔纳尔被弄得目瞪口呆，戴维那过激的言词更使他几乎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便急忙跟了出去。

“请等一等……您别这样就走，您不能这样就到街上……”

剧烈的关门声打断了他的话，小伙子已经走了出去。

当女仆闻声走过来的时候，只见老人用双手掩住面颊，象孩子一样哭了。

路易斯租来的四座位汽车停在马路的拐弯处等候着，

汽车的引擎咚咚响着，随时准备启动。站在街道一边的里维拉和科特萨尔正监视着他们那位伙伴出来时将要经过的大门，同时还看着那辆汽车的尾部。他们的任务仅仅是通风报信，只是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他们才出来协助伙伴逃跑。

他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人行道上丢满了烟蒂。里维拉帽子歪戴在脑后，踱着步子，不停地抽烟。在他后面的科特萨尔全神贯注地望着眼镜店里的商品。隔壁是一家卖女式内衣的商店，店门口站着的那个女店员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街上的行人：有的成双成对，也有在灰暗的天色下匆匆赶路的单身行人。

在街道的另一边，两个警察停步在一条木椅的前面，其中的一个身材魁梧，长着一脸浓密的黑胡子，他是个巨人，几乎有两米高。另一个是矮个子，身体瘦削。他用舌头舔了舔卷烟的纸，弯下腰去对着大个子用双手护着的火，点火抽烟。

“你以为他们会一直待在那里？”科特萨尔低声问。

劳尔什么也没说。尽管人行道上空无一人，他的朋友还是这么细声细气地说话，显出他那胆怯的样子，使他很恼火。他差一点儿想对他说几句难听的话，但忍住了。

他看了看表，秒针走得那么慢，令人心烦。它要用令人难以置信的长时间才转上一圈，而走完这一圈也只过了一分钟，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如果说光的速度是每秒三十万公里，那么，一分钟有六十秒，这就是说，每分钟光要跑完……让我算算，三十万

乘上六十 唉 我可从未算过这样的题。”

警察仍在木椅旁吸着烟。他们正同一位带小孩出来散步的年轻妇女交谈着，那女子满怀柔情地望着孩子。

“看来，科特萨尔说，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

如果戴维出来时被发现，那在这里的两个警察就会使这次行动失败，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开枪。

“是啊 他们站在那里不动了。”

“这两只猪猡还在抽烟呢。”

“他们一定累了。”

“瞧 那大高个还在抚摩小孩。”

“我们只是没有听到：‘喂 小朋友 你好吗 我是警察，你看我多高。’”，他怪声怪气地尖着嗓子模仿说。

“你看他们还同孩子的母亲一起坐下了。”科特萨尔说。

“瞧那女人还在笑呢，‘啊 小孩子不懂事 请你们别见怪，他总喜欢同警察玩。’”

“‘这两支手枪是真的吗？’‘呼呼 小孩给打死啦。’警察开玩笑地说。”

“现在小孩在他的两腿中间爬过去了，多有意思，警察竟然叉开腿让小孩钻过去。多机灵的孩子。呼，呼，嘴里又学起枪声来。”

“你再看看那母亲说些什么：‘我是个年轻的妈妈 才二十二岁。上星期六我们带他去看电影，出来时他兴奋极了。每次看到警察都想打死他。’”

“‘哈哈 我死了。哦 小朋友把我打死了 呼。’”

“ ‘你们瞧 小孩笑得多甜。’ ”

“ 是个小混蛋。”

“ 小王八蛋。”

他们紧蹙双眉观看着，母亲在微笑，警察把孩子抱在怀里。

“ 如果出了问题 我们就给他一枪。”劳尔说。

“ 我们就先把这小天使干掉。”

“ 人们就会把罪过推到警察身上。”

“ 让警察去受过。”

“ 你想那母亲会怎么说？‘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 你们杀死了我的儿子。救命啊，救命！警察快来呀！’ ”

“ ‘ 我们就是警察呀 太太。您干嘛这么大喊大叫的 我们又不是聋子，何况我们没有杀死任何人，您这倒霉的孩子是自己死的。’ ”

“ 于是 她说：‘ 难道我孩子是倒霉的 我倒要叫你们倒霉呢。看我打你们，看我打你们。’ ”

“ ‘ 啊 好痛啊 好痛啊…… ’ ”

他们哈哈笑出声来，但心里仍紧张、不安。一位过路的妇女见他们那么高兴，便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们。“ 戴维他怎么了？”他们又看了看表：十二点差五分。

“ 他在楼上已经待了半个小时了，”科特萨尔说。“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耽搁这么长时间。”

“ 也许那老家伙还有客人。伙计，沉住气。”

“ 那就让他再多活一会儿……反正他也活够了。你说

呢？”

神情不安的劳尔想打呵欠，但他忍住了。伸进口袋里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手枪。

“这些老家伙都是很能为自己打算的，你要是不及时动手 就没有办法结果他们。”

“国家就被这些老东西们统治着 他们剥削我们。”

“我们应该强迫他们劳动。”

“让他们拿铁镐、铁锹干活去。”

“如果我们把他们干掉了，他们的继承人会感谢我们的。”

“正是这样。我们就能请他们让我们共享好处。”

“‘喂 太太 我们提前让您家老爷子归了天 您能给我们送点礼吗？’”

“‘当然啰 你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说真的 你们给我们帮了个大忙，那可怜虫早已是个负担了。’”

“‘再说 他身上那股臭味儿 所有的老家伙临死前都臭不可闻。’”

他们停止了表演。

“你瞧，”劳尔指着警察待过的地方大声地说，“他们走了。”

“真的？”

“他们听到音乐 到别处去了。”

“依我看 他们是害怕了。”

“他们要是还在这儿 我们就会给他们一梭子。”

“都是些胆小鬼溜了。”

“夹着尾巴走了。”

虽说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他们仍控制不住自己，想继续说下去。似乎这么一来他们便可以为自己找到遁词，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因而可以逃避惩罚了。

“你瞧，看门女人又在大门口扫地了。她一天要扫多少次？”

“谁知道呢。有些人是闲不住的，他们需要干点活儿。”

“似乎这个该死的女人得了圣维托的怪病了。”

远处的钟响了，是十一点三刻，这钟一定快了。他们的表才十二点差二十分。科特萨尔再也等不及了，转身对里维拉说：

“你不觉得他会发生什么情况吗？已到这个时候了，他本应早就出来了。”

“是呀，事情确实很蹊跷，原来说好的，十一点他就出来。”

“你听我说，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去同门多萨说说。”

他慢悠悠地离去，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老头儿住的那幢房子对面时，他冒险朝里面望了一眼：什么人也没有看见。

马路两旁树木的枝条几乎都是光秃秃的，一直伸向铅灰色的天空。深秋最后的一批落叶在行人脚下飞舞，只有树梢的顶端还挂着几片残叶。

九世纪法国奥悉纳主教。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到那里他便问。

坐在驾驶盘前的派斯做了一个满不在乎的手势。

“我半小时前已把汽车发动起来了。”

在后排座位上，门多萨正朝烟斗里装烟丝，安娜神情紧张地咬着指甲。大家都沉默不语。

“你们难道不认为他出了什么事了？”科特萨尔又问。

派斯转过身看了看他。

“出了什么事？你想他会出什么事？是他昏过去了，还是老家伙给了他一枪？”

“如果这时出了什么事，大门那儿会有动静的。你瞧，看门女人还在扫地呢。”

科特萨尔没有理会阿古斯丁说的话。

“我从来也不赞成让戴维来干这件事。我一向认为他是我们所有的人中间最合适的人。”

“那么，他为什么同意干呢？”派斯问道，“他只要说他没有兴趣……谁也没有强迫他去干。”

门多萨将烟斗放进嘴里。

“听你们说话的意思，好象不是戴维杀了那个老头儿，而是那老家伙干掉了戴维。我想，这也太没有根据了。”

“我得熄火了，”派斯说，“如果还让马达隆隆响，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任。”

“那你就熄火吧。”

“这正是我要做的。”

他揿了一个按钮，四座位汽车便停止了抖动。

“你看过油量表了吗？”

“还够到阿利坎特用的。”

“我想我们不必跑那么远。”科特萨尔说了句笑话，转过身去对安娜说：“你说呢？”

门多萨朝他做了个手势。

“现在你别问她。她正心神不定呢，她刚才对我坦率地说，她想通过这次行刺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安娜对此丝毫也不加理会。她的计划的实施情况与她原来的设想完全不同。由于警察的镇压，她的作用小得几乎等于零了。从她同阿古斯丁密谋策划时起，她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她在进行一场她毫无兴趣的冒险。门多萨的言行深深地激怒了她，费了很大的劲她才没有发作。

“她以为自己给排挤掉了，”她听他这么说，“认为我们都没有理解她主意的高明之处。”

安娜尽管很恨他，却也不得不钦佩他非凡的、能如此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她内心秘密的本领。阿古斯丁是个善于洞察他人的心灵，揭示他们内心秘密的人。

“她说她离开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她。那是一些粗野的人，他们不知道她是有心计的人，有着女人们共有的小心眼儿。我说清楚了吗？”

“你没有说清楚，”派斯说。“你最好还是闭上你的嘴。”

门多萨没有理会他。

“说真的，女人们是很了不起的。只要承认她们有权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们就能让她们做自己希望干的事情。当

然啰，至关重要的一点还是要了解女人的心，而知道这一点的人为数很少……”

“说话留点儿神。”科特萨尔说。

戴维刚刚从大门出来，他茫然地望了望他的四周。路易斯发动了汽车，打开了汽车的前门。大家的心都在剧烈地跳动。

“真是个蠢才，”阿古斯丁嚷了起来，“他搞错了方向。”

戴维没有朝汽车等候他的方向走来，而是反向而行，他把皮包丢在瓜尔纳尔家了，右手拿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开车吧，”路易斯说，“我们到另一条街接他。”

四座位汽车颤动了一下，全速沿着迭戈德莱昂开去。科特萨尔留在人行道上，由他去通知戴维。

这时，劳尔急忙向戴维迎上去，没好气地问他。因为街上行人稀少，可以冒一下险。

“出了什么事？”

对方没有做声，手上拿着枪。劳尔朝身后望去：大门口仍然空无一人，没有人追击他们。他抓住戴维的衣袖，开始摇晃他。

“你杀死他了吗？快说，你杀死他了吗？”

他仍然没能让对方开口。要把戴维手中的枪夺过来，看来还得使大劲儿。街上几乎已没有行人了，只有几个过路的妇女转过身来看了看他们。戴维毫无表情地走着，象是着了魔一样。

“你这蠢货，”劳尔低声说道，“你还不想把枪给我？”

他愤怒地朝戴维的胸口击了一拳，后者痛得弓下了身子，象一只被追捕的动物一样喘着气，终于松开了紧攥着的拳头。

手枪掉在了地上，里维拉一脚将手枪踢到了旁边的排水道口上。

“还给我枪 还给我枪。”戴维结结巴巴地说。

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便打开左轮枪的保险。他回过身去看了看，原来是科特萨尔。目睹这夺枪场面的行人转过身来看了看他们，低声地说：

“我们走吧 走快一点儿……”

他抓住戴维的胳膊，拖着他拐了个弯。他流着汗，刚才有十几个人在街上看见了他们，也许现在正去报告警察呢。他们就这么冒冒失失地被人发现了。他的满腔怒火都朝戴维身上发泄了，他发疯似的捏紧戴维的胳膊。

“蠢货 蠢货！”

他怀着蓄积已久的怨恨破口大骂，好象他从未这么痛快地骂过。他似乎觉得有千百双眼睛在盯着他，还有无数根振荡着的针在他背上乱刺。他想喊叫，想咬人。随后，他感到双膝已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两腿跑得比平时快得多。他明白了，这是恐惧引起的。

科特萨尔谨慎地在远处跟着他们，注意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他跑到另一街角时，他焦急地四处张望，寻找汽车，但未找到。这时他心里更烦躁了。

戴维任劳尔拖着胳膊朝前走，嘴里不知嘟嘟囔囔地说

些什么。他们到达了另一个街角，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他们的这个样子一定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在街道的中间，劳尔便看见了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但在马尔多纳多大街没有任何人跟随他们。他们遇到一辆空的出租汽车，便让戴维坐了进去。

“你等一会儿，”他说，“我去通知科特萨尔。”

他跑着拐了个弯，给科特萨尔做了个手势让他过来。街上仍是空荡荡的。

“快过来，我们找到了一辆出租汽车。”

科特萨尔脸色苍白，两只眼睛象火炭一样闪闪发光。

“他打死他了吗？”他问。

“没有，他没有杀死他。快过来，快一点儿。”

他们跑到街角。一到那儿便傻了眼：出租汽车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们坐进了前排座位，汽车全速行驶起来。

“好了，已经没有任何人跟踪我们啦，你们能平静地解释一下吗？”

说话的是路易斯。他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挑起双眉，露出讥讽的神态。劳尔愤懑地瞥了他一眼。

“你想要我给你解释什么？”他嘟囔道。“我不是跟你说了，他什么也没说，便乘出租汽车走了？”

“你应该让他先向你说明一下事情的经过。”路易斯说。里维拉露出了一丝苦笑。

“你说得倒轻巧。我拖住他走过两个街区，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说明行刺的经过，能行吗？到头来还是我的过错。”

“谁也没有说是你的过错，”路易斯说。“但是任何一个处在你的地位上的人都不会让他如此荒唐可笑地溜掉，我们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弄得束手无策，至少我们会知道该干些什么。”

“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解释过了，我让他坐进出租车后，便去找科特萨尔，可是怎么也看不到你们的人影。”劳尔悻悻地做了个鬼脸。

“没有任何理由要你去找科特萨尔，他又不是小孩，不会丢失的。如果你遇到一辆出租汽车，最合乎逻辑的做法当然应该立即坐进去。我觉得，这是起码的常识。”

“什么起码的常识，什么要冷静一点！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把他推进出租车的时候，他已经呆若木鸡，我不得不拖着他是足足跑了两个街区，谁会料到这小子会把我给甩掉呢。”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认为，你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在车里。既然定下了一辆出租车……”

劳尔挥动双臂，说：

“别再噜苏了。”

路易斯那讥讽的面容激怒了他。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刚才在大街上与戴维搏斗，夺下他手中的枪是冒了多么大的危险，但他伙伴刚才的一通言论却表明，他们丝毫也没有看到他的功绩。

“你们别再争吵了，阿古斯丁说，在这个时候 争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戴维将你丢在大街上，此事我们并不感兴趣。”

“可是 他不该让戴维溜走。”路易斯固执地说。

路易斯这么说是有意想激他一下。这时，所有的人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只要碰到一点火星便会发起火来。

劳尔松了松领结，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扇起凉来。他面对着门多萨，又向他绘声绘色地叙述刚才发生的一切。

“劳尔说的话，”路易斯自言自语地说，“有时谁也听不懂，但他还真能说服别人。”他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攻击起对方来。

“如果你不去找科特萨尔，而是留在车内，就省得你这么解释来解释去的了。”

“我不是已经对你们说了吗？”劳尔嚷了起来；说来说去到头来还是我的过错。”

他一边说，一边脱去外套，因为外套妨碍他做手势。他的衬衫袖子一直卷到肘部，腋下的汗在衬衣上留下了两个圆形的汗迹。他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露出一丝苦笑。

“我没有说这是你的过错，”路易斯说，“但是 你不该让他一个人留在车里。科特萨尔已是个大人了，他知道该怎么干。”

“你就别再说了，阿古斯丁说，“可不要再火上浇油了。”

路易斯松开了一下方向盘。

“我没有火上浇油。我只是想说，如果他不去找科特萨尔，而同戴维待在一起……”

“那我们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再说，科特萨尔已是个大人了，他知道该干些什么。这一切你都已经说过了。”

“那么……”

“你最好还是小心驾驶你的车，可别压死人。”

“谁知道……”路易斯说。

他把香烟叼在嘴上，踩了一下加速器。大家都沉默不语，似乎都在想着这次失败会引起什么后果。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科特萨尔突然说，“我一直以为，戴维是最不合适的人选。除了他，任何人都能胜任。同意他去干是我们自己办了一件蠢事。”

派斯象是被刺了一下似的怒气冲冲地说：

“那么，为什么他自己同意干？我们并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愿意的。”

“我们压根儿就不该接受他为我们团伙中的一员。他一直是胆小如鼠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这我同意，但是他非常胆小。这已不是个秘密，你们大家也都知道。既然我们不接收乌里贝，那么我们也不该接纳他。”

“你说的这一切都很对，”派斯反驳道，“但是你应早点儿说出来才是。阿古斯丁说我们应该通知他的时候，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只有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可眼下如果我不防着点儿，你们当中有人会将我的脑袋劈成两半的。”

劳尔摸了一下小胡子，挑战般地望着他。

“如果你指的是我，就请你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不喜欢含沙射影。”

路易斯努了努嘴，做了个怪脸。

“我并没有专指哪一个人，”他说。“如果你认为是指你，那总有你的道理。”

这场毫无结果的争吵似乎要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了。门多萨做了个手势，打断了他们的争论。

“路易斯说得有理，是我建议通知戴维的。我认识他已经好多年了，他是我的朋友，我认为我应该通知他。他同我们在杂志上通力合作，我不想使他受到不应有的蔑视。我提出这个建议是想给他一次机会。换句话说，给他一次他应有的机会。如果干成功了，戴维这时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这就是说，他已接受了火和血的洗礼。倘若他失败了，那过错全在他，他应该对一切后果负责。”

“后果？什么后果？”

“这就是我的事了。这事的责任在我，善后之事应当由我来安排处理。”

汽车全速驶到阿巴斯加尔，朝大学城的新建筑群驶去。

“尽管他参加了这件事，”科特萨尔说，“但无论如何我们当初不该让他充当主角。要是让他待在街上望风，情况便大不一样了。”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派斯说，“作出这种选择的并不是我们，而是命运。”

他们又改变了话题。科特萨尔这时给路易斯点了支烟。

“你认为戴维是当场被发现吗？”

劳尔的手停住了，不再拿卡片扇风。

“我怎么知道！他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手枪。我一见他，就问他把老头儿干掉了没有，他回答说没有。”

“但是，阿古斯丁说，没有听到有人叫喊，也没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倘若事情败露，整个街道都会闹腾起来的。”

劳尔正要说话，却欲言又止，因为派斯拐了一个大弯，车轮发出刺耳的磨擦声。

“……没有人跟踪我们。”

“那是因为……”

“也许他们不敢露脸。”

“我想警察这时已经上楼了。”科特萨尔说。

“一定是他们打电话报的警。”

一想到警方可能已经在注意他们的行踪，人们都很紧张。派斯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车速。

“也许行刺的消息会出现在晚报上。”科特萨尔说。

“谁知道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保持沉默，为的是不打草惊蛇。”

“只要戴维不那么傻乎乎地坐出租车直达他住的寓所的大门口……”

“哼 要找到他犹如大海捞针。”派斯说。

“另外 他们在时间上也来不及。”

说话的是门多萨。路易斯转过身看了看他。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门多萨脸上的表情十分镇定，但他那双布满血丝的、明亮的大眼睛却焦躁不安地翻动着。路易斯的心不由地一震。

“没什么 我没有说什么。”

又是一阵沉默。路易斯从反光镜中看着他的伙伴的面色，感到心脏在胸口上愈跳愈快。

“我们应该买几张报纸，”科特萨尔说。“老家伙一定去报案了 我敢打赌。”

他转向安娜。自他上车后，她还没有开过口。他迷惑不解地望着她。她的脸上毫无表情，微微斜视的眼睛更增添了眼神的冷漠。他见她启动了双唇。

“多丢脸……”

“你说什么？”科特萨尔问。

她仍然一动也不动，对他的问话不屑一顾。她刚才才是对自己说的，她又动了动嘴唇。

“多丢脸……”

她坐在后排座位上，默默地听着。含糊不清的谈话声嗡嗡地断断续续地传到她的耳中。她突然全都明白了。她一想到即将发生的情况便感到脸颊发烧：报纸上将用大字标题进行报道，还有谩骂和威胁。她朝四周看了看，“我的

周围只是一群孩子，他们都想象男子汉那样有所作为。”也许登在报纸上的只是这样一则消息：发生了一起荒唐的杀人案，只是小事一桩。就这样寥寥数语，一笔带过。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可以痛痛快快地讥笑一番了。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将头埋在双手之间。在她身旁，谈话仍在继续。

他们说好下午四点钟再相聚后，便在街上分了手。门多萨在附近的车站边乘上了出租汽车，他想去看一个朋友，担心去迟了。汽车一停，他让司机等一等，便四级台阶一跳地奔上楼去。

“卡斯特罗先生在吗？”

女职员是一位金发妇女，她好奇地望着他。门多萨系着宽领带，不象是拜访这个公司的常客。

她刚刚誊写了已写好草稿的一封信，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她身穿一件紧身丝绸衬衫，这使她尖尖的乳房更加突出。她穿过黑暗的走廊，走向内室。阿古斯丁发现她的胸脯挺得高高的。

他不耐烦地朝四周望了一眼。在写字台上放着一幅用铬和金属粉颜料绘制的令人望而生畏的风景画，象是在替这家公司的商品作广告。光秃秃的墙壁脏污不堪。在一个书架上放着的那台一动不动的电风扇就象一只带着灰黑色叶片的可怕的机动玩具。

“请进。”

她把他带到一间门上写有“主任办公室”字样的小房间里。卡斯特罗坐在写字桌前，面前放着一架打字机。见他进来，便站了起来。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他们象两个老朋友那样寒暄了几句，然后，阿古斯丁便开门见山地说：

“几个月以前你对我谈起过一个宪兵上尉，他常设法把他的朋友们送往葡萄牙。”

卡斯特罗颇为吃惊地蹙起双眉。

“是的。”

“你能把他的地址给我吗？”

“当然可以。”

他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卡片，规规矩矩地写上他的名字。

“出了什么事？”他问。

门多萨笑了笑。

“噢 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事 但是 可能……”

“我想你不会是杀死了哪位部长吧。”他开玩笑地说。

“你放心吧 我不会那么冒失的。”

“但凭你那套理论……”

三年前，阿古斯丁曾帮他摆脱了困境。从那时候起，卡斯特罗便完全听命于他。

“需要的话 我给你写张条子。”

“那就更好啦。”

他俩沉默了一会儿，只听见钢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

一会儿，门多萨问道：

“这种情况一般应付给他多少报酬 你有数吗？”

他朋友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你就甭操心了 这事包在我身上。”

“老兄 我可不想让你勉为其难……”

“不要这样说了。我们是朋友，都信得过的。这点我早就该对你说了。”

阿古斯丁给他递上一支烟。

“谢谢 我喜欢抽我自己的。”

他将信放进一个信封里，递给了阿古斯了。

“我没有写日期。”他说。

“谢谢。”

他们又沉默不语了。阿古斯丁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间。

“你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么。”他说。

“是的 我日子过得很好。”

“连肚子都挺起来了……”

卡斯特罗笑了。

“这你已经说了。”

“还有一位风骚的女秘书。”

“这只是为了消遣消遣嘛。”

他们象两个互相十分了解的老朋友一样聊着，他们的友谊是通过回忆往事发展起来的。

“你呢？”

“同往常一样 糟糕透了。”

“可我倒羡慕你。”卡斯特罗说。

“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卡斯特罗站起身来，一直送他走过走廊。

“我想你不是干了什么荒唐的事吧。”

“我希望你能把托你的事办好。”

“无论如何我会给你写信的。”

他们握了握手，阿古斯丁只说了一声：

“谢谢。”

科特萨尔把报纸放在了桌子上。他刚才下楼去街角的报亭买了几份报纸，希望能看到有关刺杀案的消息。看到他脸上无精打采的神态，大家都明白了，报上什么消息也没有。

“报上只字未提。”

他面露羞色地说了这么一句，似乎他要对此承担直接责任似的。紧接着急忙又说：

“或许他们没有来得及报道。”

在人们精神和肉体都受压抑的气氛中，路易斯的话听起来特别引人注目。

“而时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报纸决不会在两点钟以前排版。”

劳尔下意识地挪动了一下身子。

“给我看看 也许在最新消息一栏内... ..”

“没有 那一栏也没有登 我都浏览过了。”

皱巴巴的报纸扔在了桌子上，大家又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他们想对此事暂时保守秘密。”科特萨尔说。

派斯纵声大笑。他目光冷峻，虽笑声朗朗，但很难听。

“对此事保守秘密，是你说的？你别逗我笑了。一个小青年企图刺杀这样一个老头儿，这又不是有关国家的大事，相反，这倒是件不怎么坏的轶事，是一则很吸引人的趣闻。老头儿们谈起种种恶习，谈起政府的腐败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便唾沫四溅。我那位父亲大人就喜欢每天用早餐时读上一条这样的短讯 他捧着报纸望着我说：‘这儿有一条消息，路易斯 你可能会感兴趣。你念念 你念念。’他搓着双手斜视着我。再譬如有一天，报上出现性病的统计数，他就说：‘你看 注意这条消息 这有多大危害。’他还询问我的看法，真令人讨厌。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这些事，便借助于对报纸的评论，大发议论。因此，我还是说，对于这些老家伙 这肯定是一条特大新闻。”

“但有一点不同，”劳尔说，“倘若我们的名字也给披露出来，他们就不会觉得事情那么有意思了。”

“我父亲吃早饭时常常会噎住，”路易斯说，“噎了后他就怪我母亲。”

“这我就不懂了，”科特萨尔低声说，“为什么这消息没有登出来呢？如果是条热门消息，更有理由让人们去谈论它了。”

他又想说出相反的看法来，但是派斯打断了他。

“道理很简单。报纸没有谈论这件事，是因为瓜尔纳尔没有去报警。既然瓜尔纳尔没有开口，那就根本不存在那件刺杀案。”

“我仍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再说得清楚点。”

“简而言之，戴维手里拿着手枪与他在街上和劳尔夺枪的场面，使我们产生了错觉。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行刺，这我敢肯定。戴维只是离开了那幢房子才把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我觉得你说的很荒唐，科特萨尔说：“你说的压根儿也不合乎逻辑。如果他不敢向老家伙开枪，他没有必要事后再把枪掏出来。”

“此外，你最没有资格讲这话，他出来的时候你并不在那里，你没有看见他的脸色，而我看见了。我才不为他辩护呢，妈的。不过，他肯定出了事。他是怎样一个人，我同你一样清楚。可是他的脸色全都变了，象个死人一样。”

派斯发现了劳尔在想些什么。他下意识地用手转动着杯子，然后反扣在桌子上。

“劳尔，你的情况已再清楚不过了。你以为你干得象个英雄，而不敢承认你干了荒唐事。”

里维拉的脸刷地变得通红。但还未等他发作，门多萨阻止了他。

“我们别再毫无意义地互相指责了。如果劳尔干了荒唐事，那我们大家都不例外，这是首要的一点。其次，说到

我们有没有干荒唐事，现在还不知道，只有见到戴维，我们才能搞清楚。”

“对，”科特萨尔说，“只有同戴维谈谈，我们才能知道。在此之前我们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没有意义的。”

“你几点钟给他打的电话？”

“先是一点，然后是四点。他不在，我给他留下了口信。”

“那么，我们最好还是等他。只要他不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劳尔说，“你想他能逃到哪儿去？”

“我怎么能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露面，可能会出什么事。他总不会整整一天坐着出租汽车闲逛吧。”

“别操心了，”阿古斯丁说，“他会回来的。”

他说得那么肯定，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

“再说这件事么，”他用和缓的口气补充道，“只是和我有关，还得由我来算清这笔账。”

他朝桌子四周扫视了一圈，目光既冷峻又深邃，无法用任何色彩来描绘。接着是长时间的沉寂。

“总的说，我并没有觉得此事干得不合适，”科特萨尔说，“但我从来都反对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这我知道，”阿古斯丁说，“正因为如此，我才说你们没有责任。都是我的过错，我应当承担一切后果。”

里维拉向前伸出双手。这是一双毛茸茸的、皮肤苍白的大手，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在手指间搓揉什么的。他转向阿古斯丁说：

“我倒想知道你说的‘后果’是指什么。”

阿古斯丁的话还未出口，就咽下去了。周围的气氛似乎与他不太相宜。空气闷得令人窒息，房间外面大雨即将来临。阿古斯丁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你们认为是我的过错，你们说得对。戴维是在我的支持下参加团伙的。我们落到这个地步，我当然得负责任。所以，我认为我有权利按照我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他又一次询问地望着大家。当他发现同伙们对此有异议时，他本人首先感到吃惊。人们并没有明显地反对他的意见，而是通过一系列细微的动作含蓄地表示出来：有的努努嘴，有的扳动着手指，有的拿指甲划着木板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可不希望戴维出什么事情。”劳尔说。

他抬起头，机械地用手指摸了一下小胡子。

“谁也没有对你说，希望戴维出事，”门多萨反驳说。

“我只是说，这件事由我去处理。”

尽管如此，劳尔仍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一直认为戴维是个好小伙子。”

空气都快要凝固了。科特萨尔认为他有责任发表意见了。

“你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阿古斯丁说一，你说二，这样你们是无法相互理解的。”

他停了一会儿。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雨下得又急又大，似乎不会下得很久。雨点象一粒粒小铅弹一样砸在屋

檐上，淹没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伙伴总归是伙伴么。”劳尔说。

他的道德标准简明扼要，只归纳成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的几条原则。

“戴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门多萨说，“是我首先肯定他的优点的，但我们现在不去讨论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我去找他算账是最合适的了。”

“我认为，”劳尔把帽子往脑后推了推，“我们首先应该去问问他事情的经过。今天早上我见到他时，他好象有什么心事。我不是替他辩护，但是……”

“好吧，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了，你已经告诉过我们了。再说，我也不打算干别的什么，在作出决定以前，我必须同他先谈谈，没有证据对任何人都不能定罪。”

劳尔不再说什么了。他从另外两个人的表情中看出，阿古斯丁的看法占了上风。于是，他耸了耸肩膀，说：

“你们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你们看着办吧。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有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表明这一点。至于我，我已经说过，我对他一点儿也不反感，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

他遭到了全线溃败，他对自己这么快便让了步感到十分恼火。

“我们大家都同意你说的话，”阿古斯丁说。“戴维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但他干的却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他一旦参加了，就不仅要自己甘冒生命危险，而且也会危及我

们大家的生命。他发了誓，却没有履行他的诺言。戴维已不是个孩子了。倘若他没有完成任务，那他就必须讲出理由来。如果讲不出理由，那就必须受到惩罚。”

他讲的完全在理。里维拉虽怒气满腔，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他还是想保护戴维，免遭可能遇到的危险。他说：

“这我明白，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是我们的伙伴。”

“不管他是不是伙伴，问题是他辜负了我们对他的信任。”

“他让我们丢尽了脸，”科特萨尔说。“整整几个月我们都在讨论这件事，到头来却落得这么一个结局。”

“对呀，”劳尔暗想，“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这件事内中还有奥妙。”他不知道奥妙何在，觉得很遗憾。

“平心而论，报纸保持沉默还是件好事。倘若他们将此事抖搂出来，那我们的脸就更没有地方搁了。”

“其实，对此事作出自然而然反应的唯一的人是安娜。”

戴维已不可能得到保护了。“我本来可以对他进行某种辩护的，”劳尔自言自语地说，但是，现在他已错过了机会。

劳尔站起身来，倚靠在窗台上。在房间的另一端，顶楼的天花板几乎垂向地面，乌里贝睡在那儿的一张凉席上，背朝着大家。

乌里贝随时都会来到他朋友的家里，随便往哪里一躺，直到家里打扫卫生的女仆把他赶走，这已成了他的习惯。

劳尔将鼻子贴在玻璃上。几分钟前的瓢泼大雨已经过

去了。行人在街上行走，没有打伞，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滴零星雨点落在窗台上，水珠象炸开的肥皂泡一样向四周飞溅。

他开始默默地穿上外套。他望着他的伙伴们，打了个呵欠。

“我还没有吃饭，”他说，“肚子饿得慌。”

“我也想吃饭了。”科特萨尔说。

“那跟我走吧 我们去克拉乌地奥吃鱿鱼。”

门多萨和路易斯仍然坐在那里。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劳尔做了个鬼脸。

“当你们需要的时候。我随时为您效劳。 ①”

“那么，今天晚上我给你们打电话。我想，你们会在公寓里吃晚饭吧。”

“就按你说的办。”里维拉答道。

他弯着巨人般的身躯，跟在科特萨尔后面走了出去。房间里顿时静了下来，只听见即将停止的雨水的滴答声，听起来如泣如诉，又象是在呻吟。门多萨从口袋里取出了烟斗。

“你觉得怎么样？”

年轻人撇了撇嘴唇，做了一个怪相。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劳尔。”

① 原文为法文。

火柴梗划出一条抛物线，落到了地毯上，慢慢地熄灭后，象一只白色的小虫蜷缩在那里不动了。

“我不认为他不会去说三道四。”他低声说。

“我们等着瞧吧。”

他漫不经心地吸着烟，眼睛茫然地望着地毯。

“我能得到你的帮助吗？”

路易斯一直等着这句话，他的心急剧地跳起来。

“当然罗。”

“我没有给戴维打过电话。”

“是吗？”

“然而他在家 我想劳尔已知道了。”

路易斯象是为自己鼓劲似的紧闭双唇。他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毫不犹豫地将它点燃。

“我们什么时候去？”

烟雾象一条条丝带一样在他眼前飘过。

“就在今天下午。”

“怎么办你想好了吗？”

“这很不容易，但我们还得去。或许不需要使用暴力，因为他早已给打败了。”

“你这么认为？”

“我了解他。”

“那对其他人怎么交代呢？”

“我们就说 他要出卖我们。”

派斯将刚刚点燃的香烟扔到窗玻璃上。

“你知道……我一直就在这么想……”

他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变得沙哑了。

“你想什么？”

“我们应该结束这一切了。”

“你害怕吗？”阿古斯丁问。

“你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他心里并不想去。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觉得不舒服：感到时冷时热，口渴心烦，又气又累。路易斯露出挑战般的神态，喝下一杯白兰地。

“我们可以在七点至八点半去，”门多萨说。“这个时候看门女人去教堂念玫瑰经，这是唯一可以避开她的时间。”

“可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他未加思考便脱口而出，但又心烦意乱地停住不说了。

门多萨正面对着他紧蹙起双眉，抚摩着自己的胡须。

“你说……”他低声说。

路易斯用手摸了一下前额。

“没有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

阿古斯丁的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眼睛紧盯着路易斯的那双眸子。派斯觉得一股怒火直冲脑门。

“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听见门多萨这么说，“我可没有强迫你陪我一起去。”

路易斯感到有点头晕，象是酒喝多了一样。他想到了戴维，“强迫人干事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感到他已跌进了自己布下的陷阱。

“你把车停在街角，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你，就象今天上午一样。我们俩八点在那里会面，我就在面包店的门前。”

“武器呢？”

“你甭操心了 我带上。”

“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

“在这之前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你只负责开车。”

“准备工作就你一个人干？”

“这你就别管了 你就照我说的去做 放心吧。”

他往一个杯子里倒满了白兰地，慢慢地品尝着。路易斯痴痴地望着他。他在几分钟前就感到背后有个什么东西，象是有人在身后监视着他。他倏地转过身去，在黑暗的墙角里发现了“丹吉尔”的面孔。

“你假装睡着了 嗯？”

他的在场仿佛给路易斯当头一棒，使他想起了那个“聚会的下午”所发生的一切。他顿时火冒三丈，铁青着脸朝他走去。他的视力模糊了，一面朝他走去，一面又犹豫起来：

“你能告诉我你待在这里干什么？”

暴风雨就要降临到他头上，乌里贝开始颤抖起来。

“我在睡觉，”他低三下四地说。“我整整一夜没睡觉 困得很。阿古斯丁准许我睡在这地上的。我向你发誓，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路易斯揪着他的衣领 把他拎了起来 但这时门多萨走到他俩的中间。

“你放开他。”门多萨命令道。

乌里贝又躺在了地铺上，吃惊的眼睛轮番地望着他俩。

“他在偷听。”路易斯说。

“没关系 他什么也不会说的。”

“丹吉尔”用手整理了一下大衣 委屈地望着他们 他心里十分害怕，但竭力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

“我在这里睡着了，”他说，“我没有对任何人使坏。我是想帮助你们，为了等你们干完了仗回来犒劳你们，我还给你们买来了糖果。”

他六神无主地在他周围看了一眼，双手在草席下翻寻着什么。

“可能让我给吃完了，”他垂头丧气地说，“也可能是被老鼠吃掉了 我不知道 我记不起来了。”

派斯瞪着他，握紧拳头的双手抽搐着。

“你最好还是立即给我离开这儿 滚 滚出去！”

他把手指关节捏得劈拍响，乌里贝站了起来。

“我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此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他象小丑似的纵身一跳，走到门口向他们嚷道：

“我逃之夭夭了。”

在楼梯上他用手摸了一下前额，“好歹我总算逃出来了。”不过 他还以为他们在楼梯拐角那儿监视着他。他继续自言自语地小声说：“在家里我尽干这些琐碎事。”他朝楼上瞥了一眼，谁也没有监视他。

他走到了街上。几分钟前才下了雨，而现在一阵清风好象从地下吹来，吹向天空，吹走了那低垂的乌云，吹乱了旁

边花圃里的草木。街上已是万家灯火。远处那新建的一排排楼房只能看到其正面。灯光象黄色杀虫剂一样透过家家户户的窗子喷洒出来，映照出人行道上的一汪汪积水。“丹吉尔”感到无比的心烦意乱。他责怪自己刚才没有早点儿出来说话，也没有等到最后一刻。“我本应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的，”他想。然而对路易斯的恐惧使他不敢这样做。而现在他又一次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他想起劳尔已去克拉乌地奥酒吧，希望能在那儿见到他。“他该帮我一下，”他想；“我要把我干的一切都告诉他。”

他顶着风奔跑，觉得整个大自然都在同他作对：树叶落在脸上，雨点打在身上。他跑的时候觉得街道在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而他自己却象一名逆水而泅的游泳运动员一样在原地未动。他脑子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啊，要是我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我自己……要是我能变成另一个人该多好。”他经过一个教堂门前，在胸口划了个十字。“他们要去杀死戴维。”

风愈刮愈烈。他张开了嘴，开始大口大口地吸着气。他来到克拉乌地奥酒吧门口，透过玻璃橱窗朝里看了一眼：劳尔不在。他进去问了问女侍者：他已经走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走了出来。也许他回寓所了。一定要见到他。进门时他见到看门人，问了声“下午好”。几个双膝上放着帽子的身影模糊的人在客厅里等候着。他悄悄地走上楼梯，朝那些黑影伸了伸舌头。里维拉的房间灯火通明，他连门也不敲便走了进去。

“你找劳尔？”普拉纳斯问他。“几乎整整一天我都没有见到他的人影。”

乌里贝惊愕地望着他。普拉纳斯同往常一样在那里看书。他刚刚刮了脸，面颊上抹了滑石粉。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嘴唇几乎一动不动，只听到呜噜呜噜的声音。“我真讨厌，”乌里贝想，“他成天看书，浑身汗臭，讲起话来唾沫星四溅。”

“……等他回来，我一定转告他，除非……”

他说起话来象个老处女，而他的表情动作却又活象个黄花闺女，真令人恶心，叫人讨厌。

“真讨厌。”

“你说什么？”

“我说：真讨厌。”

他听见他的笑声。乌里贝拿起了纸和笔。“就在今天晚上他们要杀死戴维。”他把纸条放在劳尔的枕头上，顿时感到平静多了：秘密已经不存在了。

他走到街上，多轻松啊。普拉纳斯使他难以理解。“据说他整天都在学习，真可怕。”他想起了戴维，感到无比激动。“现在只剩下我了，他的生命全靠我了。”泪水从他的眼睛里夺眶而出，他明白他从来也没有这时那样感到幸福过，“我一定要救他，这也救了我自己。”他来到一个出租汽车站，把戴维的住址告诉了司机。

只有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的梦已经做

了很长时间了。他曾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下又一下的钟声。在梦中那沉重的门窗撞击声使他胆战心惊。现在，灯光洒在天花板上，呈现出弯弯曲曲的半圆形，象一把扇子那样向四周延伸。房间内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仍是黑洞洞的。

戴维想站起身来，但却未能做到。他的胳膊、双腿、乃至整个身躯都软弱无力，不听使唤。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恶心的感觉，一直难受到喉部。他的舌头象一根皮条，双唇象橡胶做的模子。不过，当他直挺挺地倒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头脑还是有点儿清楚的，因为他醒来时朝四周环顾了一下，并没有露出惊慌的神色。他根据天花板上光线的强弱来判断时间，因为他的手表停了。最后，他使了一把劲，终于站了起来。

街上传来一阵喧闹声，有人声和其它嘈杂声。但在他这间房间里仍是一片寂静，这仿佛满足了他烦躁不安的心里提出的要求。他的思想乱成一团，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无法将混乱的思绪理出头绪来，只能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本能去行动。这时，他已完全处于这种感情的控制之下。

他试图回忆起发生的事，却办不到。他想对这一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作出解释，找出问题的关键。他求助般地朝四周看了看。瓜尔纳尔不完整的脸庞，他那银丝般的胡须和自己握着扳机的抽搐着的手指，都象互不相干的画面一样出现在脑海中，但无法连贯起来。“我失败了，”他想着，“我曾试图开枪，但没有做到。”他大声说出了他头脑中

的思想。他无法控制住自己，又机械地重复了一遍上面的想法，用手擦了一下汗涔涔的前额。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攥着枪把，却不敢开枪。我小时候常对自己说：‘在走到第三幢房子之前我再不去亲吻胡安娜的双唇 那我就是个白痴。’即使这样 我也没有敢亲她。我又让自己再过三幢房子去亲她，但我仍不敢这样做。尽管我发疯般地想吻她，也只能忍着。同瓜尔纳尔的情况也是如此。我那时想吻胡安娜，但缺乏勇气，现在她可能已同一个能制服她的男人结婚了。她是个精明的女人，倘若她跟了我，肯定会有好结果。象我这样的人是不配结婚的。格洛里娅也发现了这一点。她说贝坦科尔特对自己要干的事情心里有数，而我是被人拖着走的。她看不起我。也许她是对的，我不象男子汉。在爸爸的工厂里我也是那样。爸爸象中了邪一样对工人们大喊大叫，我却羞得满脸通红，我总想干点什么，好让工人们觉得我与他是不一样的。我不知为什么，总喜欢让别人原谅自己，一个人总想得到一样连他自己也不了解的东西 多么奇怪。”

他发现自己的胡思乱想，又倒在了床上。头是多么沉啊，身体又是多么疲乏啊。刚才他闪出了一个念头，便说出声来 声音不大也不小：“我想着这些荒诞无稽之事 是因为我正在做梦。”睡吧 睡吧 睡吧 闭上双眼。他重新睁开眼睛，数着射到床上的光束。他在房间里待了整整两个小时，不停地打着呵欠。雨点打在窗玻璃上，他仰面躺在床垫子上，几乎没有睡，两眼注视着雨水顺着玻璃流下的轨迹。香

烟抽完时，他将烟蒂收集起来放在手掌上，又用纸卷起来抽。他望着窗外。在床头柜上靠近镜子的地方放着一部诗集。他懒洋洋地拿起它，但由于过度的疲乏，肌肉松软无力，他已无法睁大眼睛，一行行的字在他眼前跳动，那只是些没有任何意思的符号，既无美感，也无韵律。他把诗集扔到了地上。

“说来也怪，偏偏在今天上午出了这件事，这事要是发生在其他任何一天，那就好办了。有时候，一个人心里还没有想到要干什么，身体却先干了起来。在中学时我是个模范学生，但一个最不用功的学生也同样可以当模范生。我不象阿古斯丁那样有创造性，也不善于在困难的时刻作出反应，我把周围的一切都看成是漆黑一团，因此，我总是沉默不语，我老是生病，仿佛我不愿干的事，别人硬逼着我干一样。倘若发生什么对我不利之事，我的身体便会代我作出反应，它会使出各种各样的“计谋”这时我就感到没完没了的不舒服。既然我已无力逃避现实，我就照我的方式去摆脱困境，我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以求解脱。这就是阿古斯丁说的遁身法。有许多人也很胆小，但是他们比我隐蔽得好。他们的勇敢只是自欺欺人的手段。只有象路易斯那样的人才知道该干些什么，他们能摆脱他人的私情，对一切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你给我好处，我便回报你；倘若你打我，那我就回敬你。以此类推，不一而足。或许他们是对的。他们说我是胆小鬼，我老实地承认，他们并没有说错，他们给了我一次机会，我拿着一支手枪，而他是

个老头儿。我又胡思乱想起来了。”

他安静地待在那里，上半身裹着毯子，脑子空空，什么也没有想，双眼向上望着，注视着吊灯的支架和布满在支架顶端的绿色的铜锈。每当光线开始暗淡下来的时候，他曾多次观察着一切可见的物体被黑暗吞噬，看着那些几何图形默默地消逝，消失在使万物失去光彩的黑暗之中。天色愈来愈暗。他卧在床上，一种无所作为的情绪渐渐地攫住了他。他感到，他的生命力正在离他而去，渗透到房间的大气之中。盥洗室的水龙头在滴着水。戴维在隔壁房间里痛苦地倾听着这声音，好象通过这不停的流水能解开某个谜。

他闭上了双眼，梦见他在那位政治家的家里，然而，那间办公室却是门多萨的书房。瓜尔纳尔在醉醺醺地同他说话。他们玩着扑克牌，乌里贝在耍花招。不一会儿，他不知道怎么搞的，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在他身边的胡安娜限他在三分钟之内杀死老头儿：“一、二、三 如果你在到达第三幢房子前不干掉他，你就是个胆小鬼。”他顺着一条林荫大道向前走，一大群人都在看着他们的手表，用喊声和掌声为他助威，这时，胡安娜又变成了格洛里娅，那老头儿也不是瓜尔纳尔了，而是他的亲祖父。戴维想为自己辩护：“这一切太不公平了 你们布下了圈套。”格洛里娅让他明白 在那个时候，玩不玩花招已无关紧要，因为这是给他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他决不能放弃。快开枪 快开枪 手枪卡壳了 不论他如何使劲，都打不响。喊声和掌声在他周围愈来愈响，魔

灯映照出游移不定的人影，一片喊叫声。快开枪，打死他，打死他。

他猛一惊，醒了。他满头大汗，全身感到象散了架一样，还发着烧，额头沉重。天已完全黑了，他透过对着院子的窗户看到四邻的灯光。奇怪的是，这些灯光看起来就象悬在半空中的光亮的水泡，四周隐隐约约地布满了黄色的光环。他躺卧在床上，一缕灯光照得他的面颊和眼睛都呈油橄榄色，好象得了肝病一样。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情绪告诉他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却感到无力作出反应。他木然地盯视着房间里的家具，静静地等候命运的摆布。他仍很困，又闭上了双眼。他又听到了盥洗室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他笨拙地将这天早上看门女人送上来的那杯牛奶端到嘴边，开始小口小口地喝起来，尽管他一点也不渴。这时节他已麻木不仁，昏昏沉沉，失去了理性，但他心里很清楚。“这时，正在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他想着。“已经发生了，可我尚不清楚是什么事情。”往事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那是他童年时对祖父的回忆。太奇怪了，他想着想着，祖父的脸居然与瓜尔纳尔的脸完全一样了。也许是因为他俩都留着胡须的缘故吧。他立即停止了思索，因为进行任何思考都需要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已疲惫不堪，但他仍紧紧地抓住现实，好象他整个生命都凝聚在这短暂的几秒钟里，他感到热血直往太阳穴涌来。

庭院中的几盏小灯泡射到房间里来的光线暗淡、模糊。房间里的一切，桌子上没有镜框的镜子、书桌上灰色的台布

和裱糊在墙上的墙纸都显得脏污不堪。猛然，他感到耳疼。初时较为轻微。接着，随着脉搏的跳动，耳朵象针刺一般地疼起来。他将那杯牛奶送到唇边，突然他感到恶心。光线似乎愈来愈暗淡模糊，他更加仔细地观察房间里的一切，终于得出了结论，原来他正靠在一个极不牢固的物体上，那是一个用马粪纸制成的巨大布景。

耳朵疼得难以忍受。他坐到了床边，听着床垫的弹簧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小时候，”他想，“我就喜欢在旧床的弹簧上乱跳乱蹦。”他看了看表：两点差十分，表已经停了。他没精打采地站起来，开始从房间的一端到另一端踱起步来。他讨厌院子里的灯光，便关上了侧门，同时，他打开了窗子。窗外高悬着圆圆的月亮，他对着月亮观赏了好几分钟。“这月亮象是玩具，”他想，“就象是‘丹吉尔’挂在他床上的那些玩具。”这时他又想起了那杯牛奶，赶紧端起杯子放到唇边，但尚未张口，却又一次停住了，牛奶仍然使他作呕。他想躺下休息，犹豫片刻后他又躺到了床上。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听见了邻近教堂的钟声。

他感到有一件他不甚清楚的事情即将发生，头脑里闪现出从那里逃跑的念头。他以为只要他伸出手去便会有同情他的人递给他一条绳子。“我必须行动，”他想，“不然就太晚了。”周围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令人喘不过气来。伴随着他身体的不适，一种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来自何处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了。他想移动一下，却又动弹不得，他变得又懒惰又迟钝，只会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快要出事了，快要

出事了 快要出事了。”

他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大声说梦话，然后他在床上乱抓了一通，又眯起了眼睛。一种再也不能忽视的紧迫感促使他快点儿行动，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那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他一时还想不起来。他必须立即做点什么，愈快愈好，但他却不知做什么好。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你还来得及 你还来得及。”来得及去干什么？”他不禁问道。那声音没有回答，反复地单调地响着的仍是那句老话：“你还来得及。”他从床上欠起身来，环顾了一下房间，房内什么人也没有，一切都象往常那样静悄悄的，一动也不动。“他们耍了花招，”他想，“我必须离开这里 去戳穿他们的把戏。”他试图从床上跳下来 却又躺了下去。“现在去已经没有用了。”他想到他做的那场恶梦 不由地打了个寒噤。“这梦难道有什么含义吗？预感可靠吗？”他闭上了双眼 那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快 你还来得及。”

“来得及干什么？”

他大声地喊了出来，却没有人回答。他自己反倒吓了一跳 不由地笑了。“这太荒唐了。不过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感觉，小时候就有，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我在内心总是盼着这一切，就象在做这样一个恶梦：你来到一个悬崖峭壁上，尽管你知道会有人从背后把你推下去，你仍安之若素，等待着……有样东西在吸引你，而你却不知道是什么。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这么一个深渊。”他这样想着，却说出了声来，他掩住了双耳。

“我必须干点儿什么。”他说。

“冷静点儿，冷静点儿，我这个样子太愚蠢了。要是让别人看到，准会以为我发疯了，或者认为我缺少‘一枚螺丝’，就象女佣们议论我祖母那样。这是荒唐的，因为我……”

“这事与我没有关系，”他嚷了起来，“没有，没有任何关系。”

他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神经了，从桌上端起那杯牛奶，一饮而尽，几乎就在同时他全都吐了出来。牛奶是酸的，令人恶心，另外，他一点儿也不想喝，只想睡觉。他闭上双眼，又躺了下去，但他并没有睡着，连他自己也不能确切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他真的睡着了，一只潮湿的手在抚摩他，把他弄醒了。是乌里贝。

“戴维。”他小声地说。

他让他依着枕头欠起身来，并抓住了他的袖子，撑住他。乌里贝刚才上气不接下气地上了楼。进房间的时候脸被撞了一下，颧骨那里微微渗出血来。

“戴维 戴维 你听我说 你必须马上起来 赶快离开这儿。”

乌里贝使出全身的力气使劲摇晃他，戴维向前低着脑袋，乌里贝用手搂住他的脖子，逼他看着自己的脸。

“你听我说，打起精神来注意听。我从阿古斯丁的书房来 在那里我什么都知道了。我……”他犹豫起来，声音断断续续的。“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戴维 但你一定要听我说 喂，

你听我说呀 戴维！”

他坐到了床上，把戴维往自己身边拉。他发现自己的双手在发抖 他怨恨起自己。“这一切都怪我，”他想。“如果不是因为我，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本想寻寻开心，玩一玩。”他想到了劳尔。

“你醒醒 戴维 看在你最亲爱的人的份上 你醒醒。”

他见他睁开了双眼，心里更不安了。戴维好象变得痴呆了。他的目光毫无生气。

“戴维 看在上帝的面上 你听我说。”

小伙子点了点头，但脑袋随即又无力地耷拉下去，依靠在“丹吉尔”的肩上。乌里贝以为他成了疯子了。

“戴维 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醒醒。你得赶快逃走。我在发扑克牌时做了手脚，我给你发了坏牌。那天下午我喝多了，派斯告诉我这只是开个玩笑。我想这不过是玩玩牌……那天下午我太烦闷了，千方百计想乐一乐，我只是想让自己变得勇敢些，出点风头，让你们大家都喜欢我。我不知道你们说去杀人是真的，我以为只是开玩笑，你懂了吗？我们以往一直闹着玩儿的，所以我总以为是个玩笑。”

戴维目光温和地望着他，随着这目光，他的脸也显得好看些了。

“这我知道。”他喃喃地说。

他对乌里贝注视了一会儿，便又闭上了眼睛。乌里贝觉得他的双眼已噙满了泪水。

“我起誓，我当时确实什么也不知道。那天我喝醉了，

没有想到派斯会这样干。我只是想高兴一下，你明白吗？为了能高兴高兴，我要是干别的任何一件事就好了。我知道这对你都一样 你是不想原谅我了... ..我...我真该让你唾我一口.....”

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沙哑了。突然，他脑子里闪现出一个荒唐的念头：“这的确是你串演得最好的时刻。”但他又犹豫起来，心里很害怕，头脑中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原来当他把脸送过去，让戴维唾他时，他明白了他现在仍在演戏。“我的上帝呀 我的上帝 我真的爱戴维 我没有装假 我不是在演戏。”他感到自己已成了假面具的俘虏 便绝望地哭了起来。

“我是个无赖，一个十足的无赖。这一切都怪我。他们要杀死你，就在今天晚上他们要来杀你。人们都离开时我还待在书房里，听派斯他们说的。我向你发誓，这不是我编出来的，我发誓我没有喝醉。那当儿我躺在地毯上装着睡着了，我什么都听见了。阿古斯丁说他一定要干掉你，派斯沉默不语，他没有告诉阿古斯丁我玩花招的事情，我也没有敢说 我害怕他们也会杀死我。”

他眼噙泪水，半睁半闭，眼皮不停地颤抖着。

“我什么都听到了，那时我没有喝醉。派斯发现我在那里就要揍我，他象个魔鬼，戴维。他揍过我一次，我害怕得直发抖，但是我什么都听见了。今天晚上他们要来找你。他们想利用看门女人去念玫瑰经的机会进来杀死你。你必须现在就跑掉，我会给你找个过夜的地方。明天你就去巴塞罗

那。要不，如果你愿意，就乘八点的火车，我……”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几张一百比塞塔的钞票。

“三张、四张、五张，一共五百比塞塔。有了这些钱你就足够了，其余的事全由我来办。但你必须现在就走，还有半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他们很快就会来的。如果他们见到你，会杀死你的。啊，戴维，戴维。”

戴维又处在了昏睡之中，似乎没听他说话。乌里贝扶住他的双肩，开始用力摇他。

戴维重新想起了那个梦。他想，那陷阱终于将他吞没了。他想把这意思告诉乌里贝，然而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却细弱无力。

“乌里贝，这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了，不管怎么做，反正我已失败了。”

他闭上了眼睛，似乎以为事情已成定局。“丹吉尔”感到他全身真的都被汗湿透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戴维，你快起来。我向你发誓，我不是在演戏，你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起来。”

“对呀，”戴维想，“我是得起来，还来得及。”他终于明白了，在什么事情上还来得及。乌里贝对着他的耳朵说：“他们要杀死你，戴维，他们要杀死你，一会儿他们就要上来杀你了。”但他仍然僵硬地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就象刚才在梦里一样。他又记起了那个恶梦，想起了格洛里娅、胡安娜、手枪和期限。

“戴维，看在上帝的份上，戴维。”

乌里贝对着他的耳朵声音不高不低地说着，边说边安抚他，哀求他，甚至还威胁他，但他仍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下巴贴靠在胸前，白皙的双手交叉地放在膝盖上。

“你一定要听我说 戴维。答应我 你听我的。”

他象一片树叶那样颤抖着。借着房间里半明半暗的月光，他看了看表的字盘：八点差二十分钟。门多萨和路易斯随时会出现，如果发现他在这里，也会把他杀死。

“戴维，”他小声地呼唤着，“戴维。”

他明白他该离开这里了，嘴里不断地骂着自己。他望了望戴维，想从他脸上发现一丝活力，然而，他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放弃了这个打算。“他象死了一样，”他想，“他的脸呆板得犹如一个死人。”

“戴维。”他又叫了一声。

他轻声呼唤着，似乎怕惊醒了戴维。他望着自己在镜子里的表情，觉得有人在盯着他。

“他们要杀死你 你现在必须赶快走 我已给了你钱 五百比塞塔。火车在半小时之内就要开了，你如果叫辆出租汽车，还赶得上。但是你必须快一点儿，要赶快……”

这声音象一条线一样从嗓子眼儿里冒了出来，他完全清楚说这话已毫无用处，但他不能不这样说，一种超越他之上的力量促使他去撒谎，去拖延这令人厌恶的时刻。

“你必须去车站 懂吗 只有几分钟了 他们就要到了。我给了你钱 你看到了吗？”他拍了一下他的外套 把钱放在了那里。“你必须现在就走 要不就太晚了。”

他停住不说了，象中了邪一般呆呆地环顾了一下他的四周，从开着的窗子向外望去，屋顶的上方呈现出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乌里贝看着那些孤零零的旧房子的样子竟看呆了，虽然想走却没有动弹。月光将凸出的青石板、一汪汪积水坑和淋湿了的墙壁涂上了一层铅灰色。他忽然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神秘的地方，就象故事书里描写的那样。那斑驳陈旧的外墙面在月光下一动不动，顺着屋檐往下滴的雨珠发出短暂的闪光，象是从照相铜版上淌下来的那样明亮动人。

他慢慢回身转向镜子，端详着自己那张苍白的小丑般的脸。他挪动了一下身子，以为自己正在作出超人的努力，好象他必须违背某一条自然法则一样。接着，他又对他的伙伴弯下腰来。

“戴维，”他悄悄地说，“现在我不得不抛下你走了，但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话，特别是你得尽快离开这里，如果你抓紧点儿，还来得及。我把钱放在床上了。你只要乘上出租汽车就可以走了。你听见了吗？”

他低下头听一听戴维的呼吸，以为他睡着了。几秒钟前他面颊曾开始舒展开来，眸子里闪烁过一种奇异的智慧之光。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戴维，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小伙子紧闭着双眼，胸部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

“戴维。，，

他用手轻轻地抚摩着戴维的前额。

“你睡着了 是吗？”

见戴维没有回答，他便站起身来。镜子反射出他那神秘而苍白的的身影。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

“嘘 睡吧。”

他用小拇指触摸了一下戴维的鼻尖，说了一句世界语，仍无反应。他捡起掉到床脚边的毛毯，小心翼翼地将它盖在戴维身上。他竭力想法给他盖好，一直盖到他的肩头。小伙子急促地呼吸着，乌里贝给他松了松领结。

“睡吧 安心地睡吧。”

他想起了刚才给戴维的那笔钱，便把手伸到毛毯里，一张一张地取出那叠钞票，重新放进了自己的衣兜里。

“我还得派用场呢。”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踮起脚尖悄悄地从床边走了开去，食指一直放在嘴唇上。镜子里照出了他白色的身影，乌里贝向他自己的身影鞠了个躬 还挥了挥手 以示敬意。

他在门口停了下来。教堂的钟刚刚敲了八下，钟声召唤着善男信女们去教堂念玫瑰经。他刚才激动不安的情绪已一扫而光，继之而来的是魔幻般的平静。

“我疯了。”他说出声来。

然而，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内疚，他四级台阶一跳地下了楼，乘上等候在门口的出租汽车。看门女人刚刚离去。

“请把我送到任何一个酒馆，”他说，“明天就是封斋节了 现在我要大饮一番，一醉方休。”

门多萨和路易斯到来时，他还在沉睡中。他听见了他们上楼的脚步声，猛地惊醒了。“他们已经来了。”

他忽然模模糊糊地觉得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一边妄图回想起来，一边从床上站起，他希望他们来时能见到他已从床上起来，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梳洗打扮一番。乌里贝出去时一定把门关上了。他听见他们好象在按门铃之前犹豫着，便急忙开了电灯。

“我就来开门，我就来开门。”

他想起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招待他们，便一时心血来潮，想叫女看门人来。“但是，他们不是来喝酒的，他们是来杀我的。”他一边梳头一边说出声来。他走到了门边，从那里他又最后看了一眼卧室：一切都井井有条。

阿古斯丁第一个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从未见他穿过的风雨衣，系着一条没有打好领结的画家用的宽领带，领带象一根绳索一样滑落在他的胸前。他没有象他在梦中依稀见到的那样戴着手套，这使他非常感激，因为裸露的双手更能增加他的信任感。派斯跟在后面，象一个影子一样溜了进来。

“请进，请坐。”

窗门大开着，他将它关上。人家会看见他们的。他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关上了天花板上的吊灯。房间立即被台灯的灯光划分成一明一暗两个部分。

“我没有什么可招待你们的。”他抱歉地说。

“别操心了，没有关系。”

戴维依靠在扶手椅上，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感到疲惫不堪，举止犹疑不定。他已不去想他们要杀死他了。

“我一直在等你们。”他语气温和地说。

门多萨面对着他，半眯着眼睛望着他。

“我考虑还是不打电话事先通知你更好。我知道，无论如何你是会等我们的。”

他颤抖着提高了他的说话声，说：

“谢谢 阿古斯丁。”

他的那双仿佛长时间在水缸里泡过的苍白而纤细的手顺着双腿滑了下去。

“我回来后就一直在睡觉，”他说，“昨天晚上，说实在的，我几乎没能入睡。”

阿古斯丁的目光很柔和，甚至可以说很亲切感人。他进公寓以前曾想象过这样的场面：变老了的戴维脸如白纸，冷漠地抽着烟，就象一具没有神经、没有鲜血的僵尸。他从来都以为大家都会这样结束自己一生的。能从戴维身上体验一下这种感觉，更增添了他对他的亲切感。

“刚才我差点儿准备离开这里了，”戴维直截了当地说，“走的愿望已超过我的自制力。但过了一会儿，这念头就渐渐地打消了。”

“这是很正常的，”阿古斯丁说，“要是换了我也会有这种感觉的。”

“你太好了。”

戴维用极低的声音说着，在暗处向他报之微微一笑。

“你有烟吗 抽支烟我会好过些。”

阿古斯丁摸了一下口袋。

“不是好烟 但是……”

“没关系。”

他们默默地抽着烟。戴维发现派斯不耐烦地跺着脚。路易斯默默地目睹着两个伙伴的谈话，感到自己已被排斥在外，是个局外人了。“他很着急。”戴维想道。

他看到阿古斯丁猛地一晃，烟盒里的香烟撒得满地都是。他本能地弯下腰去帮他捡烟。他一条腿跪在地毯上，见到阿古斯丁那快要冒火的目光，他困惑地停住了。

“对不起。”他说。

戴维的脸红了，惶惑不安地用双手端起放在桌上的杯子。印在玻璃杯上的手指指纹就象一个奇异动物的蹄印，随后慢慢地被蒸气吞没了。

他想起了他同门多萨相识的第一天，那时他的脸色也同现在的一样。他用胳膊肘撑在大理石制的单腿小圆桌上，用一把小勺在咖啡杯里搅动着。那时他的身子向前倾着，双眼也是这么温柔地看着他。“他要杀死你。”戴维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激情攫住了他，仿佛他的身体已是空的了。他很害怕。

“也许已经晚了。”他嘟囔说。

“如果我当时没有勇气去杀人，难道我连让别人杀我的勇气都没有？”但随即又有一个荒唐的求生欲望在向他耳语：“你看着他的脸 戴维 只要你看着他 他就不会杀你。”

他非常痛恨自己。

他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为了不让人看见，他转过身去。请快一点儿动手吧。阿古斯丁抓住时机。目标离他不到半米，扳机扣动了，子弹几乎无声无息地射进胸膛。

戴维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便身躯前倾，象慢镜头一般地倒了下去。

“原谅我吧，”阿古斯丁说，“你知道这样做是必要的。”

他本能地转过身去，似乎在等待着长期与之共同生活过的戴维发出的抗议。随之而来的却是沉寂，一种几乎发出声响的沉寂，这声响酷似鞭子抽打时发出的劈啪声。戴维的身躯已脸朝下倒在地毯上，手一直抽搐着直至变得僵硬。

从上面往下看，他好象已沉睡过去。双臂笔直地向前伸着，象个自由泳运动员一样。他的两只脚一动也不动，两只鞋跟紧紧地靠在一起，活象是一条大鱼的鳍。一霎那前他还是活蹦活跳的。他想。现在 身躯的一边开始流出血来，暗红色的鲜血迅速漫溢开来，已经把地毯都弄湿了……

门多萨朝尸体弯下腰去，小心翼翼地将它翻转过来。戴维那双张开着的眼睛，就象一个华丽的玩具娃娃的眼睛一样，目光毫无神色地斜视着。当他的脑袋往后摆动的时候，那两只眼睛在灯光下就象两朵白色的大丽花。阿古斯丁笨手笨脚地合上了戴维的眼皮。他把头俯伏在戴维的胸前，他已停止了呼吸。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分解尸体的细菌将会侵入这位朋友的毫无抵抗力的躯体中，将它分解得面目全非。

“他死了。”阿古斯丁说。

他转过身去。派斯用手掌撑在戴维的书桌上，面色苍白地望着他。门多萨跪在尸体旁边，仔细地打量着他，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使他面部表情看起来不那么紧张了。

“你怎么了？”他问。

路易斯一看到血，便完全失去了他固有的沉着和镇静。他把戴维刚才留下指印的杯子端到嘴边，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

“你病了？”他听见门多萨这么问他。

路易斯没有回答。他看着殷红的血迹渐渐地变大了，最后他只好闭上了眼睛。

“我还以为你已准备坚持到底呢。”阿古斯丁语含讥讽地说。

派斯紧咬着嘴唇，他感到浑身无力，胸闷得喘不过气来。

“我已坚持到底了，”他小声地说，“但我不喜欢看见血。”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使自己说话的语气趋于自然，但他自己听起来仍感到吃惊。

“这用不着你说，”阿古斯丁说，“我已看到了。”

他神情严肃地瞟了一眼尸体，强压着一腔怒火，心里对派斯刚才的表现十分不满。他没好气地说：

“再也没有比眼下这种情况更能认识一个人了，”他说。“不久前，我同父亲一起飞往伦敦时，一个引擎在飞行中停止了运转，驾驶员以为我们都要完蛋了。人们得知这一消

息后，便开始尖叫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它又救不了我们的命，但是，人们仍在大喊大叫。我感到很惊奇，便不解地回过头去看看我父亲。他就坐在我旁边，却认不出我来了，对我说的话不予理会，因为他也站起身来，嚎叫着。你可以想象得到，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我们在岛上降落后，谁也没有受伤。那次对我的教益颇大。从那时起，我便把人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张惶失措爱大呼大叫的，另一类则不是这样。他停顿了一下，脸上隐约地露出了一丝微笑，接着说：“亲爱的路易斯，我认为你要是遇到这样的场合，一定会大叫起来。”

“放屁。”派斯说。

他又把杯子端到唇边，继续喝起水来。他恨阿古斯丁，倘若阿古斯丁落到他的手里，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杀死。

“请你不要激动，你对死者要尊重一点儿。你刚才这样很不好。而且，你要我沉默不语，这办不到。是我们俩处死了戴维，这一点你可不要忘了，你应该陪我一起干到底，一起干到底，你懂吗？”

阿古斯丁的话字字句句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打中了他的心坎。他必须转过身去，他必须……

“你好好听我说，”他说。“我们一起参与了这件事。要绞死我们，我们两个人一起死；要逃，我们一起逃。倘若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我已获得去葡萄牙的入境许可证。现在你有必要认清这一点：我们刚刚干的是一桩凶杀案，戴维已经死了，这一点请你务必注意。”

他抬起戴维的一只胳膊，待一松手，死者那只胳膊便僵硬地落了下去。

“你瞧，他死了，你不用再害怕他了。只有活人才会伤害人。死人，”他又抬起那只胳膊，再让它落下去，“死人是不会伤害人的。”

他跪在地毯上，用一块手帕裹着摘去戴维的手表。表已经停了，时针指着两点差一刻。他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房间。路易斯双唇颤抖着，面色苍白地望着他。

“你干什么？”

阿古斯丁没有去理睬他。他给手表上了弦，把时针拨到九点钟，然后拿起一把最重的裁纸刀猛击表盘，时针在破裂的表盘下停住不动了。他又非常细心地把表戴在戴维的手腕上。随即，他向四周扫视了一眼。

“喂，你也别闲着，”他用鄙夷的口气说，“这不象被盗以后的房间的模样。”

他打开书桌的所有抽屉，将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在地上。他拿任何物品都用手帕包着，异常小心，以免留下指印。日记本撕开了，纸张飞得地毯上到处都是，地上成了一片白色。然后，他打开床头柜，把衣柜翻得乱七八糟。派斯只是看着他，什么也不干。他忽然想起刚才曾双手支撑在桌子上，使用手绢擦拭掉他的手印。他又如法泡制，擦去杯子上的指纹。然后，他一动也不动地背朝着尸体站着，汗流满面，背上和腋下觉得湿淋淋、冷冰冰的。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了，”阿古斯丁说，“你得揍他一

顿。”

他把盛衣服的抽屉倒空，用讥讽的表情朝他望了望。

“让我打他？”派斯嘟囔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我就来解释一下。我们是来这里偷东西的，戴维打算自卫，我们打了他一顿，由于他顽抗，我们就不得不开了枪。现在你明白了吗？”

小伙子的脸色完全变了。

“这太荒唐了，他已经死了。”

“死了你也得打他，这点你早答应过的。”

“我只是说你到哪儿我也到哪儿，”路易斯为自己辩解道，“但却没有包含死后还得打他的意思。”

“如果你的意思只是想让我先打，那我愿意满足你的愿望。”

他靠近尸体，摆出一副打人的架势。

“别打，看在上帝的份上……”

他的话象狼嚎一般从嗓子眼儿里迸发出来。他感到周围似有一团浓雾，直想呕吐。他用手摸了摸前额，喃喃低语道：

“我不能这样做，你懂吗？我不能够……我求求你啦，这可不行。”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嗓子更加沙哑地说，“是我让乌里贝耍了花招。”

“耍了花招？”

“是的，乌里贝给他发了坏牌。我……”

阿古斯丁的目光象金属一样冷峻。

“你能告诉我这与你不能打他有什么关系吗？”

派斯的坦白之辞是不由自主地滑到嘴边才说出来的。他伙伴对此事的反应使他更觉得不吉利。

“我……现在……”

“现在？你说现在？你还需要再看看尸体以便使自己相信他已死了吗？难道你还不相信他已经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又摆出了几分钟前的架式。

“别打 求求你。”

路易斯开始口出不逊，言语不堪入耳，但他又突然停止了，有人上楼来了。霎时间，一切似乎都凝固了，就象一架电影放映机突然在放映过程中停了下来，以便仔细观察画面一样。继而，一阵急促的铃声突然响起，声波就象一块石头落在平静的水中一样在房间里荡漾开来，向一动不动的家具、已打开的抽屉、地毯上的白纸和戴维的尸体扩展。

派斯的牙齿上下打起战来。为了抑制住情不自禁地从喉咙里冲出的惊叫声，他不得不用手捂住嘴巴，憋得轻轻地呻吟起来。阿古斯丁把放在桌上的手枪装进风衣的口袋里 走近电灯的开关 把灯关上。

门铃声又响了。黑暗房间里只听见卫生间水龙头的缓缓的滴水声和楼梯的脚步声。

“戴维少爷。”

是拉克尔太太。门多萨想起他们没有插上门，便悄悄地向客厅走去，路易斯在他身后轻声地哼着。他正想拔腿

逃跑，但脚下碰到一件软软的东西：是戴维的尸体。他浑身一颤，紧紧地抓住门多萨的肩头。

“他们要来抓我们了 我们无路可走了。”

阿古斯丁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

“你就给我待在这儿，待在这儿别动，否则我就打死你。”

他让路易斯同尸体一起留在黑洞洞的房间里。

“不行 不行……”

他急得说不出话来。门多萨不理睬他，关上房门，踮起脚尖走到客厅。这时拉克尔已经将钥匙插进锁孔里，门冷不防地打开了。电灯突然亮了，拉克尔太太吓得后退了一步。

“您吓了我一跳，”她认出他时嚷了起来，“我揪了两次铃，还以为里面没有人呢。我给少爷送晚饭来了。”

在托盘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一盘汤、几只放上调料的炸土豆和两块小牛肉。门多萨看得出了神。这是给戴维的饭菜。

拉克尔太太正要进卧室，阿古斯丁堵在门口。

“他在睡觉，”他说，“您最好还是把饭菜放在这里 他要是一会儿醒不了，让我来给他。”

那女人犹豫不决地看着他，屋里的气氛有点不同寻常，连她进来那情景……

“我把饭菜放到写字台上 行吗？”

门多萨仍旧一动不动地堵在门口。

“多谢您了，我想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更好一些，如果需要什么，我会喊您的。戴维身体不舒服，总之，您以后会知道……”

拉克尔太太将托盘放在一张堆满杂物的小桌子上。她是个饶舌的女人，接过门多萨的话茬，急忙说了起来：

“可怜的孩子，”她满怀柔情地说，“您要知道前天晚上他把我们可吓坏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脸色蜡黄，就象死人一样。当时我对我的女儿说，‘少爷就要死了，多可怕啊 神圣的上帝……’我以为，”她压低声音继续说，“这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来的，象这孩子这样才二十岁的人心胸就是这个样子，太不正常了。拿他同我的女儿相比……”

她穿着一件白哔叽工作服，染了颜色的头发烫成一小卷一小卷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应听从上帝的安排，您说呢？可是，人们的种种恶习是不会改掉的，如果一个人心地纯正……”

门多萨没有听她唠叨，只是出神地望着那菜肴。他突然转过身来。

“他吃完后我会通知您的，现在我希望让他再睡一会儿。”

“可怜的孩子，”女人说，“可怜的孩子。”

她还不准备结束谈话，身体摇晃着，重心不停地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腿上。

“如果您需要我，您知道该怎么办，您只要往下走一层楼就行了。请您告诉他，半小时后我再给他送奶油蛋糕

来。”

“您放心吧 我会告诉他的。”

他将她送到门口，插上插销。他有好一会儿一动也不动地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托盘里的食物（番茄酱和那两块烤牛肉）强烈地吸引着他。

他心里从未象现在这样平静。“难道就是这么个结局么，”他想，“多年来想干的这件事 竟会有这么一个结局 真不可思议。”他用左手端起托盘，走进了卧室。路易斯急忙迎了上来。

“怎么样了？”他问，“我的上帝 怎么样了？”

阿古斯丁慢条斯理地把托盘放在桌子上，跪下找起台灯开关来。派斯小声地哼哼着，他等得都要疯了，他的身体软得象一块橡皮。

“我们有吃的了，”阿古斯丁说 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在台灯浅玫瑰色的灯光照射下，番茄酱变得通红，那是鲜血。派斯移开了视线。

“你是想问我出了什么事了吗？”

他的神经已紧张到了极点，他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

“镇静点儿，”阿古斯丁说，“这时尤其要十分镇定。”

他在戴维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仔细地端详着托盘。

“你瞧，”他低声说，“这是晚餐 是给死人用的晚餐。”

“别说了。”路易斯大声地说。

“看起来十分可口 你不想吃一点？”

“别说了。”

他开始咒骂起来，话语似潮水一般从他嗓子眼儿里倾泻出来，但有时又哽住了，说不出话来。

“那好，我来吃。”

他用手指随手拈了一块油炸土豆，小口小口地品尝着。

“真香。”

他将土豆块往番茄汁里蘸了蘸。红色的液体滴在了桌布上。他将土豆块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吃到烧得这么好的东西了。说实在的，戴维很会保养身体，这番茄汁……”

“你给我住口！”

他转过身去，背朝着尸体，绝望地看着钉在墙上的几把砍刀。

“我们已被发现了。你想装出不在犯罪现场的样子，也是白搭。刚才你应该……啊，你真无用……要是换了我……”

“换了你又怎么样？”阿古斯丁说。

“那我就把她也干掉，”他向他转过身去，挑战似的说。“是的，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阿古斯丁把一块牛肉放进了嘴里。

“真的，干掉了她又能怎么样？”

“我们就能得救了，”他嚷了起来，“是的，这样我们就能得救了。这下我们全完了，我们已无路可走，今天晚上就会把我们都抓起来……”

“冷静一点，”门多萨说，“我看你自己都不知你在说些

什么。你并没有走进死胡同里，只要你愿照我说的办，谁也抓不到你，这都是你自己在想当然。”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简单地告诉你。那女人只是看到了我，她没有理由去猜想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这里。你说我们已无路可走，其实，你应该说‘你’已无路可走，因为只有我才是死路一条。而你并没有任何人看见你。”

几分钟前还笼罩在路易斯心头上的乌云顿时象给施了巫术般地消散了，鲜血重新在他的血管里畅流起来。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说你并没有危险。谁也没有看见你进来，那女人也没有看见你，她不会乱加猜疑的，她来了一趟反倒救了你。”

派斯心里矛盾起来。一方面他满怀着希望，另一方面他又担心阿古斯丁在跟他开玩笑。

“那你呢？”他终于问了一句。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决不会告发你的吗？门就在那儿，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走。”

路易斯强忍心头的怒火。阿古斯丁那镇定自若的样子比任何形式的大喊大叫都更令他胆战心惊。他真想立即从那里逃出去，但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将他钉住在尸体旁。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在想些什么 我管不着 你快走吧。”

“那你呢？”

“你不要再说你关心我之类的话 我才不信呢。”

“我……”

“你给我滚 滚出去。”

派斯绕过尸体，朝门口走去。阿古斯丁望着他，一双眸子象利器一般盯着他的背影。

“快滚出去。”

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轻松地叹了口气。他觉得“舞台”上已经没有别的演员了，他终于能同戴维对话了。他记起了戴维的话：“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现在他能够这样回答了：

“我们俩都已经死了。”

他将吃了一半的牛肉丢在盘子里，看了看手表。“十分钟以后，他想：“就再也不会有人打扰他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戴维一直是个爱整洁的小伙子，他最讨厌杂乱无章。

他开始将几分钟前撒在地上的一页页日记捡了起来，并将抽屉、衣服和书橱放成原来的样子。在卫生间他把一些手稿点燃，看着那些纸张燃烧时卷曲变黑，变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纸灰。他觉得这样一来便烧掉了戴维最后的遗迹。

他抓住他伙伴的肩膀，将尸体拖到床上。它已经不流血了，地毯上留下的一滩血迹已呈暗灰色，甚至可以说是黑色的了。他艰难地将尸体（它已经有点僵硬了）放在床单上，把它的后脑勺放在枕头上。戴维脸上的表情显得极其平静，

这是阿古斯丁在他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的。在离开他以前，阿古斯丁在他的手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房间里的一切又井然有序了。门多萨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便熄灭了台灯。见窗子紧关着，他便过去将窗门打开，将砸坏了的手表扔到邻近的房顶上，便离开了卧室。

客厅的灯仍亮着，他去将它熄灭了，让一切都同往常一样井井有条。令人十分奇怪的是，他感到特别平静。他走下从顶楼到第三层楼的这段楼梯，敲了敲拉克尔太太的房门。

“啊，是您？”

“我马上就走。戴维要您去一下，您上去同他作个伴吧，不要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儿。”

“我现在就去，堂阿古斯丁，洗完碟子就去。”

“请便吧，晚安。”

他不慌不忙地走下楼梯，来到门口，点燃了烟斗。女看门人还没有回来。他双手插进口袋，朝街角的酒吧走去。

“真奇怪，”阿古斯丁想，“这一切好象从一开始我便都预感到似的。他的举止一直使我迷惑不解：诸如坐在那里时伸着双手的姿势，微笑的样子，请求原谅时的表情等。倘若人家问我为什么要杀他，我一定说不上来，但是这情景从一开始我就想到了。”

女侍者给他送来了一瓶杜松子酒，并用胳膊肘支在酒吧柜台上朝他微笑。这是个胖胖的金发女郎，品貌一般，说话尖声尖气。因为他常常光顾这里，便结识了她。她曾劝他

戒酒，对他关怀备至。

“你别全喝了 小兄弟，”她打开了酒瓶说。“你知道 喝多了对你不好。”

她勉勉强强地给他斟着酒。有一天他喝得烂醉，她曾提出要把他送回书房。这时，他一面喝酒，一面细细地端详着她。她蓬松的头发烫成一个一个的小卷儿，脸上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长着一对煤炭一般乌黑的眼睛。他对她报之一笑。

他对刚才发生的一切记得很清楚，内心也十分平静。他刚刚杀死了自己的伙伴，现在则坐在这里喝酒。“从一开始这一切都已预见到了。我的最后一课就是杀死他，而他的最后一课就是被杀死。我们俩刚才表演了一个结局悲惨的场面 这个场面我们已预演过了。”这点他开始看清楚了。“如果安娜没有来看我，如果戴维不是格洛里娅的朋友，如果路易斯不给他出发坏牌的鬼点子，如果乌里贝……都是如果……也就是偶然性，这一切完全是偶然发生的。”他自斟自酌，一杯接一杯地喝了四杯酒。“现在我是个杀人凶手，不久就会给抓起来。”

女侍者从柜台后面对他挤了挤眼睛，她的身子不停地扭动着，这使那对在白衬衫（外面穿着围裙）内的乳房看起来象经过雕刻一样明显。她将六只杯子放在柜台上，在每只杯子内倒入半杯薄荷汁，然后再用虹吸管在每只杯子内注满酒。这样，杯子内的翡翠绿色慢慢地变白。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缕缕深色的螺旋纹在杯子上方盘旋，犹如夏日午时

在海滩上空缭绕的混浊的蒸气。

“你喝得太多了。”她把杯子递给他时说。

她异常卖力地工作着，就象人们发现别人在看自己干活时干得更加起劲的情景一样。她不停地从上层酒柜上取下一瓶瓶酒，又将空杯子交给男侍者，同时还和几个人聊天。酒吧的气氛十分活跃。人们虽互不相识，却围桌而坐，侃侃而谈，话题互不连贯，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拊掌大笑，时而语音象空虹吸管一般，发出沙哑的声音。

他暗暗地估摸着，拉克尔太太这时一定扯着嗓子在楼道里大叫大喊。他继续不停地喝着酒，酒瓶中的酒明显地减少了，连半瓶也不到了。他在猜测着商标上那些奇特数字的含意的同时，一个荒唐的念头涌上心头：“那个老头儿只不过是个借口。”在那动荡不安的一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与路易斯和安娜的谈话以及他不可避免地对行刺一事的参与，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围绕他某一行动主线而采取的一系列外围行动。“我必须绕这么多圈子才能杀死他。”从他们交上朋友时起，就命中注定会有这样的结局。现在他们俩都已经死了。他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他们都死了，这已无可挽回了。

女侍者这时已站在柜台的另一端，侍者们在她的周围，穿梭般地来回走动，动作快得象是用快速摄影机摄制下来的电影演员的动作。“我们与周围的人们存在着不同之处，”他想。“这是连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要去冒险，而他们却袖手旁观。我们不愿退让，而他们也

不愿靠近我们。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

他突然想起了那位他每天下午都去拜访的音乐教师。那教师曾劝他要警惕生活中的小恩小惠。他自己的一生是在一所神学院里度过的，他曾激昂慷慨地对他谈起过罪孽的恶果。“有些东西比大火与风暴更坏。这些东西除了内心情炽似火，表面上却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外，那就是缺乏爱情，就是孤独和空虚。”当他对阿古斯丁谈起死亡和魔鬼的时候，他的双眼就象污水的水泡那样睁得圆圆的。阿古斯丁听得入了迷。他象个病人一样，老是想着自己的症状。“我也……”一天他终于鼓足勇气向他坦露了心迹。“我发现，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拉着我，使我变得与众不同。”那老人张开战抖着的、僵硬得象鹰爪子般的双手说：“这就是魔鬼。”

他在桌边招了招手，让那女人过来。

“你坐下，”他对她说，“你该休息一下了。”

她朝他做了个手势，似乎在说：“等一会儿。”接着又专心致志地忙着干她的活儿了。

有一次他曾对戴维说过这一切……“音乐教师听了我的话，大吃一惊。每天下午太阳下山时，我便到他住的阁楼上去，帮他拨动火盆里的炭火。我还记得他常从我手中夺过小火铲。我的种种怪念头就是从那儿产生的。通过我们俩的推心置腹，我们的联系紧密起来。我那时才十四岁，在家里人们都得听我的。那个怪老头儿总是让我保持为生存所必需的紧张情绪，这正是我家里的人所缺少的。我常听他谈起

‘孤寂’谈起什么‘魔鬼的声音’和‘死亡’等字眼儿。有一天，他教我识塔蒂尼奏鸣曲的乐谱。从那时起，在他演出的时候，我就给他弹琴伴奏……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正在执着地从事一项工作，但突然会发现你最好还是放弃它。我从那时起就竭力满足自己的渴望，现在我已不能自拔。”

戴维的情况恰恰同他相反。“戴维总是乞求别人的赞同。在他得不到家里人的爱时，便想寻找替代物……他们互学所长，互依互靠，象是两个真正的伙伴一般一起长大。而现在戴维死了，他的死是毫无意义的，他是为了否定自己而杀死他的。“戴维呀戴维，”他想，“我杀死了你，也就是不知不觉地杀死了我自己。”

杜松子酒对他已无济于事，他真想吸几口能使他忘掉一切的毒品。他转向那女侍者，对她做了个手势。现在她还不能来，她在忙着。他看了看表，这时候一定有数不清的细菌在吞噬着戴维的躯体。“那我的躯体上呢？”他想，“难道我比他不是只多一口气吗？”他的上衣口袋里还装有一封可供他越过边境的证明书。“逃跑？逃避什么？逃避谁？”他又喝了一杯杜松子酒，酒瓶几乎已经空了。“二十分钟便喝了一瓶，”他想，“创造了真正的记录。”他仿佛觉得他的一生就象一股暗流，它流向一个目标——杀人。这个目的一

塔蒂尼(1692—1770)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创作了大量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奏鸣曲 其中以《G小调奏鸣曲》(俗称《魔鬼的颤音奏鸣曲》)流传较广。

旦达到了，他又变得空虚、茫然不知所措。

在邻桌的四周坐满了一群闲聊的人们，他们共六人，围着电扇坐着。尽管谁也没有注意他，但阿古斯丁却感到他们想对他说些什么。他招了招手，让那女侍者过去，递给她一张新钞票。

“再给我拿一瓶酒来。”

“还要一瓶？”

她眼含嗔怪之意地看了他一眼，耸了耸肩。

“再拿六个杯子来。”

“你要这么多杯子干什么？”

“再给你自己拿一个亲爱的。”

他望着她打开酒瓶，不好意思地伸手拽了一下旁边一个人的袖子。

“我请你们同我一起喝杯酒 你们能赏光吗？”

那个人长着一张四方脸，一双蒙古人般的小眼睛露出好奇的神色。他以为阿古斯丁在开玩笑，但看着对方那严肃的表情，便又有点信以为真。

“那是我们的荣幸。”

“喝吧 别客气。”

阿古斯丁亲自给他斟上一杯酒，女侍者已把其他几只杯子放在了桌上。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位先生请的客。”

阿古斯丁平静地接受了他们以微笑表示的谢意，举起

酒杯，接受了对方的祝酒辞，他自己只说了一句：

“为戴维干杯。”

酒瓶一个接一个地传递过去，在座的人都赶忙接受这陌生人的慷慨赏赐，只有那女侍者用不赞同的眼神望着这一情景，她出于好意，觉得这样做毫无必要。

“喂，你可不要再喝了，你已经喝了一瓶了。”

然而，阿古斯丁对她毫不理会。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他做了个恶梦，梦见他用他收藏的一把匕首在戴维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将他杀死。现在他又想起了那个梦，细节都记得十分准确。那时戴维低下脖颈，让刀刃轻而易举地刺了进去，连叫都没有叫一声。第二天，门多萨把他做的梦告诉了戴维，后者的母亲十分迷信，从小就告诉他梦是一种预兆。他还清楚地记得戴维当时听了他的叙述后的表情。“说来也怪，”戴维对他说，“我也好几次做过类似的梦。”说完，他便沉默不语了，脸上露出他说出心里话后所特有的羞愧的神情。打那以后，他没有再去想这件事。这次一想起来，他的心脏便剧烈地跳动起来。“这么说……”他想。但这时人们的说话声渐渐响了起来，他仍一动不动地坐着。但是现在……

这时，酒吧间走进来一个老年妇女，她头发蓬乱，神色惊惶地指着戴维住的那幢房子说着什么。大多数顾客都朝她围了过来。门外传来了奔跑着的人们的脚步声和乱哄哄的说话声。

“有人杀了个年轻人……对，就在十七号门牌……在

拉克尔的房子，也就是住在三层的那个女人……对，就在几分钟前。”

闲聊的人们都走出酒吧。外面的喊叫声愈来愈大，只有那女侍者仍站在门口，双手插着腰。当她发现只剩下门多萨独自一人时，向他做了个手势。

“过来，你不想坐在这儿？”

阿古斯丁思念戴维，他感到心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他的喉咙哽住了。他好象又看到了戴维，苍白的面颊，金黄色的散乱的头发，毫无血色的双唇露出悲哀的微笑。“你拿着一把刀朝我走来，我没有跑，这太奇怪了。自我认识你那时起我就做这样的梦。如果我迷信的话，那就会认为……”而他立即打断了戴维，谈起他那时常常梦见的那个姑娘，说些有关她的屁股和脖子的粗话。“如果我们当时好好谈谈，那也许……”

刚才在酒吧闲聊的那些人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座位上，见门多萨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便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是个住在十七号门牌的大学生。他挨了一枪。那个女人看到他的模样就昏了过去。现在警察正在他家听她的证词，不让人上楼。”

阿古斯丁双眉紧蹙，眉宇间形成一个尖角，就象一个长音符号。

“不错，”他漫不经心地说，“是我把他杀死的。”

他把手伸到风雨衣口袋里，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这是武器。”

劳尔走进房间时，普拉纳斯同往常一样正在专心致志地学习。台灯的圆形光柱洒在写字台上，并从普拉纳斯手中的书本上反射回来。

“ 乌里贝刚才来找过你。”他说。

里维拉无精打采地耸了耸肩，开始脱去外套。

“ 他给你留了张条子。”

“ 是吗？”

“ 在枕头上。”

刚刚进来的科特萨尔把信封递给劳尔：“ 他们今天晚上要杀死戴维。”他的声音突然沙哑了。

“ 他什么时候离开这儿的？”

普拉纳斯用尖指甲敲着桌面，以此向人们表示，他得想一想。

“ 大约一个半小时了。”

“ 他喝醉了吗？”

普拉纳斯笑了笑。他笑时不露声色，颇象个老处女。他戴着看书时用的近视散光两用眼镜，模样儿活象一只慈祥的老母鸡。

“ 没有。至少他当时并没有夸夸其谈。当然，你也知道，难得看到他有正经八百的时候……”

劳尔真想上去打他一耳光。他把留言条递给他。

“ 那这纸条呢 他什么时候写的？”

“ 他只让我告诉你 他来找过你了。”

“你就没有问问他究竟为了什么？”

普拉纳斯背着灯光，抹着滑石粉的脸看起来就象一叠白色的唱片，只是多了一个下巴，两只眼睛和两边的颧骨。

“我没有看他写的字条 这点你能理解的。”他说。

劳尔使劲儿搓着小胡子。

“噢 我倒忘了 你是个正人君子么。”

科特萨尔走到他身边，从他手里拿过纸条。里维拉重又穿上外套。

“我们走吧。”

“你认为真有此事？”

“我们走吧。”

劳尔心里窝了一肚子火。他们开门时，普拉纳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会出什么事吗？”

劳尔骂了他一句，便四级台阶一跳地下了楼。科特萨尔喘着气跟在他的后面。

“我们到哪里去？”

到了街上，科特萨尔才追上他。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提的问题。

“我去他家。”

这回答使科特萨尔感到好象挨了一记耳光一样难过，他的脸色立即变红了。下午他们有关戴维的议论他仍记忆犹新，它就象一只展开双翅的蝙蝠一样栖息在他的脑海里。他继续在劳尔身旁跑着。

“出租车。”

他们在后排座位上坐了下来，汽车呼的一声启动了。劳尔一言不发，但科特萨尔从劳尔的沉默中感到一种比任何言词都要强烈的责备之意。

“我相信‘丹吉尔’一定能及时地赶到那里。”他说。

背上突然冒出一股冷气，使他不寒而栗。“但愿没出什么事，但愿如此。”他完全忘记了上午的行刺之事，只觉得他是在参加一场可怕的赌博，而戴维仿佛是一张吃进的牌。

“我认为他已及时赶到了。”一种比他更大的力量在驱使他说话。尽管他并不想说，他仍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在一个半小时之内他有可能……”

他把脸转向劳尔，而劳尔却毫不掩饰地将脸转向一边。

“哦，别说了。”

汽车顺从地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他感到对此事犯了过错。“我不该离开他们，我应该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看了看前排座位。这就是他们的结局。才第一个回合，他们这个团伙便土崩瓦解了。他确信一切都将崩溃，这个念头象预兆一般出现在他的心头。

他看了看一家钟表店里的明亮的挂钟：九点一刻。他的手表却是九点十分。五分钟之差，也可能这就是决定性的时间。科特萨尔的视线一直不离手表。透过圆圆的表面，他似乎看到装满表壳的细小的发条、擒纵轮和齿轮。这个时候戴维也许已不是戴维自己了，而是另一个人了，只是具有同样的表情，占据了戴维所占据的空间而已。

他们来到了圆柱广场，逆车道而行。

劳尔打开出租汽车的车门，急步朝那幢房子走去。科特萨尔付了车钱，跑步跟着他。

“你等一等……”

一阵寒风吹过，撩起行人的衣衫，荡起积水坑的水面。劳尔将帽子遗忘在出租汽车里了，鬃发披散在脸上。已经熄灭了的烟蒂仍粘在嘴唇上。

“你不要跑。”

科特萨尔在喊叫着，但他的叫声却被风吹得象落叶和羽毛一样在地上打滚，同圆柱的灰色基石下的真正树叶和羽毛一起飞舞。

科特萨尔感到胸闷，他担心他们看到的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他前面的里维拉仍象平时那样摇摇晃晃地走着，仿佛他的四肢捆着几条看不见的线，有人在牵着线晃动一般。

他们来到第一个街角时，便停住了脚步，靠在房屋的墙壁上平静地呼吸着。在前面那条横向马路上聚集着一百多人，他们是受某一意外事件的吸引聚拢起来的，人们低头倾听着什么，还有人推推搡搡地往前挤，想看个究竟。路灯昏暗的灯光照着人们的面颊，劳尔发现他们在热烈地谈论什么。

他走近人群时，放慢了脚步。这次聚集的人群不象往常那样只是围着一个爱吹牛的人闲聊；这一次人数比往常多，却比往常安静，人们在酒吧门前围成了一个扇形。

“出了什么事？”劳尔问。

从人们说话的口气中，科特萨尔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

他用手指了指十七号的大门：两个穿警服的警察已把守住大门，一小群人象街角酒吧门前的那些人一样推推挤挤。好奇的行人互相打听，并交换着打听到的情况。

“您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有人杀死了住在楼上的一个小伙子，”他用手指了指警察把守的大门和那好奇的人群。“杀人凶手就在那里，在酒吧里。看来，他是自动投案的。”

劳尔一拐胳膊肘，挤上前去。他的样子十分引人注目，所以能奇迹般地把人群分开。他在人们的胳膊、大腿、臀部间挤了过去，科特萨尔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凶手在哪儿？”

“在里面，”一个胖妇人说，“但不让您进去 警察刚刚把所有的顾客都赶了出来，现在谁也不让进去。”

“我全都看到了，”一个挽住胖女人胳膊的瘦小男人说。“我刚才同几个朋友来这里，那小子就请我们喝酒。这家伙的模样就不一般。我们素昧平生，他却请我们喝酒，真不可思议……”

劳尔没有听他说下去。他的鼻子贴着窗玻璃，眼睛望着酒吧里面。女店主靠在柜台上哭泣，三名身着警服的警察在里屋的门口交谈着。酒吧里没有别人。

“……情况还不是很坏的，那被害的小伙子是他的朋友。刚才女房东还给小伙子送去晚饭，这小子竟胆敢在尸体旁把晚饭都给吃了。真是不可想象。反正总有人要这么干的，这些公子哥儿啊……”

“我在这个城区住了十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依着我，就将这些人毫不留情地统统枪毙。这案情再清楚不过的了……”

“据说他们都是富家子弟，是来这里念书的。我说他们念什么书？整天地游荡，每天睡到十点才起床……我看，他们之间一定为了点儿什么才下毒手……”

“一定是为了女人，”胖女人大声地说。“凡是这样的事，总少不了有女人参与。要是依着我的性子，将那些想从这些年轻的爷儿们身上捞取好处的娘儿们统统给毙了。上帝啊，做娘的含辛茹苦把孩子给拉扯大，反倒让她们这样给糟蹋了。”

在门的另一边，酒吧里的两个男侍者用怀疑的目光瞧着劳尔。劳尔他们曾多次偕同阿古斯丁和戴维来这家酒吧。前面那个男侍者的眼睛象警犬一样地注视着他。

“也是为了钱，”那胖女人又说。“他们要是从父母那里得不到钱，单靠自己的一双手去挣的话……”

“那小子打一开始就没有让我喜欢。这样无缘无故地请人喝酒……你说这有多奇怪。”

科特萨尔拽了拽劳尔的袖子，他也已经注意到那两个侍者了。眼下他们周围的人都在一个劲儿地咒骂那杀人

凶手。

“我们走吧。”

他的脸色都变了，全身被冷汗浸得透湿。劳尔想对他说点什么，但他的声音却早已淹没在人们的叫喊声中。

“你们看 那就是杀人凶手。这个杀人犯 该毙了他 该死的杀人凶手。”

一个警察打开了酒吧的大门。阿古斯丁跟在他的后面，走在另外两个警察的中间。他身穿风雨衣，看起来显得更魁梧了。他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表情，目光却显得十分冷酷。

劳尔和科特萨尔站在人群的第一排，他俩谁也没有来得及避开。人们的身体、拳头和高举的胳膊组成了一堵墙，挡住了他们的退路。人流把他们涌向前去。门多萨很快就发现了他们，他那冷笑好似一根长矛刺向他们。

人们对他的谩骂声震耳欲聋：有的怒目挥拳，有的象窒息了的鱼那样张大着嘴，不知在叫喊些什么。阿古斯丁在门口站住了，警察正在前面开路。劳尔他们俩就象圣徒彼得面对怒吼着的人群那样低下目光，以示对他的否定。对他们来说，这短暂的时刻既痛苦又羞愧，简直感到无地自容。门多萨从他们面前走过，一声也没吭。

“杀死了戴维，也就是杀死了我们自己否定了阿古斯丁，也就是否定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劳尔感到一阵轻微的头晕，头上象裹着毛毯一样发胀。他发现科特萨尔已从人群中溜走了。警察把门多萨推进了囚车，人群开始散开。

在酒吧门口，那两个侍者阴沉着脸，仍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他似乎感到人们都转过脸来望着他，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他加快了步伐，没有什么理由再待在那里了。戴维已经死了。随着他的死，他过去的一切也随之结束了。

到了广场，他停了下来。掏了掏口袋，在裤袋里找出一支挤扁了的香烟。他用双手护着火焰，点燃了香烟。

惨淡的月光洒向半人半马雕像和铺了柏油的广场中心。他象幽灵一般在一幢幢寂静无声的房子中间走来走去，最后消失在灰色的拱形建筑群中。

一九五三年春